



ISBN 978-7-5205-0278-8



9 787520 502788 >

定价：36.00 元

點石齋畫報

集

# 綠雪名姝



点校版

清·吳友如 主編  
吳友如 周慕橋 何元俊 等 繪畫  
武建宇 陈 瑶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雪名姝 / (清) 吴友如主编; 武建宇, 陈瑶点校.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5  
(点石斋画报: 点校版. 已集)  
ISBN 978-7-5205-0278-8

I. ①绿… II. ①吴… ②武… ③陈… III. ①版画—  
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995 号

策 划: 金 硕  
责任编辑: 金 硕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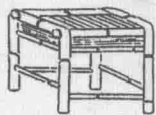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录

点石斋画报  
(巳集)



华山遇仙	一	吴门桥鬼	二五
矜全废疾	二	柳树成精	二六
高僧玩世	三	戏乃有益	二七
璇闺令式	四	漱水疗疾	二八
城隍司灯	五	珙璧浸软	二九
一方无恙	六	高真羽士	三〇
瑞光塔蛇	七	爱鸚成癖	三一
画报更正	八	溺缢争替	三二
衰翁举石	九	女转为男	三三
鬼妻犹妒	一〇	悔偷灵药	三四
脱冒丧身	一一	幼孩客忤	三五
肖而不肖	一二	老蚌成精	三六
石狮吃面	一三	长舌鬼	三七
荡妇急智	一四	同衾证果	三八
义犬建亭	一五	知白守黑	三九
黠贼窃画	一六	粉象厌病	四〇
种花得果	一七	善贾深藏	四一
张孺人小影	一八	悬崖缢险	四二
珠江寻梦图	一九	顽徒恶剧	四三
绿雪名姝	二〇	鬼计徒工	四四
讼师恶谑	二一	人头漉酒	四五
贞孝可风	二二	吁嗟阔兮	四六
雷殛逆子	二三	计天然箫	四七
青豆房开	二四	狭邪炯鉴	四八

负局寻仇 四九  
贪欢现报 五一  
少见多怪 五二  
驾言出游 五三  
花萼相辉 五四  
眸子眊焉 五五  
女刘伶 五六  
绥猺有道 五七  
剪辂肆毒 五八  
圣经灵应 五九  
孤亭玩月 六〇  
一子两桃 六一  
盛筵难再 六二  
以表验人 六三  
惩淫速报 六四  
夫也不良 六五  
东灾告急 六七  
设计谋虎 六八  
佛诞进香 六九  
情虚自状 七〇  
花油造孽 七一  
私逃遇贼 七二  
感召异类 七三  
善医心疾 七四  
猪婆 七五  
施嫖相攻 七六  
贼还自贼 七七  
负债寻死 七八  
心花怒放 七九  
偷荤吃素 八〇

鬼婢救生 八一  
活死人 八二  
五狗值更 八三  
泸州大火 八四  
兽分善恶 八五  
塞外野人 八六  
儒释两误 八七  
半贼秃 八八  
阴沟出火 八九  
四蛇为祸 九〇  
痴鬼争妻 九一  
观西戏述略 九二  
直上云霄 九二  
驯象索食 九三  
重利遭骗 九四  
哑子能言 九五  
太太难做 九六  
巡查得力 九七  
强抢女僧 九八  
稳婆讹诈 九九  
涓滴不遗 一〇〇  
飞鸟依人 一〇一  
女将操演 一〇二  
鑲局失窃 一〇三  
狐善了事 一〇四  
老鼠感旧 一〇五  
玉润香温 一〇六  
跑车角艺 一〇七  
徐孝子殉母 一〇八

# 華山遇仙

進士陳模偕妻弟徐某出宰山  
右過華山游蓮花玉女峯將  
暮遙望前峯有炊烟起尋徑  
赴之茅屋十數椽一白髮叟迎門延  
入各展邦族叟曰貴客蒞止盤飧市遠  
勿嫌輶褻此地多狼虎不可行矣呼童具山蔬  
薄酒飯訖叟謂長夜寂寥奏小技破睡可乎  
目童子搬架上書列地作八堆指謂客曰試入之徐  
尚逡巡陳闖然竟入未數武目眩耳鳴頓迷方向身如  
一葉舟掀簸於驚濤駭浪間不覺號  
呼叟曳之出曰毋恐此即八陣圖也  
客從驚門入耳一宿而別後再訪之  
迷不得路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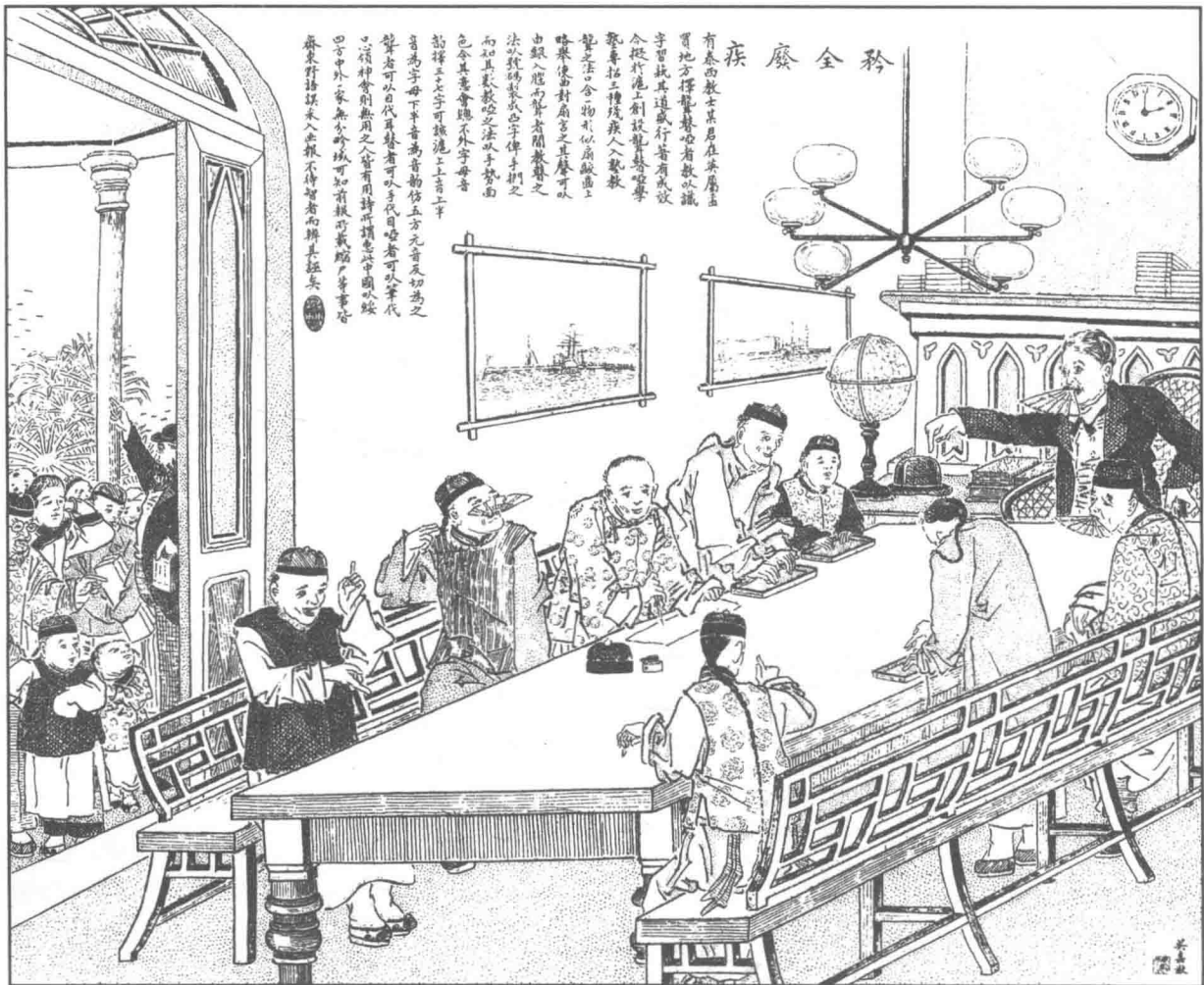


## 華山遇仙

進士陳模，偕妻弟徐某出宰山，右過華山，游蓮花、玉女峰。時將暮，遙望前峰有炊烟起，尋徑赴之，茅屋十數椽。一白髮叟迎門延入，各展邦族。叟曰：“貴客蒞止，盤飧市遠，勿嫌輶褻。此地多狼虎，不可行矣。”呼童具山蔬薄酒，飯訖，叟謂：“長夜寂寥，奏小技破睡可乎？”目童子搬架上書，列地作八堆，指謂客曰：“試入之。”徐尚逡巡，陳闖然竟入。未數武，目眩耳鳴，頓迷方向，身如一葉舟，掀簸於驚濤駭浪間，不覺號呼。叟曳之出，曰：“毋恐，此即八陣圖也。客從驚門入耳。”一宿而別，後再訪之，迷不得路而返。

# 矜全廢疾

有泰西教士某君在英屬孟買地方擇聾瞽啞者教以識字習藝其道盛行著有成效今擬於滬上創設聾瞽啞學塾專招三種殘疾人入塾教聾之法口含一物形似扇咬齒上略舉使曲對扇言之其聲可以由聾入腦而聾者聞教瞽之法以號碼製成凸字俾手扪之而知其數教啞之法以手勢面色令其意會總不外字母音韻擇三十七字可該滬上土音上半音為字母下半音為音韻仿五方元音反切為之聾者可以目代耳瞽者可以手代目啞者可以筆代口心領神會則無用之人皆有用了《詩》所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外一家無分畛域可知前報所載縮尸等事皆齊東野語誤采入畫報不待智者而辨其誣矣



## 矜全廢疾

有泰西教士某君，在英屬孟買地方，擇聾瞽啞者，教以識字習藝。其道盛行，著有成效。今擬於滬上創設聾瞽啞學塾，專招三種殘疾人入塾。教聾之法，口含一物，形似扇，咬齒上，略舉使曲。對扇言之，其聲可以由聾入腦，而聾者聞。教瞽之法，以號碼製成凸字，俾手扪之而知其數。教啞之法，以手勢面色令其意會。總不外字母音韻，擇三十七字可該滬上土音，上半音為字母，下半音為音韻，仿五方元音反切為之。聾者可以目代耳，瞽者可以手代目，啞者可以筆代口，心領神會，則無用之人皆有用了。《詩》所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外一家，無分畛域。可知前報所載縮尸等事，皆齊東野語。誤采入畫報，不待智者而辨其誣矣。



# 高僧玩世

痴和尚居吴中珠明寺，终岁不知钟声佛号，寒暑一破衲，衣垢腻不洗。与之语，所问非所答，而过后多奇验。闲入铺户，辄以酒食，或不受而去。其恒出入者，必利市三倍，故所至人争款接。得蔬果布施钱，袖入市分给儿童，群儿欢呼，随之以行，街路为塞。病者试乞方药，索纸笔书桌椅、锅子、水缸若干件，以其纸焚灰，水冲服之，辄愈。夜卧，有二犬蹲伏其旁。道光癸巳夏大雨，漂没田庐，经月不止。或询之，瞠目答曰：“家家门前火烧，便住了。”吴俗七月三十夜，人家门首插香烛于地，私祭淮张王。是夕，果霁。未几，示寂，二犬亦不食死。郡人漆其肉身，供寺中。噫嘻！和尚不痴，谓之痴者，乃真痴。



## 高僧玩世

痴和尚居吴中珠明寺，终岁不知钟声佛号，寒暑一破衲，衣垢腻不洗。与之语，所问非所答，而过后多奇验。闲入铺户，辄以酒食，或不受而去。其恒出入者，必利市三倍，故所至人争款接。得蔬果布施钱，袖入市分给儿童，群儿欢呼，随之以行，街路为塞。病者试乞方药，索纸笔书桌椅、锅子、水缸若干件，以其纸焚灰，水冲服之，辄愈。夜卧，有二犬蹲伏其旁。道光癸巳夏大雨，漂没田庐，经月不止。或询之，瞠目答曰：“家家门前火烧，便住了。”吴俗七月三十夜，人家门首插香烛于地，私祭淮张王。是夕，果霁。未几，示寂，二犬亦不食死。郡人漆其肉身，供寺中。噫嘻！和尚不痴，谓之痴者，乃真痴。

# 璇 閨 令 式

唐氏者，濟南農家婦，以勃溪故，出為傭。主婦事姑孝，姑素有目疾，曉起垢膩滿眶，不得張。婦每以舌舐之，子女執巾帨侍立。唐初至，以為偶然，久而察其無倦色，猶以為姑待婦亦不薄。一日，婦欲召女巫算命，稟諸姑，姑切責之，謂非居家所宜。婦跪伏聽命，徐起，仍為之舐目。唐睹此，忽大感悟，泣而言曰：“吾向者不知姑為何物，今觀于主婦而知其當敬。好人家所為，必是好樣。吾家亦有邁姑。十畝之產，足供茶水，乃棄而不顧。使白頭人躬操饗具，吾其何以為人？今而後，受教多矣。請從此去，以贖前愆。”噫！世之忝為大家婦，而視姑若眼中釘者，豈少焉哉？誠不若農婦之尚知悔過，而良知之教，得行于閨內，尤非常婦所能。

常孫所  
之教得行于閨內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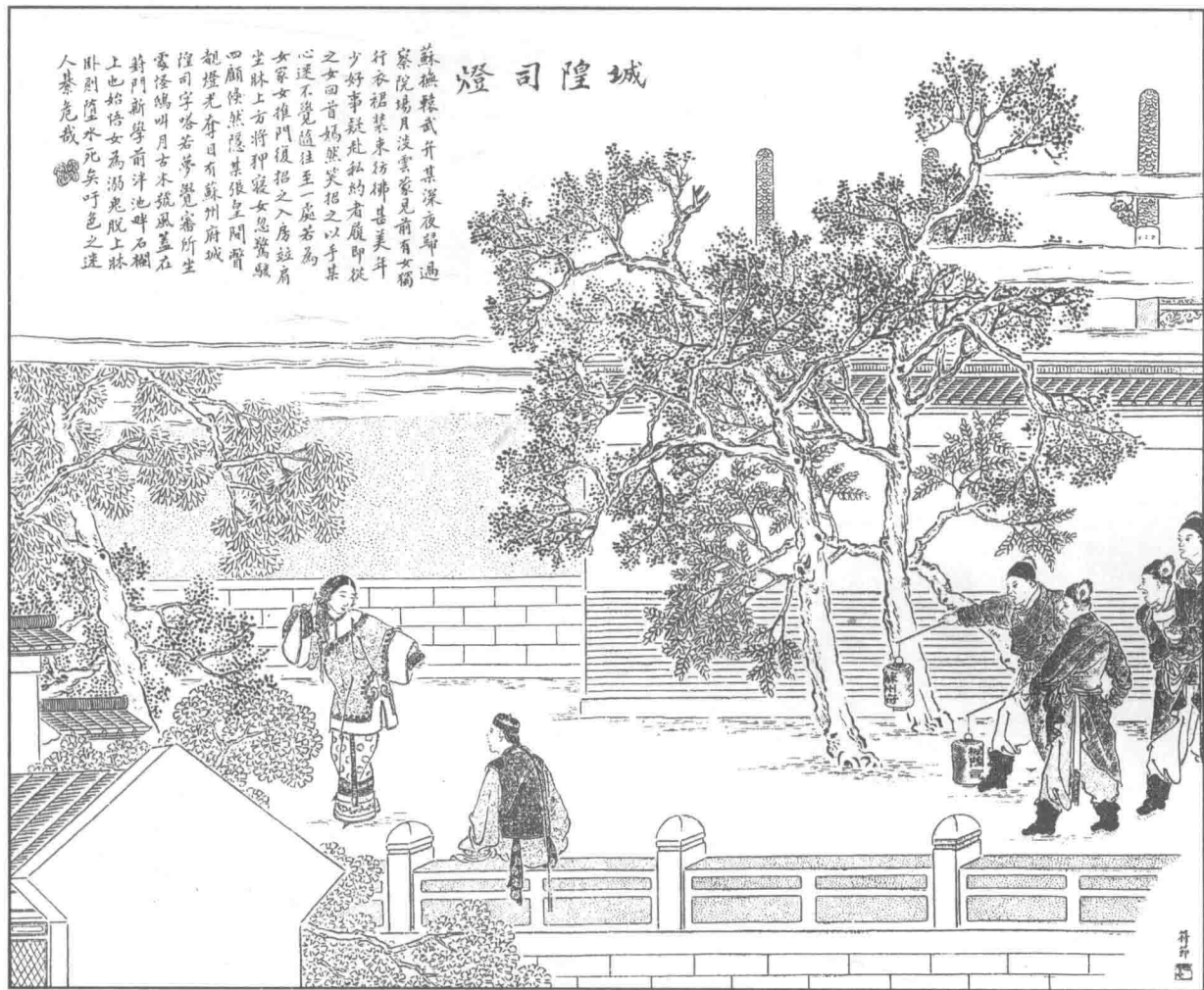


## 璇 閨 令 式

唐氏者，濟南農家婦，以勃溪故，出為傭。主婦事姑孝，姑素有目疾，曉起垢膩滿眶，不得張。婦每以舌舐之，子女執巾帨侍立。唐初至，以為偶然，久而察其無倦色，猶以為姑待婦亦不薄。一日，婦欲召女巫算命，稟諸姑，姑切責之，謂非居家所宜。婦跪伏聽命，徐起，仍為之舐目。唐睹此，忽大感悟，泣而言曰：“吾向者不知姑為何物，今觀于主婦而知其當敬。好人家所為，必是好樣。吾家亦有邁姑。十畝之產，足供茶水，乃棄而不顧。使白頭人躬操饗具，吾其何以為人？今而後，受教多矣。請從此去，以贖前愆。”噫！世之忝為大家婦，而視姑若眼中釘者，豈少焉哉？誠不若農婦之尚知悔過，而良知之教，得行于閨內，尤非常婦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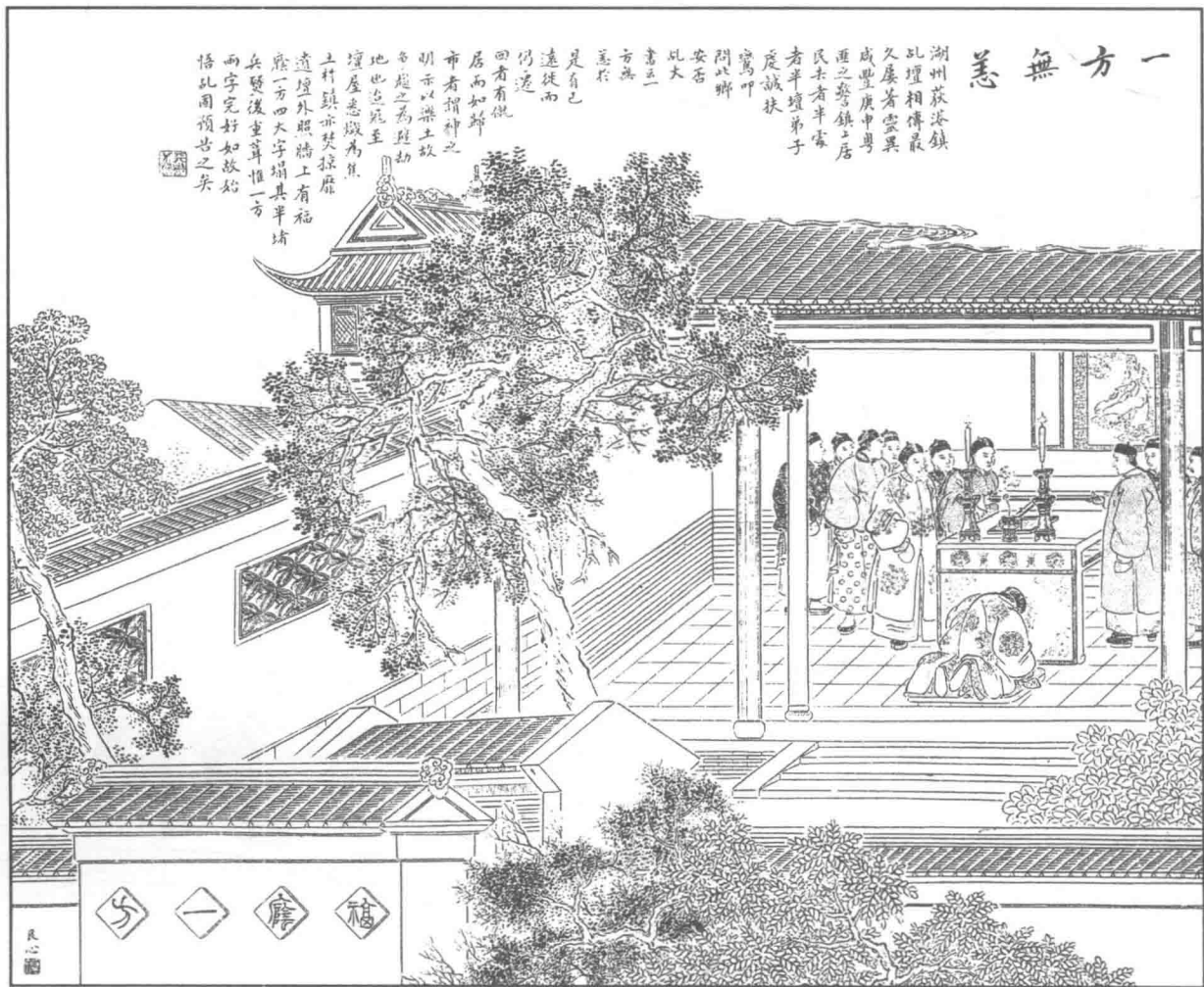
# 城隍司燈

蘇撫轅武弁某深夜歸過  
 察院場月淡雲蒙見前有女獨  
 行衣裙裝束彷彿甚美年  
 少好事疑赴私約者履即從  
 之女回首嫣然笑招之以手某  
 心迷不覺隨往至一處若為  
 女家女推門復招之入房並肩  
 坐牀上方將狎寢女忽驚駭  
 四顧倏然隱某張皇間瞥  
 視燈光奪目有蘇州府城  
 隍司字嗒若夢覺  
 審所坐處怪鳴叫月古木号風蓋在葑門新  
 學前泮池畔石欄上也始悟女為溺鬼脫上床  
 卧則墮水死矣吁色之迷人綦危哉



## 城隍司燈

蘇撫轅武弁某深夜歸，過察院場。月淡云蒙，見前有女独行，衣裙裝束，仿佛甚美。年少好事，疑赴私約者，履即從之。女回首，嫣然笑，招之以手。某心迷不覺，隨往至一處，若為女家。女推門，復招之入房，并肩坐牀上。方將狎寢，女忽驚駭四顧，倏然隱。某張皇間瞥睹燈光奪目，有蘇州府城隍司字，嗒若夢覺。審所坐處，怪鳴叫月，古木号風，蓋在葑門新學前泮池畔石欄上也。始悟女為溺鬼，脫上床卧，則墮水死矣。吁！色之迷人綦危哉！



一方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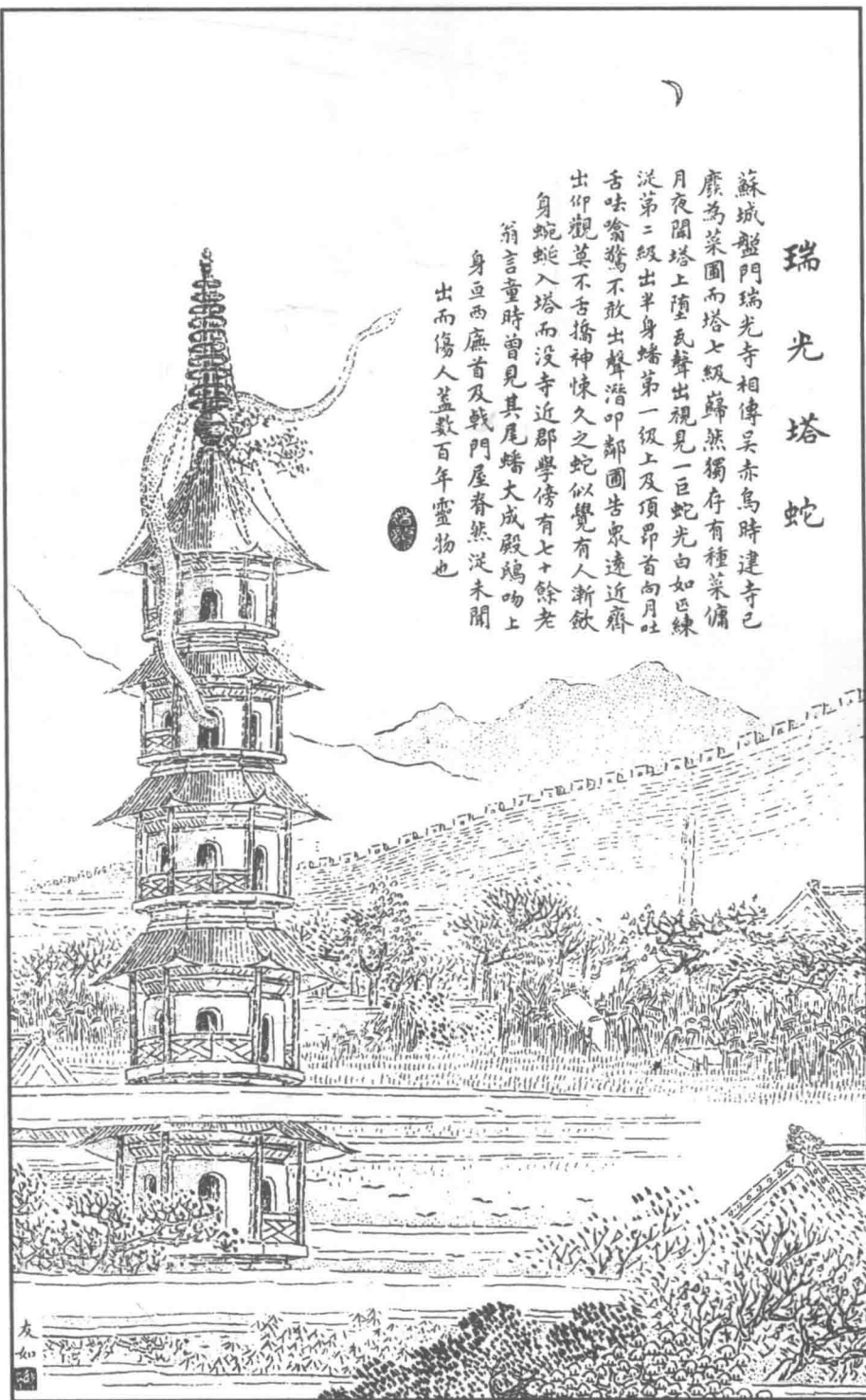
湖州荻港鎮  
 乩壇相傳最  
 久屢著靈異  
 咸豐庚申粵  
 匪之寇營鎮上居  
 民未者半處  
 者半壇弟子  
 虔誠扶  
 鸞叩  
 問此鄉  
 安否  
 乩大  
 書云  
 一方無  
 恙於  
 是自已  
 遠徙而  
 仍遷  
 回者有  
 僦居而  
 如歸  
 市者謂  
 神之明  
 示以樂  
 土故  
 爭趨之  
 為避劫  
 地也迨  
 寇至  
 壇屋悉  
 毀為焦  
 土村鎮  
 亦焚掠  
 靡遺  
 壇外照  
 牆上有  
 福蔭一  
 方四字  
 塌其半  
 堵兵燹  
 後重葺  
 惟一方  
 兩字完  
 好如故  
 始悟乩  
 固預告  
 之矣

一方無恙

湖州荻港鎮乩壇相傳最久，屢著靈異。咸豐庚申粵匪之警，鎮上居民去者半，處者半。壇弟子虔誠扶鸞，叩問此鄉安否。乩大書云：“一方無恙。”于是有已遠徙而仍迂回者，有僦居而如歸市者。謂神之明示以樂土，故爭趨之為避劫地也。迨寇至，壇屋悉毀為焦土，村鎮亦焚掠靡遺。壇外照牆上有“福蔭一方”四大字，塌其半堵。兵燹後重葺，唯“一方”兩字完好如故，始悟乩固預告之矣。

# 瑞光塔蛇

蘇城盤門瑞光寺相傳吳赤烏時建寺已廢為菜圃而塔七級巋然獨存有種菜傭月夜聞塔上墮瓦聲出視見一巨蛇光白如匹練從第二級出半身蟠第一級上及頂昂首向月吐舌喏驚不敢出聲潛叩鄰圃告眾遠近齋出仰觀莫不舌拮神悚久之蛇似覺有人漸斂身蜿蜒入塔而沒寺近郡學傍有七十餘老翁言童時曾見其尾蟠大成殿鸱吻上身亘西廡首及戟門屋脊然從未聞出而傷人蓋數百年靈物也



## 瑞光塔蛇

苏城盘门瑞光寺，相传吴赤乌时建。寺已废为菜圃，而塔七级岿然独存。有种菜傭月夜闻塔上墮瓦声。出视，见一巨蛇，光白如匹练，从第二级出，半身蟠第一级，上及顶，昂首向月吐舌喏。惊不敢出声，潜叩邻圃，告众，远近齐出仰观，莫不舌拮神悚。久之，蛇似觉有人，渐斂身，蜿蜒入塔而没。寺近郡学傍，有七十余老翁，言童时曾见其尾蟠大成殿鸱吻上，身亘西廡，首及戟门屋脊。然从未闻出而伤人，盖数百年灵物也。



### 画报更正

本斋向有画报，系仿照西人成式。一切新闻，皆采自中外各报。去年八月间，登有《缩尸异术》一节，十月间登有《格致遗骸》《戕尸类志》各节。虽系各有所本，嗣经确探，始知事出子虚。本斋正在登报更正间，适奉宪喻传知，合亟登报，声明前误，以释群疑。

# 衰翁舉石

涑川姜窰一小市集也。有姜翁者，壯年出外，為人保贖。老而家居，龍鍾白髮。行市中，眾人皆笑，以為風吹得倒也。會夏雨時行，溪澗水溢，褻裳涉者苦之。村中少年糾集十餘人，扛一石條，重數百斤者，橫架澗上，以便行路。繩索交絡，邪許聲喧，石屹不動。翁適至，微哂曰：“諸郎毋苦，老朽試舉之，未知勝任否。”即近石邊，俯身下窺，略一蹲坐，以兩手托石高齊胸。乘勢大步，隔澗擲去，兩頭適平。翁略不喘汗，笑謂眾曰：“幸不辱命。”仍曳杖徐步去。一市皆駭嘆。太湖劇盜赤腳張三，聞翁名不敢擾。一方賴以安。放翁詩云：“時平壯士無功老，名不出里巷，老死牖下若翁者，何可勝道？亟為表禱之。”



## 衰翁舉石

涑川，姜窰一小市集也。有姜翁者，壯年出外，為人保贖。老而家居，龍鍾白髮。行市中，眾人皆笑，以為風吹得倒也。會夏雨時行，溪澗水溢，褻裳涉者苦之。村中少年糾集十餘人，扛一石條，重數百斤者，橫架澗上，以便行路。繩索交絡，邪許聲喧，石屹不動。翁適至，微哂曰：“諸郎毋苦，老朽試舉之，未知勝任否。”即近石邊，俯身下窺，略一蹲坐，以兩手托石高齊胸。乘勢大步，隔澗擲去，兩頭適平。翁略不喘汗，笑謂眾曰：“幸不辱命。”仍曳杖徐步去。一市皆駭嘆。太湖劇盜赤腳張三，聞翁名不敢擾。一方賴以安。放翁詩云：“時平壯士無功老，名不出里巷，老死牖下若翁者，何可勝道？亟為表禱之。”

# 鬼妻猶

妒

吳人沈某續娶甫三朝新婦獨坐房中忽燭光黯淡衣櫥門呀然自開見一中年婦手携小兒冉冉出直前批其頰倒床聲嘶婢奴奔入見其兩手撐拒口喃喃語不可辨舉家咸集灌救時沈之妹在家聽其操京口音宛然亡嫂因謂之曰：“嫂素明白莫惡作劇當為兄嗣續香火計况新人乍入門無遷怒理趨設筵席焚紙緘助冥中用盃去休”鬼唯唯遂蘇然醒詰其所見狀貌果符前妻手挈兒蓋其所生五歲而殤者也

全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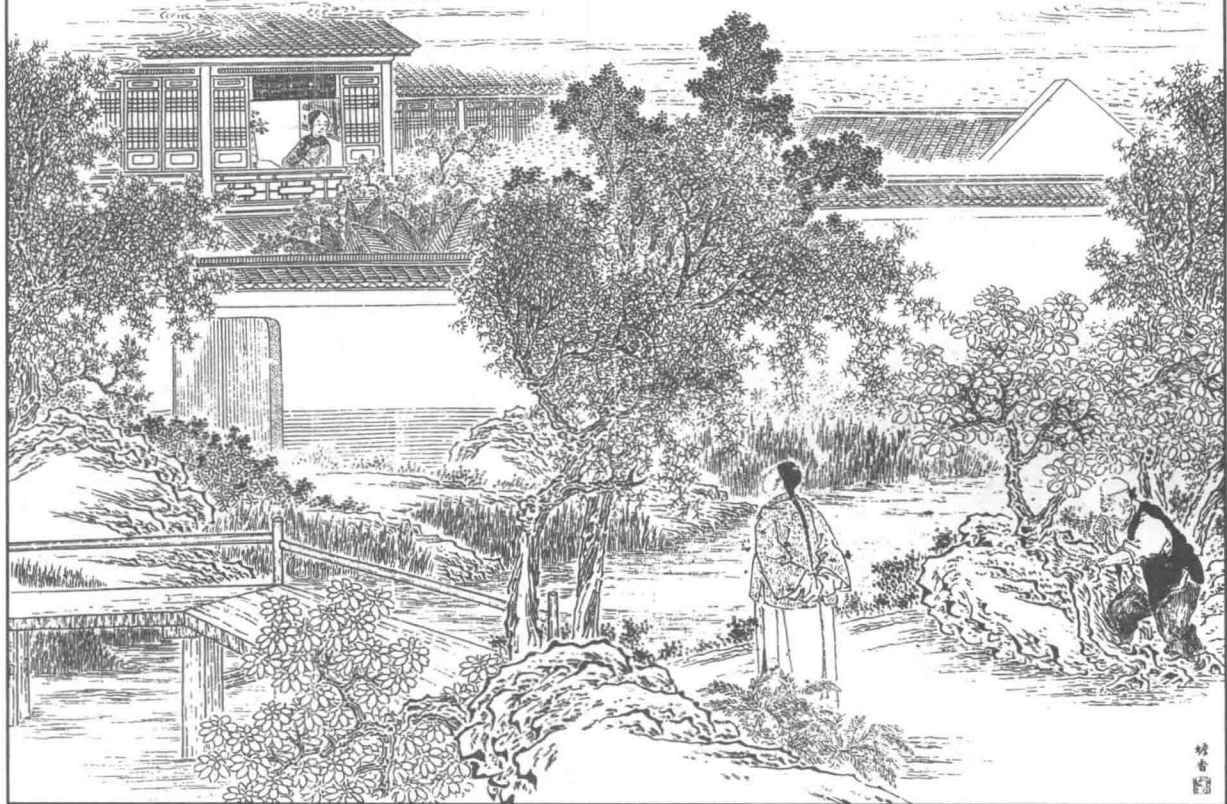
## 鬼妻犹妒

吳人沈某續娶。甫三朝，新婦獨坐房中。忽燭光黯淡，衣櫥門呀然自開。見一中年婦手携小兒，冉冉出，直前批其頰，倒床聲嘶。婢奴奔入，見其兩手撐拒，口喃喃，語不可辨。舉家咸集灌救，時沈之妹在家，聽其操京口音，宛然亡嫂。因謂之曰：“嫂素明白，莫惡作劇，當為兄嗣續香火計。况新人乍入門，無遷怒理。趨設筵席，焚紙緘，助冥中用，盃去休。”鬼唯唯，遂蘇然。醒詰其所見狀貌，果符前妻。手挈兒，蓋其所生，五歲而殤者也。



# 脱冒丧身

陽湖某生偶出散步遇故家園林石橋流水朱扉雙掩園牆一帶花石扶疏高樓簾卷一美人倚欄凝望不覺步為之駐女俯首見生四目注視不能無情忽女子指其背後樓窗闐然闔一短衣人貌猙獰若屠者狀惘然歸頗涉冥想翌日訪問近鄰知女方待字父母亡依兄嫂居其戚某姓故生姻婭欲浼孰柯而禍作蓋巷口屠某久涎女美其夜逾垣叩樓窗自承為日間某生女惊呼而逸次夕挾刃往將強協之女陰告嫂是夕兄嫂卧前樓屠闐然破窗入兄突起捉其裾屠驚刃中兄肩跳墮而下幸傷不重呼家人并起下樓燭之其人觸石破殞死報官驗之屠也後女終歸某生偕老云



## 脱冒丧身

阳湖某生，偶出散步，遇故家园林。石桥流水，朱扉双掩，园墙一带花石扶疏，高楼帘卷。一美人倚栏凝望，不觉步为之驻。女俯首见生，四目注視，不能无情。忽女手指其背后，楼窗闐然闔。惊顾一短衣人，貌猙獰，若屠者状。惘然归，颇涉冥想。翌日，访问近邻，知女方待字，父母亡，依兄嫂居。其戚某姓，故生姻婭，欲浼孰柯而祸作。盖巷口屠某，久涎女美，其夜逾垣，叩楼窗，自承为日間某生。女惊呼而逸。次夕，挾刃往，将强协之，女阴告嫂。是夕，兄嫂卧前楼，屠闐然破窗入，兄突起捉其裾。屠惊，刃中兄肩。跳墮而下，幸伤不重。呼家人并起，下楼燭之。其人触石破殞死，报官验之，屠也。后女终归某生偕老云。

肖而不肖

浙人贝姓者，以善博起家，积产千金。一日，忽毒挞其子。邻人趋问故，则因其子不慧，教以樵蒲经，不能解诵也。或劝曰：“然则不慧亦佳。父以赌成家，子以不赌保家，何责也？”贝愠曰：“不赌固大好事，然此子生而有赌癖。方周岁时，尝于碎盘中罗列文房，并杂置赌具，以试其志，乃授以书卷，则抛诸地。独手取五木，爱不忍释，今年十五岁矣，睡中闻喝雉声，虽寒夜必披衣起视，吾故因其爱而教之。倘能熟读父书，未始非营生之道，不谓投琼出玖，勤致乖讹。爱之而不能精，是为可恨耳。”众退而笑曰：“千金之产，行将从来处去矣。”



肖而不肖

浙人贝姓者，以善博起家，积产千金。一日，忽毒挞其子。邻人趋问故，则因其子不慧，教以樵蒲经，不能解诵也。或劝曰：“然则不慧亦佳。父以赌成家，子以不赌保家，何责也？”贝愠曰：“不赌固大好事，然此子生而有赌癖。方周岁时，尝于碎盘中罗列文房，并杂置赌具，以试其志，乃授以书卷，则抛诸地。独手取五木，爱不忍释，今年十五岁矣，睡中闻喝雉声，虽寒夜必披衣起视，吾故因其爱而教之。倘能熟读父书，未始非营生之道，不谓投琼出玖，勤致乖讹。爱之而不能精，是为可恨耳。”众退而笑曰：“千金之产，行将从来处去矣。”

# 石獅喫面

開元寺前石獅二  
俗傳吳太宰齧宅門前物  
門前物右者以鐵釘  
釘其足巷口故有餅  
店每夜常少餅數  
數助疑其徒竊  
取屢詰之不承  
緣假寐以伺之一  
夕月色朦朧  
見黑物一團  
毛茸茸龐然  
甚大自門隙入  
亟起呼噪共逐之  
見其入巷而沒  
晨興迹之寺門  
瞥睹獅子口中拖  
麵條累累詭為奇  
事喧傳遠近一時  
聚觀者如堵土人  
恐其為祟不止  
遂釘足而怪絕噫  
以搏兔之神威  
效饒獮之故智  
其自取殘形也宜哉



## 石獅吃面

開元寺前石獅二，俗傳吳太宰齧宅門前物。右者以鐵釘釘其足。巷口故有面店，每夜常少面數斤，疑其徒竊取，屢詰之不承。緣假寐以伺之。一夕，月色朦朧，見黑物一團，毛茸茸，龐然甚大，自門隙入。亟起呼噪，共逐之，見其入巷而沒。晨興迹之寺門，瞥睹獅子口中拖麵條累累。詭為奇事，喧傳遠近，一時聚觀者如堵。土人恐其為祟不止，遂釘足，而怪絕。噫！以搏兔之神威，效饒獮之故智。其自取殘形也，宜哉？

# 荡妇急智

某甲耽曲蘖，不治生产，家事都委后妇。妇年少貌美，憎甲老丑，且类太常斋也，遂与邻子私。翩翩一对野鸳鸯，誓将双宿双飞，过一生矣。一日，某赴村社饮约，观剧，夜深不归。妇大喜，招邻子来，具酒食，将为长夜欢。方同在厨下调谑，忽闻剥啄声甚急。询之，则某甲醉归，邻子惊惶无措，欲逾垣遁。妇执其手笑慰之曰：“郎毋恐，有依在，何畏老奴。”移灯置桌，牵邻子衣使伏己身后，一手执量米斗，一手拨关。某入，妇即举斗囊其头，笑诃之曰：“唉！汝昨言前村鬻弄，许同往观。今背依独乐，且罚汝串一出依看。”抢攘间，邻子冲门出。黠哉！此妇从容措置，几如《权书》所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充此智也，于行军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 荡妇急智

某甲耽曲蘖，不治生产，家事都委后妇。妇年少貌美，憎甲老丑，且类太常斋也，遂与邻子私。翩翩一对野鸳鸯，誓将双宿双飞，过一生矣。一日，某赴村社饮约，观剧，夜深不归。妇大喜，招邻子来，具酒食，将为长夜欢。方同在厨下调谑，忽闻剥啄声甚急。询之，则某甲醉归，邻子惊惶无措，欲逾垣遁。妇执其手笑慰之曰：“郎毋恐，有依在，何畏老奴。”移灯置桌，牵邻子衣使伏己身后，一手执量米斗，一手拨关。某入，妇即举斗囊其头，笑诃之曰：“唉！汝昨言前村鬻弄，许同往观。今背依独乐，且罚汝串一出依看。”抢攘间，邻子冲门出。黠哉！此妇从容措置，几如《权书》所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充此智也，于行军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 義犬建亭

四明某姓富行財而吝，於丁三房僅生一子，珍若掌上珠，乳母易數人，唯一乳母最鍾愛兒，兒顧從之睡。一日早起，乳母方梳頭，兒蹣跚出房去，謂入主母室中，不以為意。俄一所畜犬，渾身水淋漓，嗥叫而來，銜乳母裙，嗚嗚作聲，若導之出戶狀。心訝其異，握發隨之。犬徑奔花園池邊，則聞兒號哭聲嘶。急趨視之，卧池畔灘上，遍身泥淖。蓋已墮池中，犬銜之出，復來呼乳母也。述之人，无不稱其義。后患癩死，主人葬之園中，上覆以亭，署名義犬。噫嘻！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 义犬建亭

四明某姓，富于财而吝于丁，三房仅生一子，珍若掌上珠。乳母易数人，唯一乳母最钟爱儿，儿顾从之睡。一日早起，乳母方梳头，儿蹣跚出房去，谓入主母室中，不以为意。俄一所畜犬，浑身水淋漓，嗥叫而来，衔乳母裙，嗚嗚作声，若导之出户状。心訝其异，握发随之。犬径奔花园池边，则闻儿号哭声嘶。急趋视之，卧池畔滩上，遍身泥淖。盖已堕池中，犬銜之出，复来呼乳母也。述之人，无不称其义。后患癩死，主人葬之园中，上覆以亭，署名义犬。噫嘻！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 點賊竊

畫

某大姓家藏北宋范寬《江山雪霽圖》，名重一時。巧宦欲購，以饋相國。百計求之不得，一貧兒聞之曰：「畀我十金，可立致也。」如數予之。其人托為大姓乳媪戚，逡巡入其門。候久之，背手閑觀。庭樹則撫玩之，湖石則摩挲之。漸入畫室，窺無人，徑登几，卷畫軸徐行而出。忽主人歸，其人絕無惶遽色，鞠躬拱手向前，曰：「身系凌夷，族祖遺真容，是雍乾間名手所續，不得已欲易一餐粥資，愿得長者矜憐。」主人聞而厲聲呵叱之。急瑟縮掩面而逃。迨主人入內，則畫圖已作虎頭厨中物，通靈飛去矣。



## 點賊竊畫

某大姓家藏北宋范寬《江山雪霽圖》，名重一時。巧宦欲購，以饋相國。百計求之不得，一貧兒聞之曰：“畀我十金，可立致也。”如數予之。其人托為大姓乳媪戚，逡巡入其門。候久之，背手閑觀。庭樹則撫玩之，湖石則摩挲之。漸入畫室，窺無人，徑登几，卷畫軸徐行而出。忽主人歸，其人絕無惶遽色，鞠躬拱手向前，曰：“身系凌夷，族祖遺真容，是雍乾間名手所續，不得已欲易一餐粥資，愿得長者矜憐。”主人聞而厲聲呵叱之。急瑟縮掩面而逃。迨主人入內，則畫圖已作虎頭厨中物，通靈飛去矣。

### 种花得果

浙西某生，四十余，无子。妻美而贤，苦不孕，劝夫纳小星，不允。乃阴畜一婢作女，日为之装束，不使杂仆姬操作。女亦慧美，依依膝下。一夕，醉夫以酒，暗中牵女登塌荐枕焉。迨明，已入易女出，俾姬送至母家。夫询之，答以还家遣嫁。诂女一度即有身，时托归宁，抚之。越岁，生男，加意爱护。某寂处无聊，乃出行贾。临行，妻复申前说，某曰：“命中乏嗣，何必误己更误人哉？”游闽、粤七八载，归而五十矣。入门，妻及女共携儿出，眉目清秀。诃问为谁？妻笑曰：“是妾梦中与郎所生也。”女亦掩口胡卢，叙述其由。某感极涕零，向妻再拜。称觞日，戚友毕集。谗其事，咸叹其妻之贤，此与《聊斋》林氏事绝相类。

### 种花得果

浙西某生四十餘無子妻美而賢

苦不孕勸夫納小星不允乃陰蓄一婢作

女日為之裝束不使雜僕姬操作女亦慧

美依依膝下一夕醉夫以酒暗中牽女登榻荐

枕焉迨明已入易女出俾姬送至母家夫詢之

答以還家遣嫁詎女一度即有身時託歸寧

撫之越歲生男加意愛護某寂處無聊乃出行

賈臨行妻復申前說某曰命中乏嗣何必誤己

更誤人哉游閩粵七八載歸而五十矣入門

妻及女共攜兒出眉目清秀訝

問為誰妻笑曰是妾夢中

與郎所生也女亦掩口

胡盧緬述其由某

感極涕零向妻

再拜稱觞日戚友

畢集論其事咸

歎其妻之賢此

與聊齋林氏事

絕相類

友如



# 張孺人小影

孺人姓張氏名玉貞字麗卿廣西臨桂人張星伯司馬建南長女賓州鄒唐

莫孝廉戴堯德配也淑慧工詩著有靜宜軒

遺稿詩文凡五百餘首年

二十歸孝廉事舅姑孝乙酉夏舅鄒

石卿司馬之麟病孺人

割臂和藥以進疾遂平本齋曾繪圖

以彰孝行見戊子九月

茲得孺人小象鈎勒成圖并請

卷首以昭芳範

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八

日歿於鎮

平年僅二十四

四惜哉



## 张孺人小影

孺人姓张氏，名玉贞，字丽卿，广西临桂人。张星伯司马建南长女，宾州邹唐莫孝廉戴尧德配也。淑慧工诗，著有《静宜轩遗稿》，诗文凡五百余首。年二十，归孝廉，事舅姑孝。乙酉夏，舅邹石卿司马之麟病，孺人割臂和药以进，疾遂平。本斋曾绘图以彰孝行[见戊子九月中浣画报]。兹得孺人小象，钩勒成画，并诸卷首，以昭芳范。光绪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歿于镇平，年仅二十四。惜哉！



# 珠江尋

## 夢圖

圖為粵西鄒唐莫孝廉戴堯作  
 丁亥春孝廉偕其淑配張麗卿女士玉貞放棹  
 珠江作花球  
 游互相酬唱誠韻事也甫年餘而  
 女士物化孝  
 廉感念前事為作珠江尋夢圖  
 以寄意并題  
 以詩四絕云記得珠江放畫船一  
 江春色雨餘  
 天相將携手尋詩去不是花  
 邊即柳邊  
 麗叢中酒一杯尋芳曾共  
 少君來弓鞋  
 幾點痕留處  
 寄語東風護綠苔  
 青衫紅袖  
 憶前游往事今朝感不休  
 他日翠林  
 園外過桃花無語替人愁  
 一幅春愁  
 展畫圖此中情事半模糊  
 游春當日  
 人何在芳草天涯客夢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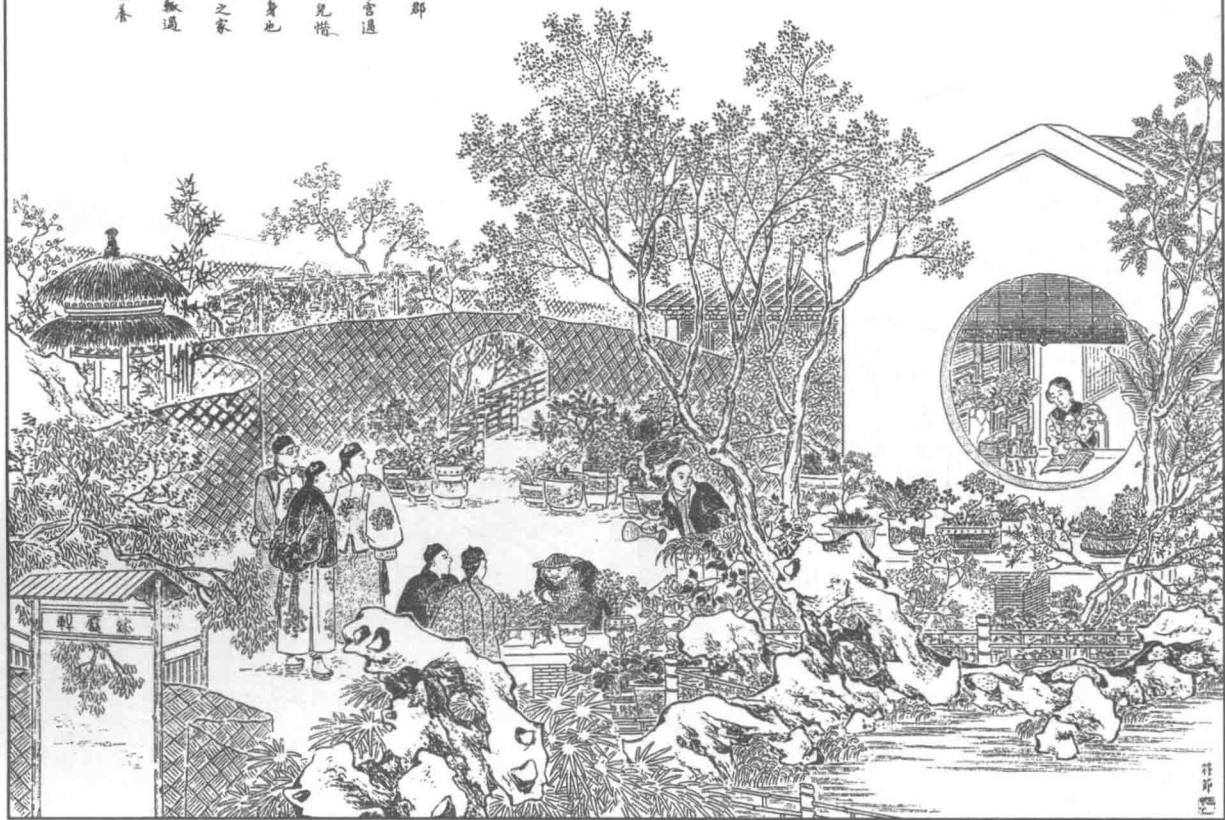
### 珠江尋夢圖

圖為粵西鄒唐莫孝廉戴堯作，丁亥春，孝廉偕其淑配張麗卿女士玉貞，放棹珠江，作花球游，互相酬唱，誠韻事也。甫年餘，而女士物化，孝廉感念前事，為作《珠江尋夢圖》以寄意，并題以詩四絕，云：

記得珠江放畫船，一江春色雨餘天。相將携手尋詩去，不是花邊即柳邊。  
 綺麗叢中酒一杯，尋芳曾共少君來。弓鞋幾點痕留處，寄語東風護綠苔。  
 青衫紅袖憶前游，往事今朝感不休。他日翠林園外過，桃花無語替人愁。  
 一幅春愁展畫圖，此中情事半模糊。游春當日人何在？芳草天涯客夢孤。

# 綠雪名姝

綠雪軒花園在吳郡  
 滄浪亭  
 畔有女生時母夢神  
 人手執蕙一枝九朵授之  
 遂一技九朵授之遂  
 婉乳名  
 夢九幼多病見生  
 人則啼  
 見字則注目視戲  
 抱入鄰塾  
 輒啞啞  
 笑七歲  
 母舅購  
 蒙書教之琅琅  
 上口背  
 誦不遺一字母鍾  
 愛逾掌珠  
 及笄  
 名噪甚  
 貴介子  
 弟偶窺其面時  
 托買花踵其園  
 女匿不出  
 隔巷  
 蔣氏子  
 少孤能自刻苦  
 十五入郡  
 庠女聞  
 之嘖嘖  
 歎值其走  
 過學官  
 過園門  
 女秋波  
 綰注之  
 入謂母  
 曰兒惜  
 不能變  
 作男為  
 秀才奉  
 母終身  
 也母會  
 其意即  
 浼媒媼  
 胥合贅  
 之家  
 夫婦孝  
 備至每  
 夜一燈  
 雙影輒  
 過漏三  
 商蔣二  
 十餘登  
 賢書以  
 祿養故  
 為縣令  
 以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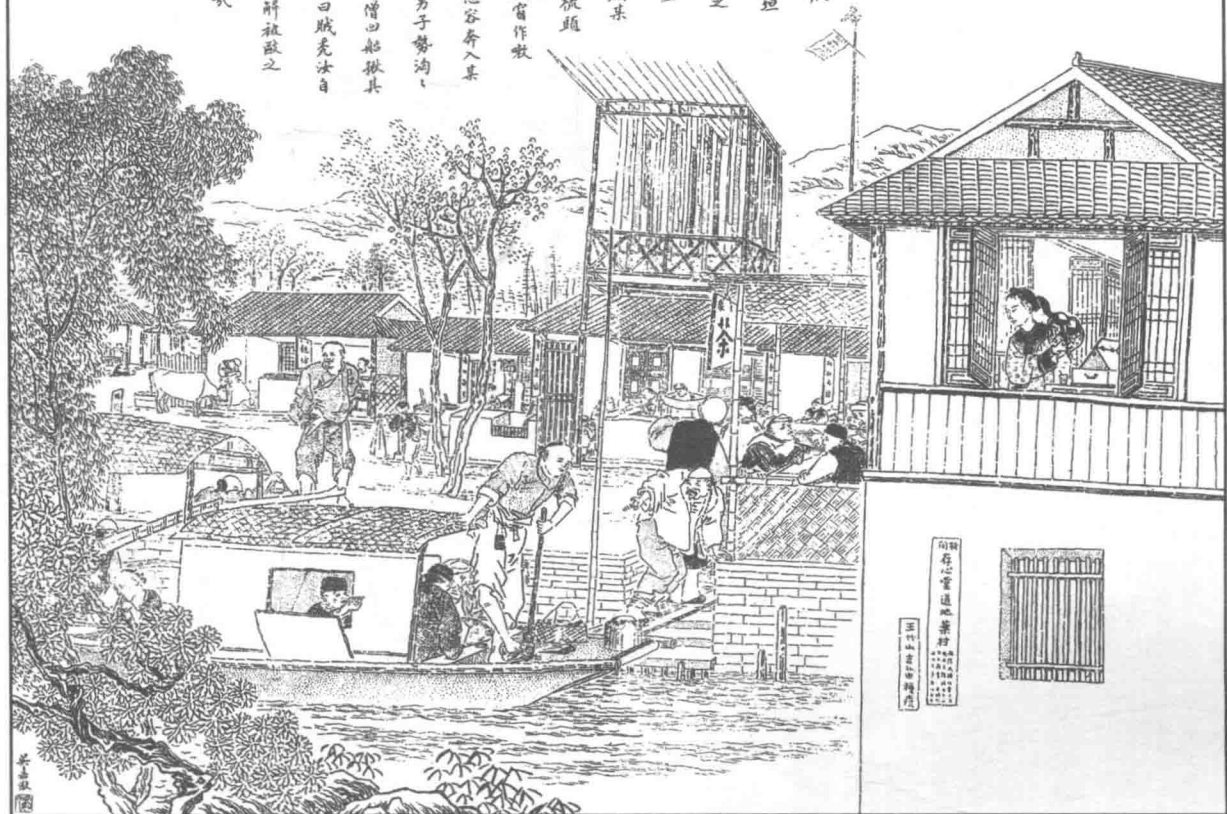
## 綠雪名姝

綠雪軒花園在吳郡滄浪亭畔。有女，生時母夢神人手執蕙一枝九朵授之，遂婉。乳名夢九，幼多病，見生人則啼，見字則注目視。戲抱入鄰塾，輒啞啞笑。七歲，母舅購蒙書教之，琅琅上口，背誦不遺一字。母鍾愛逾掌珠。及笄，名噪甚。貴介子弟偶窺其面，時托買花踵其園。女匿不出。隔巷蔣氏子，少孤，能自刻苦，十五入郡庠。女聞之嘖嘖歎。值其走過學官過園門，女秋波綰注之，入謂母曰：“兒惜不能變作男，為秀才，奉母終身也。”母會其意，即浼媒媼胥合贅之家。夫婦孝備至，每夜一燈雙影，輒過漏三商。蔣二十餘登賢書，以祿養故，為縣令以終。

# 訟師惡謔

崇川張某狡黠好訟，人畏之若蛇蝎。偶趁夜航，遇一僧，傲睨不為禮，卧則坦腹伸足，旁若無人。某心銜之。晨至一市鎮小泊，眾爭登岸，僧亦脫帽著短褐如廁。某見岸邊小樓一少婦，臨窗梳頭。即戴僧帽，披僧衣，探首蓬窗，作嗽引婦下窺，笑招以手。婦怒容，奔入，某脫衣帽，出立船頭。俄有數男子勢汹汹來覓和尚。某告以登廁，及僧回船，揪其耳群毆，且詈之。僧問何罪，曰：“賊禿汝自去想。”經眾勸始釋。僧茫不解被毆之由，某獨匿笑不止。謔亦虐哉！

張



## 訟師惡謔

崇川張某狡黠好訟，人畏之若蛇蝎。偶趁夜航，遇一僧，傲睨不為禮，卧則坦腹伸足，旁若無人。某心銜之。晨至一市鎮小泊，眾爭登岸，僧亦脫帽著短褐如廁。某見岸邊小樓一少婦，臨窗梳頭。即戴僧帽，披僧衣，探首蓬窗，作嗽引婦下窺，笑招以手。婦怒容，奔入，某脫衣帽，出立船頭。俄有數男子勢汹汹來覓和尚。某告以登廁，及僧回船，揪其耳群毆，且詈之。僧問何罪，曰：“賊禿汝自去想。”經眾勸始釋。僧茫不解被毆之由，某獨匿笑不止。謔亦虐哉！

# 貞孝可風

梁溪孫氏  
女子賽珠  
雖系出編  
戶而姿性明  
粹孝母純  
孝問字者踵  
錯於門女顧  
不願母詢之  
則曰阿母年  
高兒無兄弟  
行惟有效北  
宮嬰兒子奉  
甘旨終身耳  
里黨聞者交  
歎其賢會母  
疾女憂不食  
朝夕焚香願  
以身代已而  
母夢大士以  
紅丸一粒予  
吞霍然愈因  
以告賽珠遂  
請至戚善丹  
青者績大士  
像供養一室  
茹素皈依以  
祈母壽寺院  
尼庵佛會雖  
鄰姬百喙強  
之從不一踐  
其地母歿獨  
處一室借針  
黹度日鄰人  
罕睹其面可  
不謂貞且賢  
與數年前吳  
郡潘大司寇  
祖蔭曾為馬  
貞烈女建碑  
征詩茲復得  
孫貞女事噫  
龍山二泉之  
靈竹鐘於閨  
閣獨厚哉



## 貞孝可風

梁溪孫氏女，字賽珠，虽系出編戶，而姿性明粹，事母純孝。問字者踵錯于門，女顧不願，母詢之，則曰：“阿母年高，兒無兄弟行，唯有效北宮嬰兒子奉甘旨終身耳。”里黨聞者交歎其賢。會母疾，女憂不食，朝夕焚香吁天，願以身代。已而，母夢大士以紅丸一粒予吞，霍然愈。因以告賽珠，遂請至戚善丹青者，績大士像，供養一室。茹素皈依，以祈母壽。寺院尼庵佛會，虽鄰姬百喙強之，從不一踐其地。母歿，獨處一室，借針黹度日，鄰人罕睹其面，可不謂貞且賢與？數年前，吳郡潘大司寇祖蔭，曾為馬貞烈女建碑征詩，茲復得孫貞女事。噫！龍山二泉之靈，何鍾于閨閣獨厚哉？

# 雷殛逆子

虎邱山塘有逆子欲  
 斃其母與藥鋪某稔  
 向之市砒霜某屢勸不  
 悛恐其別市毒物因以一  
 紙裹授之曰此白砒性  
 甚速逆子懷藥入茶肆  
 天忽晦冥雷雨大作提  
 逆子跪街心手持紙包自  
 供市藥毒母意霹靂一  
 聲洞胸死旁人檢紙裹  
 有某店字樣共往詰責  
 某奪藥遽納諸口眾懼  
 欲奔某笑曰毋恐此固  
 一服六一散耳夫甘草  
 滑石不能殺人逆子何  
 以遭殛天神特誅其心  
 也迂儒每斷斷辨雷擊  
 之誣且謂痴雷不擇人  
 而擊是使惡人無所敬  
 畏悖理助虐吾知聖賢  
 所必斥爾



## 雷殛逆子

虎丘山塘有逆子，欲斃其母。与药铺某稔，向之市砒霜。某屢劝不悛，恐其别市毒物，因以一纸裹授之，曰：“此白砒，性甚速。”逆子怀药入茶肆。天忽晦冥，雷雨大作，提逆子跪街心，手持纸包，自供市药毒母意。霹靂一声，洞胸死。旁人检纸裹，有某店字样，共往詰责。某夺药遽纳诸口，众惧欲奔。某笑曰：“毋恐，此固一服六一散耳。”夫甘草、滑石不能杀人，逆子何以遭殛？天神特誅其心也。迂儒每断断辨雷击之诬，且谓痴雷不择人而击。是使恶人无所敬畏，悖理助虐，吾知圣贤所必斥尔。

# 青豆房

開

尼庵中清修練行者固不乏人，而有借清淨地結歡喜緣，若新聞紙所載。某尼庵私藏少年，秘聲四播。有好事者乘隙闖入密室，尼不及拒。見一塌羅帳低垂，流蘇瓔珞，極華麗。床前男子履一双，旁置溺器，桌上小帽、短烟管，架上男袍褂數裘。詰為何人物，尼赧頰不答。紛攘間，一老尼入，合掌求大護法海涵，延出客座奉茶。老尼忽作色，曰：“此為王尚書家庵。卧者即貴公子，是我皈依弟子，與徒輩為兄妹行。其少夫人、女公子亦常信宿庵中。本屬一家，無預外人事。客去休，捋虎須何為。”眾愕眙，逡巡出。越日，糾多人往，則郡守禁閑人示高懸庵門，朱筆判字猶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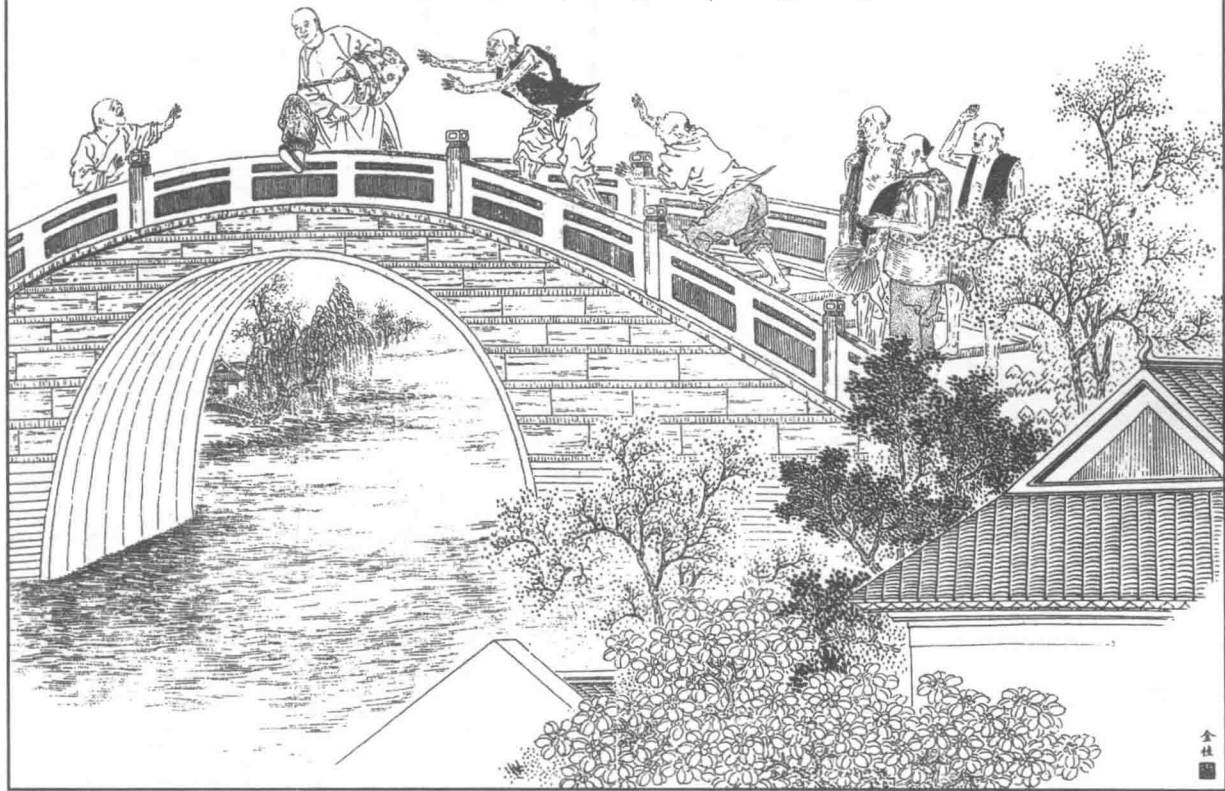


## 青豆房開

尼庵中清修練行者，固不乏人，而有借清淨地結歡喜緣，若新聞紙所載。某尼庵私藏少年，秘聲四播。有好事者乘隙闖入密室，尼不及拒。見一塌羅帳低垂，流蘇瓔珞，極華麗。床前男子履一双，旁置溺器，桌上小帽、短烟管，架上男袍褂數裘。詰為何人物，尼赧頰不答。紛攘間，一老尼入，合掌求大護法海涵，延出客座奉茶。老尼忽作色，曰：“此為王尚書家庵。卧者即貴公子，是我皈依弟子，與徒輩為兄妹行。其少夫人、女公子亦常信宿庵中。本屬一家，無預外人事。客去休，捋虎須何為。”眾愕眙，逡巡出。越日，糾多人往，則郡守禁閑人示高懸庵門，朱筆判字猶濕也。

# 吳門橋鬼

李瑞明弟方與僱販友  
數人負  
日納涼盤門  
外吳門橋上時夕陽在山  
見一人  
葛衫葵扇挾  
一包匆行至橋欄邊  
舉足徑跨  
急向前拉之  
不及已落波心李兄弟及  
眾友多  
識水性隨跳  
入河撈救忽水底一手冷  
如冰持  
瑞明足騰呼  
騰躍始共挾其人上岸吐  
水斗餘  
灌以姜湯半  
晌甦詢之固閩門放繡貨  
者有人  
邀其至一大  
戶馭釘獸環類巨紳  
家甫跨  
門限不知何  
以落河中  
溺鬼幻化  
白日  
迷人如此而  
卒遇救得生  
幸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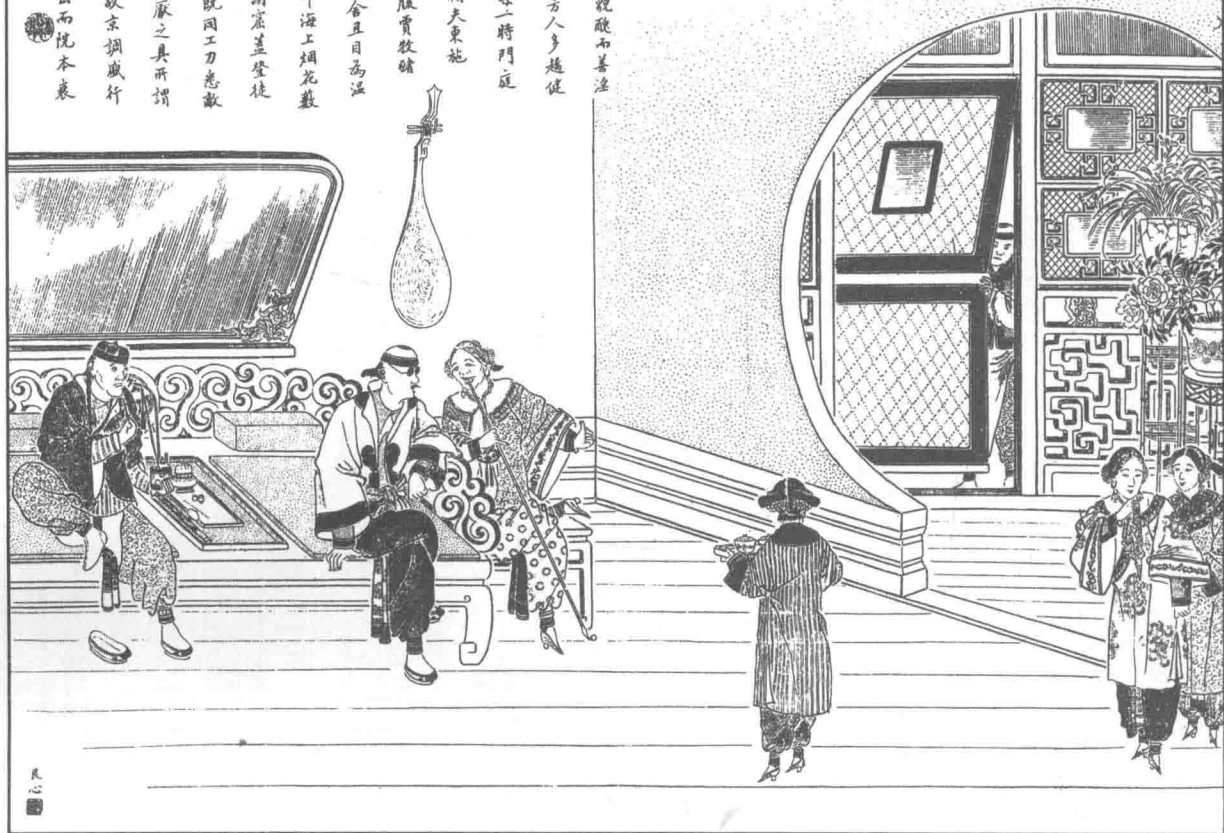


## 吳門橋鬼

李瑞明弟方與僱販友數人，夏日納涼盤門外吳門橋上。時夕陽在山，見一人，葛衫葵扇，挾一包，匆匆行至橋欄邊，舉足徑跨。急向前拉之，不及已落波心。李兄弟及眾友多識水性，隨跳入河撈救。忽水底一手冷如冰，持瑞明足，號呼騰躍。始共挾其人上岸，吐水斗餘，灌以姜湯，半晌醒。詢之，固閩門放繡貨者。有人邀其至一大戶，馭釘獸環，類巨紳家。甫跨門限，不知何以落河中也。溺鬼幻化，白日迷人如此，而卒遇救得生，幸已。

# 柳樹成精

天津土娼柳氏貌醜而善淫  
塗抹脂粉倚門賣俏北方人多趨健  
以其工媚爭狎之名噪一時門庭  
若市咸呼之曰柳樹精夫東施  
嫵母顧影自憐遇大腹賈牧豬  
奴嗜痴成癖愛戀不舍且目為溫  
柔鄉是以移情蕩魄即海上烟花  
叢中亦或有此種雲巢雨窟蓋登  
徒子邂逅夜度娘嗜好既同工力  
悉敵轉覺管弦歌舞為取厭之具  
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故京調  
盛行則昆曲廢新戲層出而院本  
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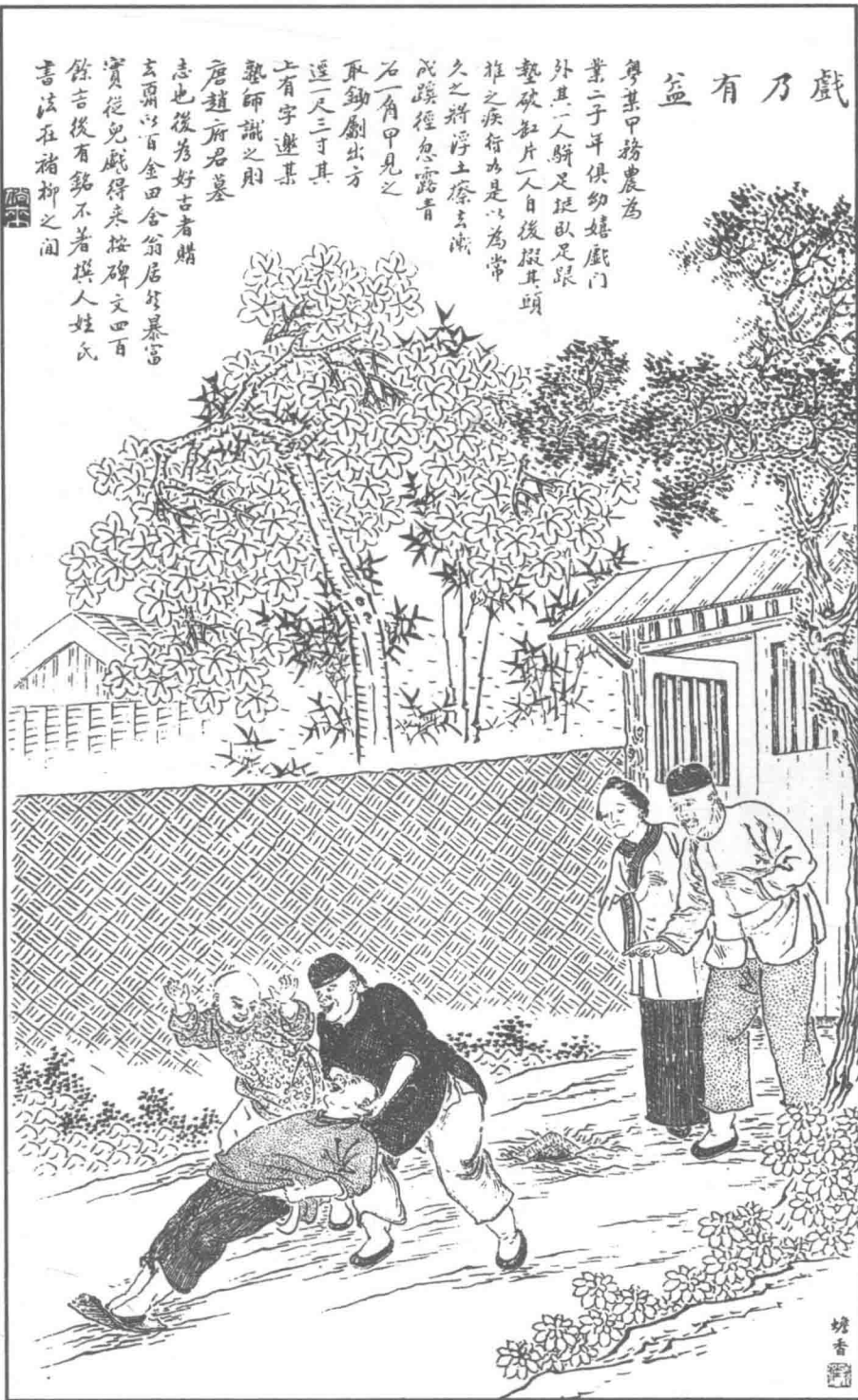
## 柳樹成精

天津土娼柳氏，貌丑而善淫，塗抹脂粉，倚門賣俏。北方人多趨健，以其工媚，爭狎之。名噪一時，門庭若市，咸呼之曰“柳樹精”。夫東施嫵母，顧影自憐，遇大腹賈、牧豬奴嗜痴成癖，愛戀不舍。且目為溫柔鄉，足以移情蕩魄。即海上烟花叢中，亦或有此種雲巢雨窟。蓋登徒子邂逅夜度娘，嗜好既同，工力悉敵。轉覺管弦歌舞為取厭之具，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故京調盛行，則昆曲廢。新戲層出，而院本衰。



# 戲乃有益

粵某甲務農為業，二子年俱幼，嬉戲門外。其一人駢足挺臥，足跟墊破缸片，一人自后掇其頭，推之疾行，如是以為常。久之，將浮土擦去，漸成蹊徑。忽露青石一角，甲見之，取鋤剛出，方徑一尺三寸，其上有字。邀某塾師識之，則唐趙府君墓志也。后為好古者購去，酬以百金。田舍翁居然暴富，實從兒戲得來。按碑文四百餘言，后有銘，不著撰人姓氏，書法在褚柳之間。



## 戲乃有益

粵某甲務農為業，二子年俱幼，嬉戲門外。其一人駢足挺臥，足跟墊破缸片，一人自后掇其頭，推之疾行，如是以為常。久之，將浮土擦去，漸成蹊徑。忽露青石一角，甲見之，取鋤剛出，方徑一尺三寸，其上有字。邀某塾師識之，則唐趙府君墓志也。后為好古者購去，酬以百金。田舍翁居然暴富，實從兒戲得來。按碑文四百餘言，后有銘，不著撰人姓氏，書法在褚、柳之間。

# 澆水療疾

某生優於醫，適有友暑月喜飲冷索粉，積滯成病。進以消導之劑，不效，頗為之慮。一日偶至米肆，見一索粉担上人，掣住米鋪伙喧爭，視索粉担中絲寸斷。詢其本，云值一千，隨向米鋪借與之，始去。因問所傾何物，則米漬水也。大喜。至友家，令其用米漬水一杯。飲之，病若失。相傳，葉天士先生有芥菜汁療索粉滯之說，當與此相發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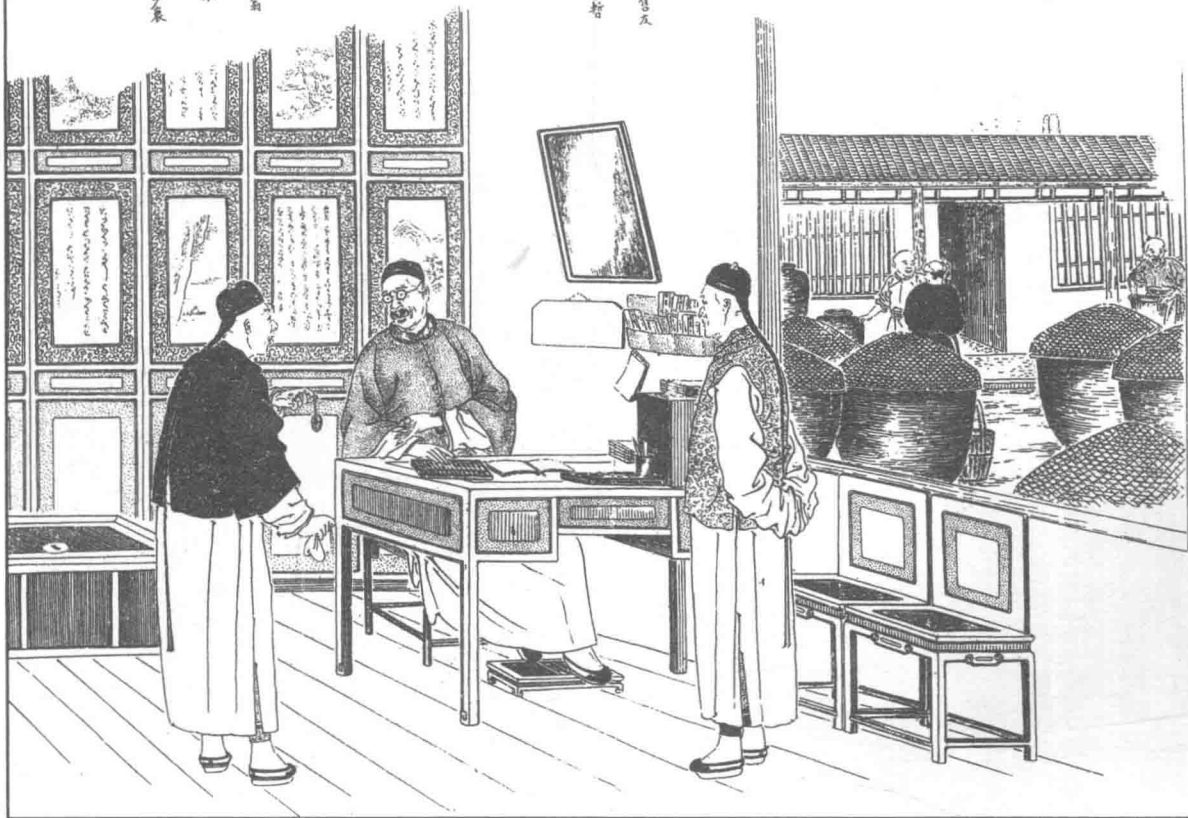


## 澆水疗疾

某生优于医，适有友暑月喜饮冷索粉，积滞成病。进以消导之剂，不效，颇为之虑。一日偶至米肆，见一索粉担上人，掣住米铺伙喧争，视索粉担中丝丝寸断。询其本，云值一千，随向米铺借与之，始去。因问所倾何物，则米渍水也。大喜。至友家，令其用米渍水一杯。饮之，病若失。相传，叶天士先生有芥菜汁疗索粉滞之说，当与此相发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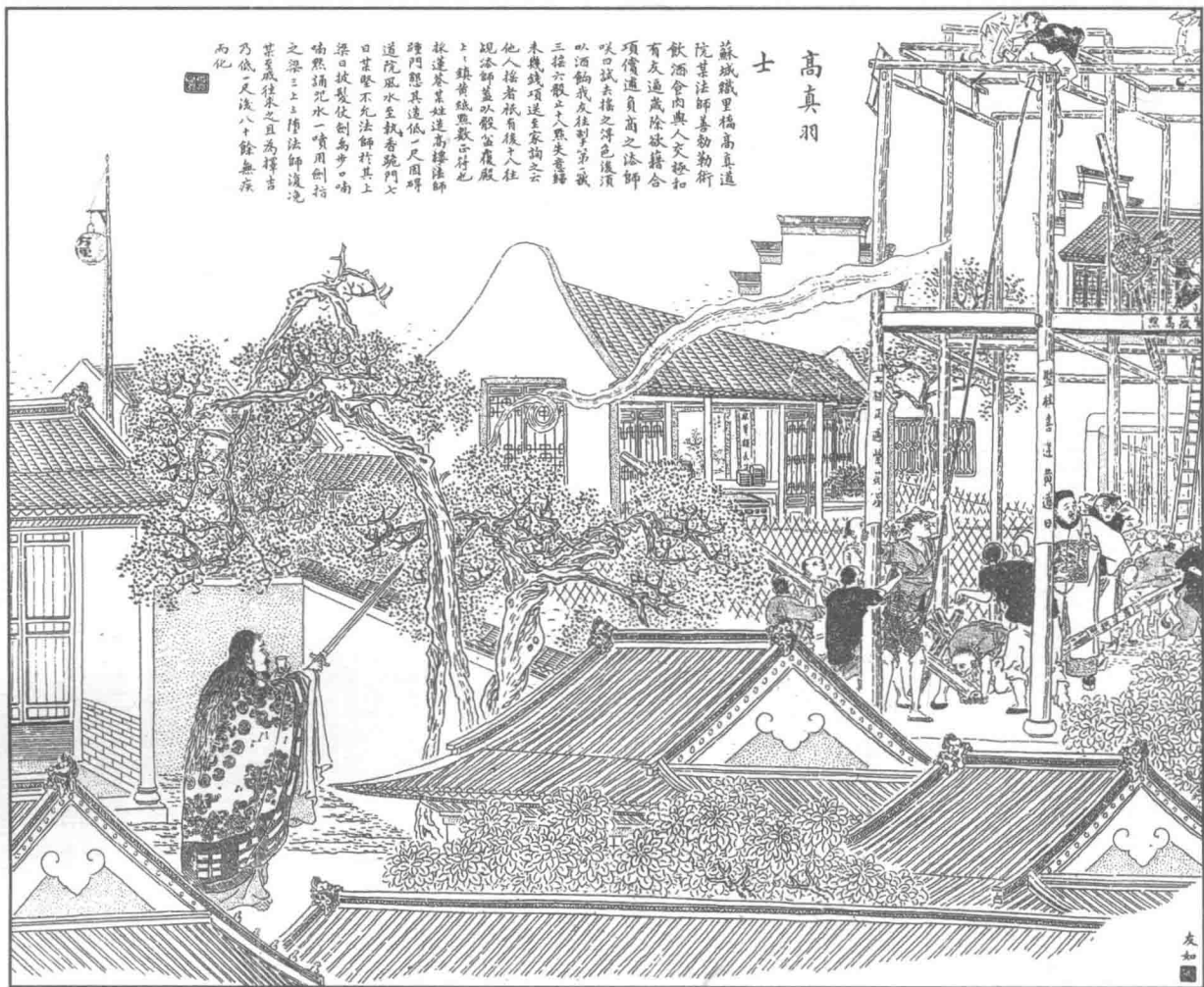
# 珙璧浸軟

徽商某翁嘗蓄  
園性耽古  
玩不吝直奉珠漢璧  
磁銅玉石  
真贗雜陳一日見夥  
友手中摩  
抄布囊索觀之其  
璧圓徑寸  
許色黝黑中紅筋  
斑斕肉好  
光潤真漢物也翁  
愛不忍釋  
屬他友詢其價欲  
得之夥故  
意言先人手澤不忍售  
強之再三  
則曰姑質洋銀十枚  
暫存翁處  
作外府之藏徐議值可  
也翁大喜  
把玩竟夕早起泡  
濃茶浸之  
良久撈起拭之而  
璧軟如團  
父急呼夥友示之  
笑曰此固  
紫陽茶干雕琢而成  
者也以翁  
得愛故不敢遽告  
安敢欺翁  
即出洋銀置几上曰願翁  
嗣後弗受人  
語恐外人未必肯  
珠還也翁嗒  
然自失而好古之興少衰



## 珙璧浸軟

徽商某翁，業醬園。性耽古玩，不吝直。秦璆漢璧，磁銅玉石，真贗雜陳。一日，見伙友手中摩挲布囊，索觀之，一珙璧園徑寸許。色黝黑，中紅筋斑斕，肉好光潤，真漢物也。翁愛不忍釋，屬他友詢其價，欲售得之。伙故意言先人手澤，不忍售。友強之再三，則曰：“姑質洋銀十枚，璧暫存翁處，作外府之藏。徐議值可也。”翁大喜，把玩竟夕。早起泡濃茶浸之，良久撈起。拭之而璧軟如團艾，急呼伙友示之。笑曰：“此固紫陽茶干雕琢而成者也，以翁謬愛，故不敢遽告。然安敢欺翁？”即出洋銀置几上，曰：“愿翁嗣后弗受人治，恐外人未必肯珠還也。”翁嗒然自失，而好古之興少衰。



## 高真羽

士

蘇城織里橋高真道院某法師，善敕勒術，飲酒食肉，與人交極和。有友逼歲除，欲借合項償逋負，商之法師。笑曰：“試去搖之，得色后須以酒餉我。”友往，掣第一籤，三搖六骰止十八點，失意歸。未幾，錢項送至家。詢之，云他人搖者只有后十八。往覓法師，蓋以骰盆覆殿上，上鎮黃紙，点数正符也。采蓬巷某姓造高楼，法師踵門，懇其造低一尺，因碍道院風水，至執香跪門七日。某堅不允。法師于其上梁日，披发仗剑禹步，口喃喃默诵，咒水一喷，用剑指之，梁三上三堕。法师复浼某至戚往求之，且为择吉，乃低一尺。后八十余，无疾而化。

### 高真羽士

苏城织里桥高真道院某法师，善敕勒术，饮酒食肉，与人交极和。有友逼岁除，欲借合项偿逋负，商之法师。笑曰：“试去摇之，得色后须以酒餉我。”友往，掣第一籤，三搖六骰止十八點，失意歸。未幾，錢項送至家。詢之，云他人搖者只有后十八。往覓法師，蓋以骰盆覆殿上，上鎮黃紙，点数正符也。采蓬巷某姓造高楼，法師踵門，懇其造低一尺，因碍道院風水，至執香跪門七日。某堅不允。法師于其上梁日，披发仗剑禹步，口喃喃默诵，咒水一喷，用剑指之，梁三上三堕。法师复浼某至戚往求之，且为择吉，乃低一尺。后八十余，无疾而化。

愛鸚成癖

京師琉璃廠  
瑞廠  
王某畜一鸚鵡教  
以言語  
口舌  
慧利善伺人意  
愛之不啻掌上珠  
上珠雕籠金題玉  
接食  
以珍  
餽餉會某偶有事  
他出屬  
家人  
愛護之逾數日歸竟  
為烟煤  
薰死  
某痛惜不已寢食俱廢乃  
購沈香  
木斫  
小棺實以珠玉香屑手捧入  
棺哀哭  
如喪  
子女延僧五眾施放瑜伽焰口  
瘞庭中花  
樹下  
楮下楮子有楮正平賦鸚鵡  
賦一  
聯云  
腥臊陋體無勞鼎俎之烹  
文采累身難脫樊籠之錮  
脫樊籠之錮可移作祭文  
惜王某  
非雅  
人不解築鸚鵡冢編徵  
名人題  
詠也



愛鸚成癖

京師琉璃廠王某，畜一鸚鵡，教以言語，口舌慧利，善伺人意，某愛之不啻掌上珠。雕籠金題玉接食，日以珍餌飼之。會某偶有事他出，屬家人愛護之。逾數日歸，竟為烟煤熏死。某痛惜不已，寢食俱廢。乃購沈香木斫小棺，實以珠玉香屑，手捧入棺，哀哭如喪子女。延僧五眾施放瑜伽焰口，瘞庭中花樹下。忆予有祢正平賦《鸚鵡賦》一聯云：“腥臊陋體，無勞鼎俎之烹。文采累身，難脫樊籠之錮。”可移作祭文。惜王某非雅人，不解築鸚鵡冢，遍征名人題詠也。

# 溺 縊 爭 替

有某甲醉歸過荒郊  
遇縊鬼  
溺鬼爭之縊鬼曰入我  
洞中仙  
山樓閣好景如畫圖  
也溺鬼  
曰何如我宅中粉黛盈  
前金珠  
充牣人間無此樂境也  
甲被牽  
曳左右不知所從會  
有一群  
販水果者來鬼驚散  
見甲於  
河邊樹底兩手  
撐挂  
口喃喃不可辨  
知其遇崇  
掌頰數  
而下  
蘇  
詢之  
其自  
述如  
此夫  
兩鬼  
一  
均  
不  
得  
替  
世  
人  
爭  
利  
兩  
造  
交  
失  
轉  
為  
他  
人  
得  
現  
成  
便  
宜  
者  
往  
往  
然  
已



## 溺縊爭替

有某甲醉歸，過荒郊，遇縊鬼、溺鬼爭之。縊鬼曰：“入我洞中，仙山樓閣，好景如畫圖也。”溺鬼曰：“何如我宅中粉黛盈前，金珠充牣，人間無此樂境也。”甲被牽曳左右，不知所從。會有一群販水果者來，鬼驚散。見甲於河邊樹底，兩手撐挂，口喃喃不可辨，知其遇崇。掌頰數而下蘇。詢之，其自述如此。夫兩鬼竟一人均不得替。世人爭利，兩造交失，轉為他人得現成便宜者，往往然已。

女為轉男

嘉興有某翁富甲一邑，夫婦好佛樂善，僅生一子，入歲忽得奇疾，聲變雄，居心粗豪，語笑若痴。自撕雙行躔，喜蹈男子履。兩老皆忧之。聞吴江徐翁精于醫，命舟載千金延之。來。出女診視，徐翁笑曰：“无妨，无妨，俾令媛随老夫去，不日定卜勿药也。”翁慨然允诺，另备香舟，俾与随之。吴江徐翁命洁遼房密室，俾女居。选一美婢，谓之曰：“令汝朝夕侍奉小姐，不可一事拂其意，功成赏汝金三百。不能愈，则唯汝之咎。”婢不敢违。女虽日出诊脉，觉容光润泽，颇有丈夫气。两月后，翁忽唤婢入寢室。屏众，独诘之，曰：“汝言两月来事，毋隐。”女垂首，涨面下泪，跪曰：“爷误我！此公子，非千金。强来逼人，严命不敢违。爷误我！”翁大笑，携之起。即备舟，写书招某翁来。翁掣二千金登堂。徐翁携女手出，迎曰：“兄竟愤愤，如此美少年，强令作闺秀，能无闷损？但侄女已两月同寝处，奈何？”翁闻之，喜出望外，即跪谢曰：“此虽由大士灵感，亦赖神仙妙手，请以令侄女作儿妇。”出一千作酬仪，一千作聘金。徐翁笑请即以二千金作交资，翁固不允。乃择吉改收成礼，居然佳儿佳妇，欢宴累月而别，遂如姻娅往来焉。

功同良相



女转为男

嘉兴有某翁，富甲一邑。夫妇好佛乐善，仅生一女，至十八岁，忽得奇疾。声变雄，居心粗豪，语笑若痴。自撕双行躔，喜蹈男子履。两老皆忧之。闻吴江徐翁精于医，命舟载千金延之。来。出女诊视，徐翁笑曰：“无妨，无妨，俾令媛随老夫去，不日定卜勿药也。”翁慨然允诺，另备香舟，俾与随之。吴江徐翁命洁遼房密室，俾女居。选一美婢，谓之曰：“令汝朝夕侍奉小姐，不可一事拂其意，功成赏汝金三百。不能愈，则唯汝之咎。”婢不敢违。女虽日出诊脉，觉容光润泽，颇有丈夫气。两月后，翁忽唤婢入寢室。屏众，独诘之，曰：“汝言两月来事，毋隐。”女垂首，涨面下泪，跪曰：“爷误我！此公子，非千金。强来逼人，严命不敢违。爷误我！”翁大笑，携之起。即备舟，写书招某翁来。翁掣二千金登堂。徐翁携女手出，迎曰：“兄竟愤愤，如此美少年，强令作闺秀，能无闷损？但侄女已两月同寝处，奈何？”翁闻之，喜出望外，即跪谢曰：“此虽由大士灵感，亦赖神仙妙手，请以令侄女作儿妇。”出一千作酬仪，一千作聘金。徐翁笑请即以二千金作交资，翁固不允。乃择吉改收成礼，居然佳儿佳妇，欢宴累月而别，遂如姻娅往来焉。

# 悔偷灵药

某资郎入都谋选，暇与二三知己访艳于枇杷门巷。妓以阿芙蓉膏饷客，一灯对榻，吐纳烟雾。消渴之余，调饥正甚。忽于枕畔搜得糖果一瓶，揭其盖，入两指探取。妓见而夺去。某曰：“此区区者而不予畀，何鄙吝乃尔？”遂舐其指上之余沥以解嘲。清芬一缕，沁入丹田，玉液琼浆，鲜此甘美。既而同伴将归，某觉有物碍其跨，欲植立而不能焉。妓笑以冷茶进曰：“馋猫儿合受此罚。”略啜即愈。归述其事于馆人，馆人咋舌曰：“此何物可误食耶？昔吾子惑于此妓，致成痼疾，至今不得生育。诸君前程远大，毋为此狭邪游也。”



## 悔偷灵药

某资郎入都谋选，暇与二三知己访艳于枇杷门巷。妓以阿芙蓉膏饷客，一灯对榻，吐纳烟雾。消渴之余，调饥正甚。忽于枕畔搜得糖果一瓶，揭其盖，入两指探取。妓见而夺去。某曰：“此区区者而不予畀，何鄙吝乃尔？”遂舐其指上之余沥以解嘲。清芬一缕，沁入丹田，玉液琼浆，鲜此甘美。既而同伴将归，某觉有物碍其跨，欲植立而不能焉。妓笑以冷茶进曰：“馋猫儿合受此罚。”略啜即愈。归述其事于馆人，馆人咋舌曰：“此何物可误食耶？昔吾子惑于此妓，致成痼疾，至今不得生育。诸君前程远大，毋为此狭邪游也。”



# 幼孩客忤

更上一层楼，烟霞窟宅，游人如织。有中年妇偕一少妇，淡妆素服，手抱小孩。石栏横陈，共卧吸芙蓉膏。小孩初时嬉笑自若，忽叫然一声，手足角弓反张，闭目气促，势将痉厥。少妇抱持涕泣，狂呼庆麟。庆麟，盖小字。傍人劝其就医，遂匆遽上车而去，殆即所谓客忤也。夫孩提之童，轻携出门，致猝遇此变，本非所宜，后不知如何耳。



## 幼孩客忤

更上一层楼，烟霞窟宅，游人如织。有中年妇偕一少妇，淡妆素服，手抱小孩。石栏横陈，共卧吸芙蓉膏。小孩初时嬉笑自若，忽叫然一声，手足角弓反张，闭目气促，势将痉厥。少妇抱持涕泣，狂呼庆麟。庆麟，盖小字。傍人劝其就医，遂匆遽上车而去，殆即所谓客忤也。夫孩提之童，轻携出门，致猝遇此变，本非所宜，后不知如何耳。

# 老蚌成精

雀入大蛤为水，戲語耳，而不謂竟有其事。相傳乍浦一木行夥晚

行海灘上，覺腥風觸鼻，見有巨蚌張其殼，

內一赤身女子，貌甚美。適

雙鶴飛來，向灘頭覓食，一鶴誤觸其殼，驟閉被捲入

罟，聞啞聲便啟，全鳥皆

化，唯噴出黑毛一叢，其一鶴伸頸窺探，殼又閉，速遁不及，其頭

已被夾斷。時潮水漸

長，蚌即隨潮而去。或疑伙言，類梨園所演，未可盡信。然考《搜神記》福州謝瑞得巨螺，置瓮中。他日歸，見少女自瓮出，曰：「妾天漢中白水素女也。」据此則螺可以成精，安見蚌之不能作怪。水類屬陰，故其象為女。所異者以如此大鳥，竟能頃刻消化，吞其一而猶嫌不足，何鳥量之宏也。是真不愧為老蚌哉！

瑞得巨螺置

瓮中，他日歸，見少女自瓮出

曰：「妾天漢中

白水素女也。據此則螺可以

成精，安見蚌

之不能作怪。水類屬陰，故其

象為女。所異者以如此大鳥，

竟能頃刻消化，吞其一而猶嫌

不足，何鳥量之宏也。是真不愧為

老蚌哉。

老蚌哉。

老蚌哉。



塘香

## 老蚌成精

雀入大蛤为水，戲語耳，而不謂竟有其事。相傳乍浦一木行伙，晚行海灘上，覺腥風觸鼻。見有巨蚌張其壳，內一赤身女子，貌甚美。適雙鶴飛來，向灘頭覓食，一鶴誤觸其壳，壳驟閉，被卷入。略聞啞聲便啟，全鳥皆化，唯噴出黑毛一丛。其一鶴伸頸窺探，壳又閉，速遁不及，其頭已被夾斷。時潮水漸長，蚌即隨潮而去。或疑伙言，類梨園所演，未可盡信。然考《搜神記》福州謝瑞得巨螺，置瓮中。他日歸，見少女自瓮出，曰：“妾天漢中白水素女也。”据此則螺可以成精，安見蚌之不能作怪。水類屬陰，故其象為女。所異者以如此大鳥，竟能頃刻消化，吞其一而猶嫌不足，何鳥量之宏也。是真不愧為老蚌哉！

# 長舌鬼

無錫東街橋邊有  
鬼每夜  
深遇人輒吐其舌甚  
長見者  
驚走歸而病作必至其  
地焚紙  
錢乃愈厨人某素膽壯  
一夕乘  
醉過橋畔鬼出遮道曰  
看我舌  
長不長某佯驚訝迫  
視之曰  
長至此耶是皆子之舌耶  
一手牢  
握一手遽出刀割之鬼大  
號而沒  
歸於燈下出所斷舌成枯  
木一片  
焚之腥臭不可聞從此  
鬼遂絕



## 长舌鬼

无锡东街桥边有鬼，每夜深，遇人辄吐，其舌甚长。见者惊走，归而病作，必至其地焚纸钱乃愈。厨人某，素胆壮，一夕乘醉过桥畔。鬼出遮道，曰：“看我舌长不长？”某佯惊讶，迫视之，曰：“长至此耶！是皆子之舌耶？”一手牢握，一手遽出刀割之。鬼大号而没。归，于灯下出所断舌，成枯木一片。焚之腥臭不可闻，从此鬼遂绝。

同衾证果

长枕大被古人用以叙天伦，今人借以行左道。相闻江浙地面有所谓大被教者，行踪诡秘，非外人所得见。而道路传闻，间或得其梗概。大凡行此教者，以修行念佛为名，尝于荒山古寺中聚众焚香，夜则共卧一室，不分畛域。某甲者，亦教中人，因结怨于同教，阴图报复。一夕，众于睡梦间闻呼救火，齐起奔逃。不料有长绳系众足，一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东倒西歪，立足不定。及揉眼审视，并无火光。忽门外拍手大笑，始悟甲之所为。急觅之，遁矣。又闻若辈常扮作老妮，托言募化，径入人家内室。有治家之责者，所当杜渐防微，毋令闺中人袭姜氏美名也。



同衾证果

长枕大被，古人用以叙天伦，今人借以行左道。相闻江浙地面有所谓大被教者，行踪诡秘，非外人所得见。而道路传闻，间或得其梗概。大凡行此教者，以修行念佛为名。尝于荒山古寺中聚众焚香，夜则共卧一室，不分畛域。某甲者，亦教中人，因结怨于同教，阴图报复。一夕，众于睡梦间闻呼救火，齐起奔逃。不料有长绳系众足，一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东倒西歪，立足不定。及揉眼审视，并无火光。忽门外拍手大笑，始悟甲之所为。急觅之，遁矣。又闻若辈常扮作老妮，托言募化，径入人家内室。有治家之责者，所当杜渐防微，毋令闺中人袭姜氏美名也。

知白守黑

世之言美者，曰雪肤，曰玉貌，皆取其白，独亚非利加洲则反是。亚人皆黑种，故以黑为美。某富翁女，黑最深，国中推为绝色，不啻中国之有毛嫱。年及笄，未字。近有某国商人客其地，作小负贩。翁见其精会计，善居积，欲招为婿，商亦利其财，允之。商本美少年，面如傅粉。赘之日，翁族窃议曰：“以绝代佳人，赘此丑婿。真有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叹。”女虽心厌其白，迫于严命，强安之。居年余，举一子，遍体斑斓，黑白互见。商不雅之，谋诣医。医曰：“凡物皆易做，唯做人最难。做人之道，由白面染之使黑则易，由黑面濯之使白则难。请为其易可也。”乃用上等乌须药水，出小银刀，薄如纸，将其白肤浮面刮破，渍以黑水，谓能历久不褪。今此子三岁矣，浸润之余，居然肤受。有时寻不见，立在炭旁边。翁甚爱之，为其类母也。



知白守黑

世之言美者，曰雪肤，曰玉貌，皆取其白，独亚非利加洲则反是。亚人皆黑种，故以黑为美。某富翁女，黑最深，国中推为绝色，不啻中国之有毛嫱。年及笄，未字。近有某国商人客其地，作小负贩。翁见其精会计，善居积，欲招为婿，商亦利其财，允之。商本美少年，面如傅粉。赘之日，翁族窃议曰：“以绝代佳人，赘此丑婿。真有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叹。”女虽心厌其白，迫于严命，强安之。居年余，举一子，遍体斑斓，黑白互见。商不雅之，谋诣医。医曰：“凡物皆易做，唯做人最难。做人之道，由白面染之使黑则易，由黑面濯之使白则难。请为其易可也。”乃用上等乌须药水，出小银刀，薄如纸，将其白肤浮面刮破，渍以黑水，谓能历久不褪。今此子三岁矣，浸润之余，居然肤受。有时寻不见，立在炭旁边。翁甚爱之，为其类母也。

### 粉象厭病

杭郡半山有古廟相傳神為趙姓即晉大夫趙宣子也凡患顛癩病者以米粉拌作一人一犬若梨園所演撲犬之狀舁諸祠中備物以祭于是遠近乞丐爭來取食碎其象而瓜分之謂能被除不祥使病者得占勿藥事之果驗與否不可得而知而公生前曾以藁饋餓斃桑餓人卒收倒戈御甲之報今之蒙袂緝屨貿貿然來者猶得托靈蔭而希圖一飽亦可見此老好施之心至今未泯云



### 粉象厭病

杭郡半山有古廟，相傳神為趙姓，即晉大夫趙宣子也。凡患顛癩症者，以米粉扮作一人一犬，若梨園所演撲犬之狀，舁諸祠中，備物以祭。于是遠近乞丐爭來取食，碎其象而瓜分之。謂能被除不祥，使病者得占勿藥。事之果驗與否，不可得而知。而公生前曾以藁饋餓斃桑餓人，卒收倒戈御甲之報。今之蒙袂緝屨，貿貿然來者，猶得托靈蔭而希圖一飽，亦可見此老好施之心，至今未泯云。

善 賈 深 藏

禾婦邵氏販珠翠為業往  
來江湖間玉一釵  
金一釵花  
樣絕新以此聞  
中人樂與  
之市近探悉寧  
郡某富家將嫁  
女負笈而往  
冀得善價入其  
室人四五輩  
環而索觀倒篋  
傾篋紛紛選  
擇內一幼女于  
其夾袋中搜得  
一小包裹圓而  
長不盈一握正  
欲解看被邵奪  
去藏置懷間幼  
女曰：「妈妈亦  
太小氣我已猜  
着內唯十串之  
百文錢耳又不  
汝取直恁惶窘  
」旁有女仆掩  
口而笑眾問之  
不能答笑益不  
可仰以問邵邵  
亦不答但忸怩  
而已眾疑百翼  
青蚨何至秘藏  
若此此婦殆有  
和峤癖與



善賈深藏

禾婦邵氏，販珠翠為業，往來江湖間，玉一釵，金一釵，花樣絕新，以故閩中人樂與之市。近探悉寧郡某富家將嫁女，負笈而往，冀得善價。入其室，麗人四五輩，環而索觀，倒篋傾篋，紛紛選擇。內一幼女，于其夾袋中搜得一小包裹，圓而長，不盈一握。正欲解看，被邵奪去，藏置懷間。幼女曰：“妈妈亦太小氣，我已猜着，內唯十串之百文錢耳。又不汝取，直恁惶窘。”旁有女仆，掩口而笑。眾問之，不能答，笑益不可仰。以問邵，邵亦不答，但忸怩而已。眾疑百翼青蚨，何至秘藏若此，此婦殆有和峤癖與？



悬崖绝险

俄之西鄙有山高三百餘丈綿亘百數十里南北兩面皆削如屏障居民因繞道往來殊多不便欲將此山開闢一徑功程浩大經費難籌有藝士創設火輪盤車懸大竹籃于皮帶之端人貨皆可裝載一上落間為時不滿兩密納此雖遇暴雨有不及濕透衣服者其快可想見焉。襲燭武夜縋城之智代巨靈劈華之功。較之鄧士載裹瓊度陰平道事險迥殊。古稱費長房有縮地方此則一經攀附立致青雲即謂之縮天亦無不可。甚矣！拉皮條之法力一至于此哉！



悬崖绝险

俄之西鄙有山，高三百余丈，绵亘百数十里，南北两面，耸削如屏障。居民因绕道往来，殊多不便，欲将此山开辟一径，功程浩大，经费难筹。有艺士创设火轮盘车，悬大竹篮于皮带之端，人货皆可装载。一上落间，为时不满两密纳此。虽遇暴雨，有不及湿透衣服者，其快可想见焉。袭燭武夜縋城之智，代巨灵劈华之功。较之鄧士载裹瓊度陰平道，事险迥殊。古称费长房有缩地方，此则一經攀附，立致青雲。即謂之縮天，亦無不可。甚矣！拉皮條之法力，一至于此哉！



# 頑徒惡劇

馮阿茂者虞鄉之農家子也年十四頑劣異常能泅入水底伏行數里外向後村夫子讀視澤國為逃學之佳境師以告其父歸受挾楚以是恨師一日見師母偕其二女在河灘浣衣馮請同學輩用油墨畫髻眉目口鼻悉具從遠處泅近灘邊倒身泳出水面三人狂駭喪魄轉瞬間已查無踪跡遂訛傳為水怪出現而不知實油畫之小照耳



## 頑徒惡劇

馮阿茂者，虞鄉之農家子也，年十四，頑劣異常，能泅入水底，伏行數里外。向後村夫子讀，視澤國為逃學之佳境。師以告其父，歸受挾楚，以是恨師。一日，見師母偕其二女在河灘浣衣，馮請同學輩用油墨畫髻，眉目口鼻悉具。從遠處泅近灘邊，倒身泳出水面。三人狂駭喪魄，轉瞬間已查無踪跡。遂訛傳為水怪出現，而不知實油畫之小照耳。

# 鬼计徒工

噫！世途多鬼域矣。空中楼阁，幻境丛生。唯以老成人处之，步步留神，脚踏实地，则庶乎无失足焉。吴江邢叟，年近古稀，腰脚尚健，其家离城不远。一日，自城中归，天色已黑，有一人持灯出其前，问：“翁家何处。”叟告之，曰：“然则同路也。”遂照以灯，殷勤前导。未几，已至石桥头，其人信步上桥，叟以旱烟筒向桥堍试击，觉空空如也。而其人独立定桥上，向之招手。灯光之下，见并非石桥，似有五六人手足钩连，横亘两岸。叟微哂曰：“老朽行年七十，不久将从公等游，何急于宠招耶？不瞒列位说，吾往常走路，皆有步伐。自城外至石桥，计得三千二百五十七步，今才二千八百三十九步耳。谁有此大力气将石桥无端移近耶？”言未毕，桥忽不见，灯亦遽灭，唯闻鬼声啾啾然入丛莽中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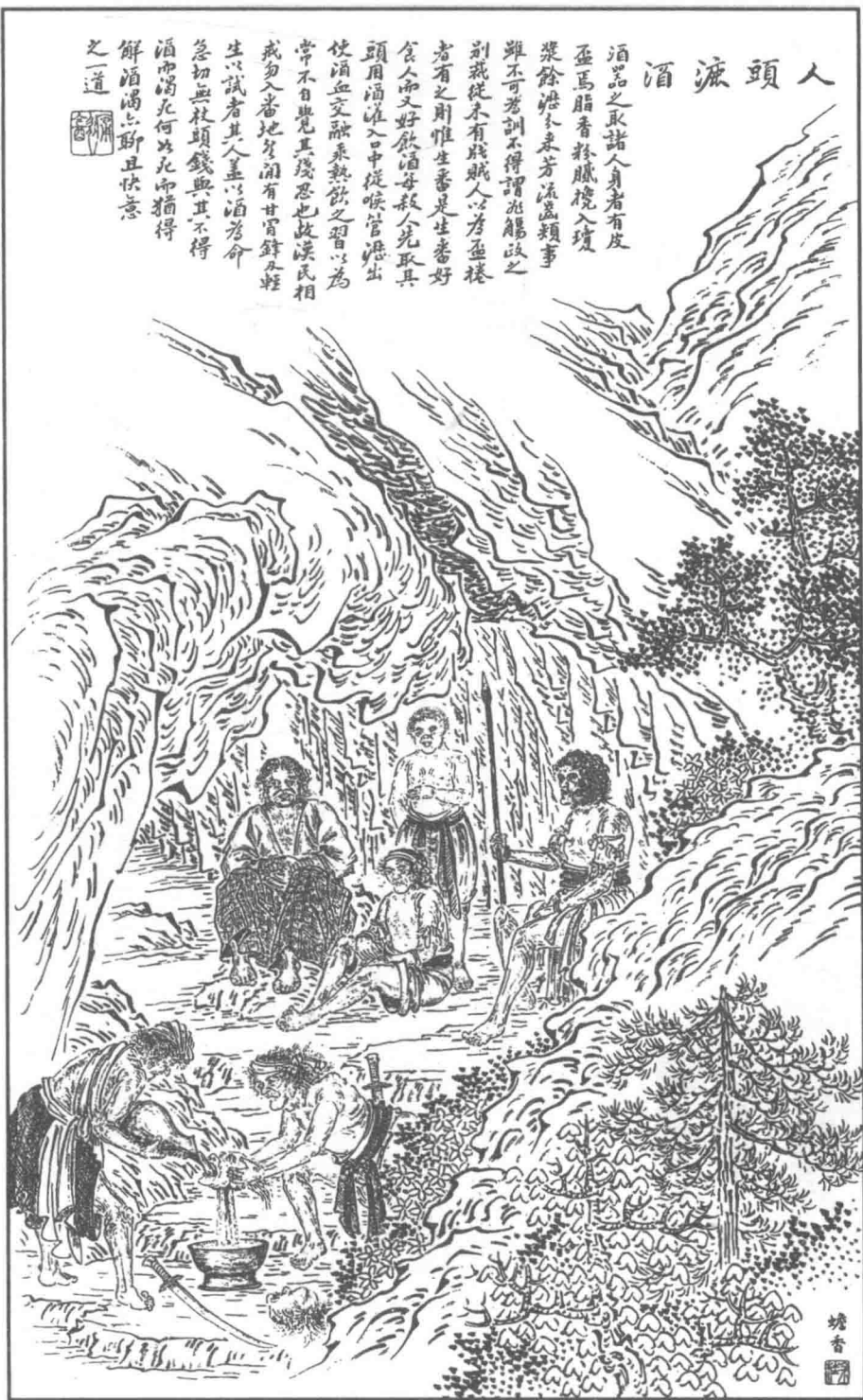


## 鬼计徒工

噫！世途多鬼域矣。空中楼阁，幻境丛生。唯以老成人处之，步步留神，脚踏实地，则庶乎无失足焉。吴江邢叟，年近古稀，腰脚尚健，其家离城不远。一日，自城中归，天色已黑，有一人持灯出其前，问：“翁家何处。”叟告之，曰：“然则同路也。”遂照以灯，殷勤前导。未几，已至石桥头，其人信步上桥，叟以旱烟筒向桥堍试击，觉空空如也。而其人独立定桥上，向之招手。灯光之下，见并非石桥，似有五六人手足钩连，横亘两岸。叟微哂曰：“老朽行年七十，不久将从公等游，何急于宠招耶？不瞒列位说，吾往常走路，皆有步伐。自城外至石桥，计得三千二百五十七步，今才二千八百三十九步耳。谁有此大力气将石桥无端移近耶？”言未毕，桥忽不见，灯亦遽灭，唯闻鬼声啾啾然入丛莽中而去。

# 人头漉酒

酒器之取諸人身者有皮  
 盃焉脂香粉膩攪入瓊  
 漿餘滌分來芳流齒頰事  
 雖不可為訓不得謂非觴政之  
 別裁從未有戕賊人以為盃卷  
 者有之則唯生番是生番好  
 食人而又好飲酒每殺人先取其  
 頭用酒灌入口中從喉管滌出  
 使酒血交融乘熱飲之習以為  
 常不自覺其殘忍也故漢民相  
 戒勿入番地至謂有甘冒鋒刃輕  
 生以試者其人蓋以酒為命  
 急切無杖頭錢與其不得酒而渴  
 死何如死而猶得解酒渴亦聊且  
 快意  
 之一道



壙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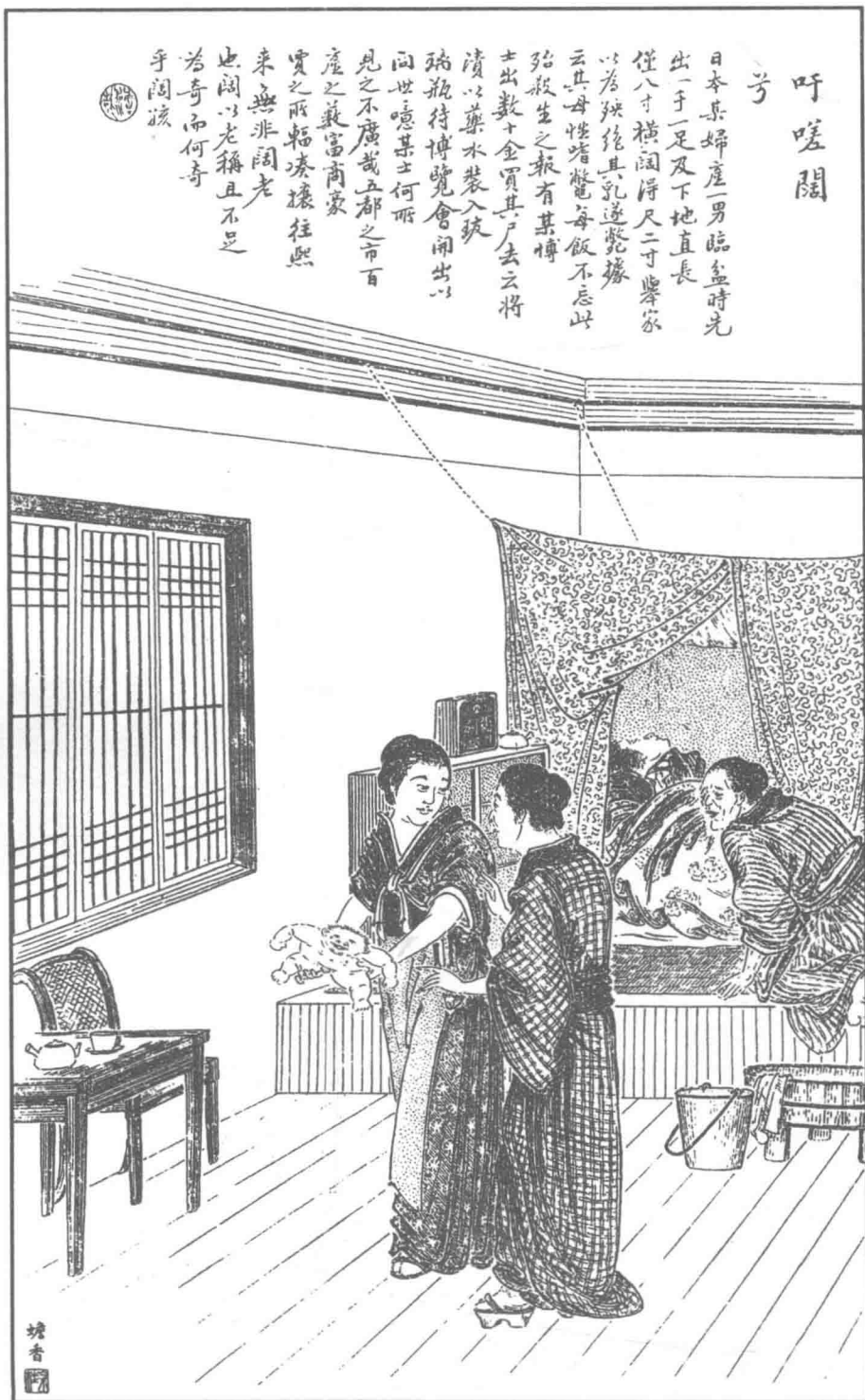
## 人头漉酒

酒器之取諸人身者，有皮杯焉。脂香粉膩，摻入瓊漿，余沥分來，芳流齒頰。事雖不可為訓，不得謂非觴政之別裁。從未有戕賊人以為杯卷者，有之，則唯生番是。生番好食人，而又好飲酒。每殺人，先取其頭，用酒灌入口中，從喉管滌出，使酒血交融，乘熱飲之。習以為常，不自覺其殘忍也，故漢民相戒，勿入番地。然聞有甘冒鋒刃，輕生以試者。其人蓋以酒為命，急切無杖頭錢，與其不得酒而渴死，何如死而猶得解酒渴，亦聊且快意之一道。

# 吁嗟阔

兮

日本某妇产一男，临盆时先  
出一手一足及下地，直长  
仅八寸，横阔得尺二寸，举家  
以为殃，绝其乳，遂毙。据云  
其母性嗜螿，每饭不忘此，  
殆杀生之报。有某博  
士出数十金，买其尸去。云将  
渍以药水，装入玻璃瓶，  
待博览会开，出以问  
世。噫！某士何所  
见之不广哉？五都之  
市，百座之藪，富商  
豪贾之所辐凑，攘往  
熙来，无非阔老也。  
阔以老称，且不足为  
奇，而何奇乎阔孩？  
乎阔孩。



## 吁嗟阔兮

日本某妇产一男，临盆时，先出一手一足，及下地，直长仅八寸，横阔得尺二寸。举家以为殃，绝其乳，遂毙。据云其母性嗜螿，每饭不忘此，殆杀生之报。有某博士出数十金，买其尸去。云将渍以药水，装入玻璃瓶，待博览会开，出以问世。噫！某士何所见之不广哉？五都之市，百座之藪，富商豪贾之所辐凑，攘往熙来，无非阔老也。阔以老称，且不足为奇，而何奇乎阔孩？



### 天然箫

昔皇帝使冷纶断解谷之竹，制十二筒，以调律吕。音声之道，虽曰天籁，亦由人工。乃以今所闻，则竟有天造地设者。朝鲜一士人，爱种竹，园广十余亩，遍植修篁，更无杂树。叠石为山，凿池引水，结茅屋数椽，与诸名流啸咏其间，修然有晋人风焉。偶见竹竿上间有虫蛀，督园丁搜剔之。内一竹，数至七八节，上匀蛀六孔，一孔向阴，大小相同，光园若钻。命截下，去其节，得二虫。身大如蚕，喙坚似铁，乃蓄以木盒，饲以竹屑，其竹则就现成之窍，制为洞箫。吹之其音清越，遂命曰“天然箫”。更可异者，二虫闻箫声，即以喙叩木，一缓一急，声如按板，动中节奏。试以他箫，则否。蓄半年，虫死。其箫至今犹存。识者谓虫名耶？当亦鞠通之类也。

狭邪炯鑑

淞江某氏子少孤年十七猶讀其母將為完姻料理衣飾某鮮所當意母以愛子故使親至上海購辦及抵岸見馬車中多麗人心中多魔想苦無熟人引路船伙察知其意導入一么二堂子老龜响喊携茶不期而集者十余人某面赤神呆不知所措顧視伙伙告以隨意拣擇某游目良久附耳曰：「綠衣者佳。」伙代择之遂訂好焉居半月母倚閭望切遣人寻至强迫以归而货带回头居然作水果客人矣心忐忑不敢以告母合卺后托病卧他室幸受毒尚浅医月余得痊始调琴瑟博数夕勾栏之乐迟洞房两月之春以彼易此失算已多况乎受累之不堪设想哉



狭邪炯鑑

淞江某氏子，少孤，年十七犹读。其母将为完姻，料理衣饰，某鲜所当意。母以爱子故，使亲至上海购办。及抵岸，见马车中多丽人，心知为妓，颇涉魔想，苦无熟人引路。船伙察知其意，导入一么二堂子。老龟响喊携茶，不期而集者十余人。某面赤神呆，不知所措，顾视伙。伙告以随意拣择，某游目良久，附耳曰：“绿衣者佳。”伙代择之，遂订好焉。居半月，母倚閭望切，遣人寻至，强迫以归。而货带回头，居然作水果客人矣。心忐忑不敢以告母。合卺后，托病卧他室。幸受毒尚浅，医月余得痊，始调琴瑟。博数夕勾栏之乐，迟洞房两月之春。以彼易此，失算已多，况乎受累之不堪设想哉？

負局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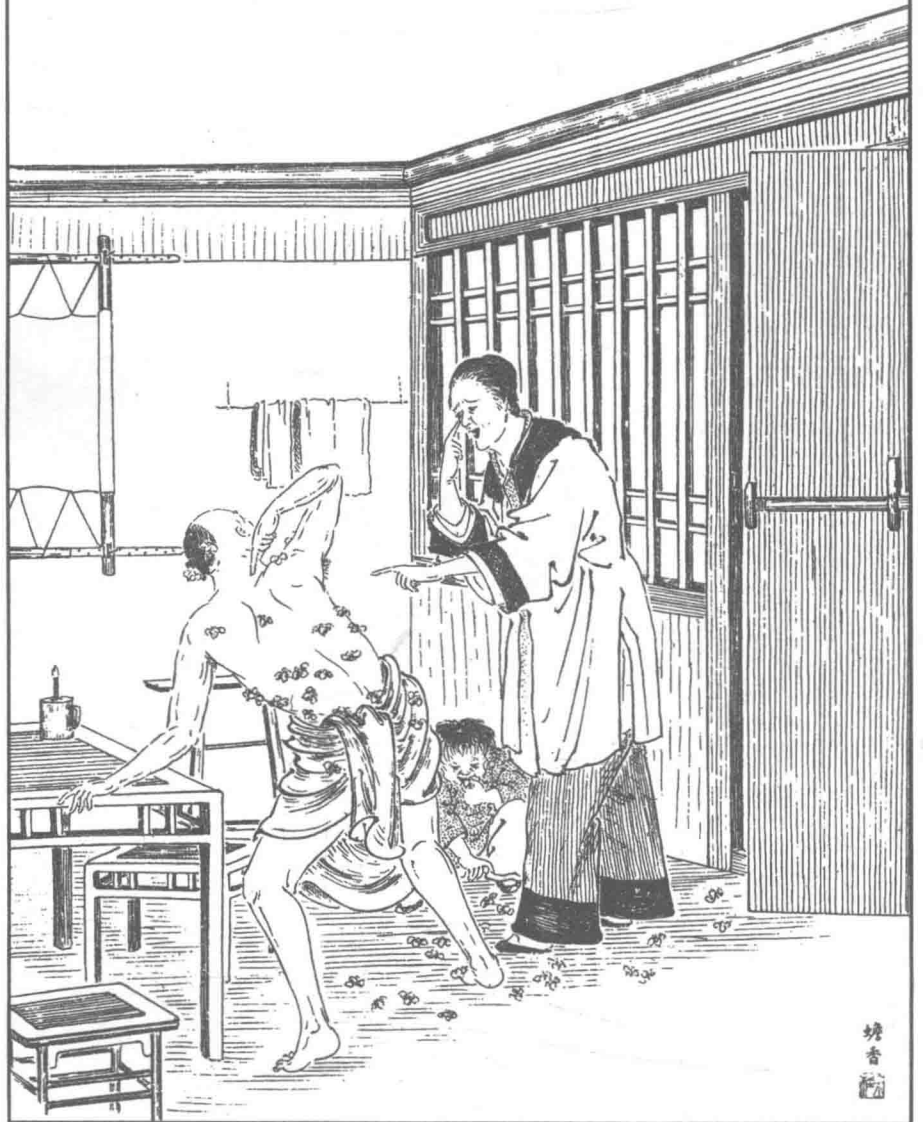
日本某先生者  
通國之善弈  
者也自言幼時  
入山得異人授  
故能精通十訣  
偕一顯者弈于  
某氏園中顯者  
已敗北旁一少  
年人觀局略一  
指示滿盤死著  
盡變為活顯者  
悅命與某交手  
某不能敵推枰  
起曰汝以生力  
軍乘吾強弩末  
倖勝不足以  
為武天晚矣敢  
明日再戰乎少  
年笑諾翌日  
復會顯者已先  
在並邀諸名流  
作壁上觀某曰  
諸君請憑式寓  
目余將翦滅此  
朝食焉于是殫  
精竭神額汗蒸  
騰少年以袖掩  
鼻若嫌其氣息  
之難受者既而  
某三戰三北突  
于懷中出小尖  
刀曰三十年盛  
名不圖喪于乳  
臭小兒之手眾  
急解勸幸不肇  
事而國手之號  
無復交推矣



負局尋仇

日本某先生者，通國之善弈者也。自言幼時入山，得異人授，故能精通十訣。一日，偕一顯者弈于某氏園中，顯者已敗北。旁一少年人觀局，略一指示，滿盤死著盡變為活。顯者悅，命與某交手。某不能敵，推枰起曰：“汝以生力軍，乘吾強弩末，倖勝不足以為武。天晚矣，敢明日再戰乎？”少年笑諾。翌日復會，顯者已先在，笑邀諸名流作壁上觀。某曰：“諸君請憑式寓目，余將翦滅此而朝食焉。”于是，殫精竭神，額汗蒸騰。少年以袖掩鼻，若嫌其氣息之難受者。既而某三戰三北，突于懷中出小尖刀，曰：“三十年盛名，不圖喪于乳臭小兒之手。”眾急解勸，幸不肇事而國手之號，無復交推矣。

下  
 一夕張在閤上尋  
 歡  
 適鄰有叩門者談  
 者俞  
 歸裸起暗遁忘其梯  
 之所  
 向一足踏空全身墜落  
 酒當淺  
 雖之中手足腹背皆受利  
 不敢呼  
 痛劇後亦逃歸于家其妻見  
 其衣履  
 全無粟，然後後補體大詫窘  
 詰張不能  
 隱以苦且乞一拔去妻恨甚不顧  
 其身上寒  
 冷後拔而絮貼之由是得美陰  
 症如以身  
 受鱗傷不堪腫爛臨死輒自  
 悔曰此風  
 流孽報也刀山劍釘何必在  
 地獄下哉



塘香



# 貪歡現報

甬人張連發

與同村俞阿貴妻有染

俞在城內傭工歸時常

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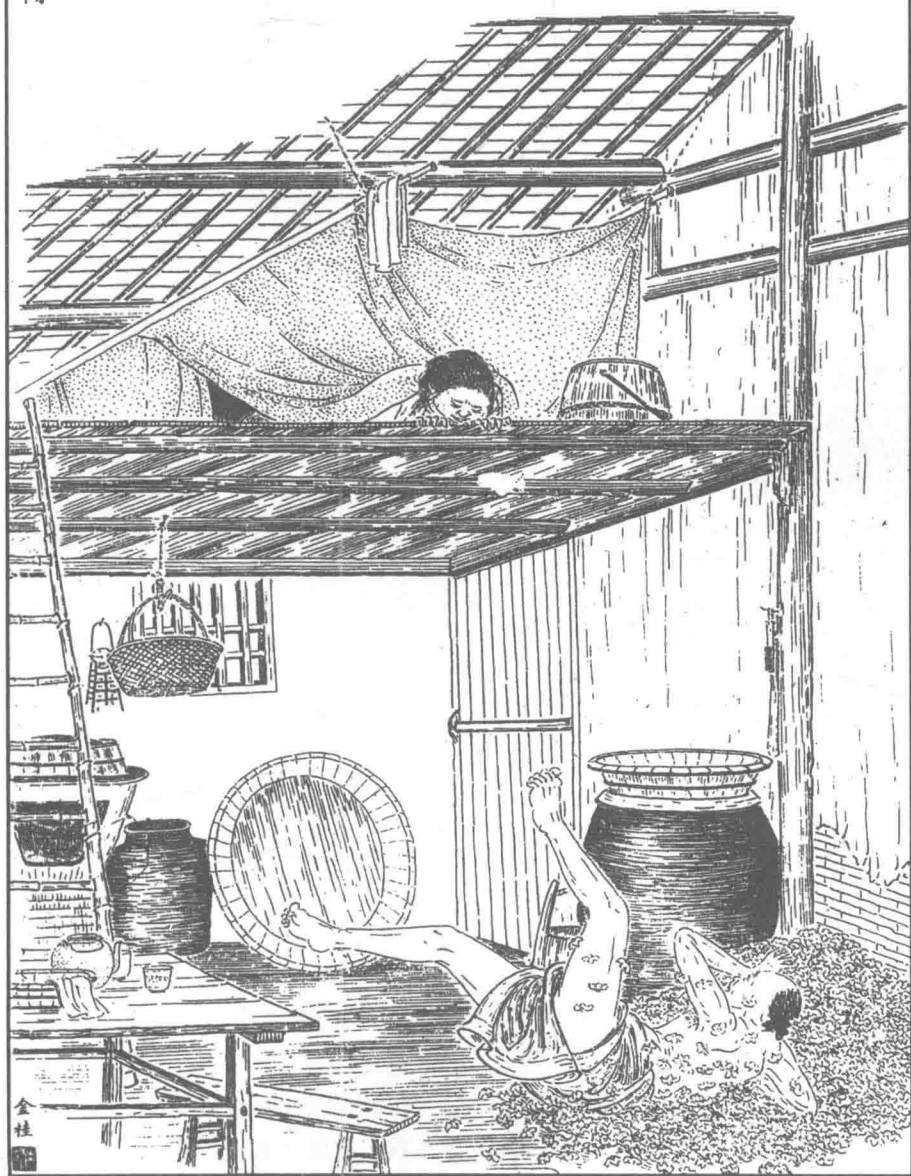
惟平屋一間皮板為閣妻

臥其

上宅前有菱塘數畝秋

間所

採之菱未及售賣堆置閣



## 貪歡現報

甬人張連發，與同村俞阿貴妻有染。俞在城內傭工，歸時常少，家唯平屋一間，皮板為閣，妻卧其上。宅前有菱塘數畝，秋間所採之菱，未及售賣，堆置閣下。一夕，張在閣上尋歡，適鄰有叩門者，誤為俞歸。裸起暗遁，忘其梯之所向，一足蹈空，全身墮落，適當菱堆之中。手足腹背皆受刺，不敢呼痛，开后扉逃。歸于家，其妻見其衣履全無，累累然綴菱遍體，大詫窮詰。張不能隱以告，且乞一一拔去。妻恨甚，不顧其身上寒冷，緩拔而絮聒之。由是得夾陰症，加以身受鱗傷，不堪腫爛，臨死輒自悔，曰：“此風流孽報也。”刀山劍樹，何必在地獄下哉？

少见多怪

閩人鄒某客香港，下榻友人人家。越宿告友曰：“君風雅士，何買宅而未卜其鄰？”友茫然，不解所謂。鄒曰：“昨夜飲酒過多，不能成寐，出外小遺，誤投鄰院。見室中燈火猶明，就窗外窺之。有兩華人騁一西婦，恣情狎褻，探袖撩裙，作諸丑態。余恐被所覺，急悄然而歸。”友聞言大笑曰：“渠家常父子聚麀，白晝宣淫矣。盍再往觀乎。”遂拉至其處，則見縫匠四五人，裁制西衣，衣內撐以竹架，若熏枕然。始悟鄰固操縫紉業。鄒素囿于鄉，西法裁衣，實未經見，加以醉眼朦朧，燈光之下，匆匆一覷，故未得其詳細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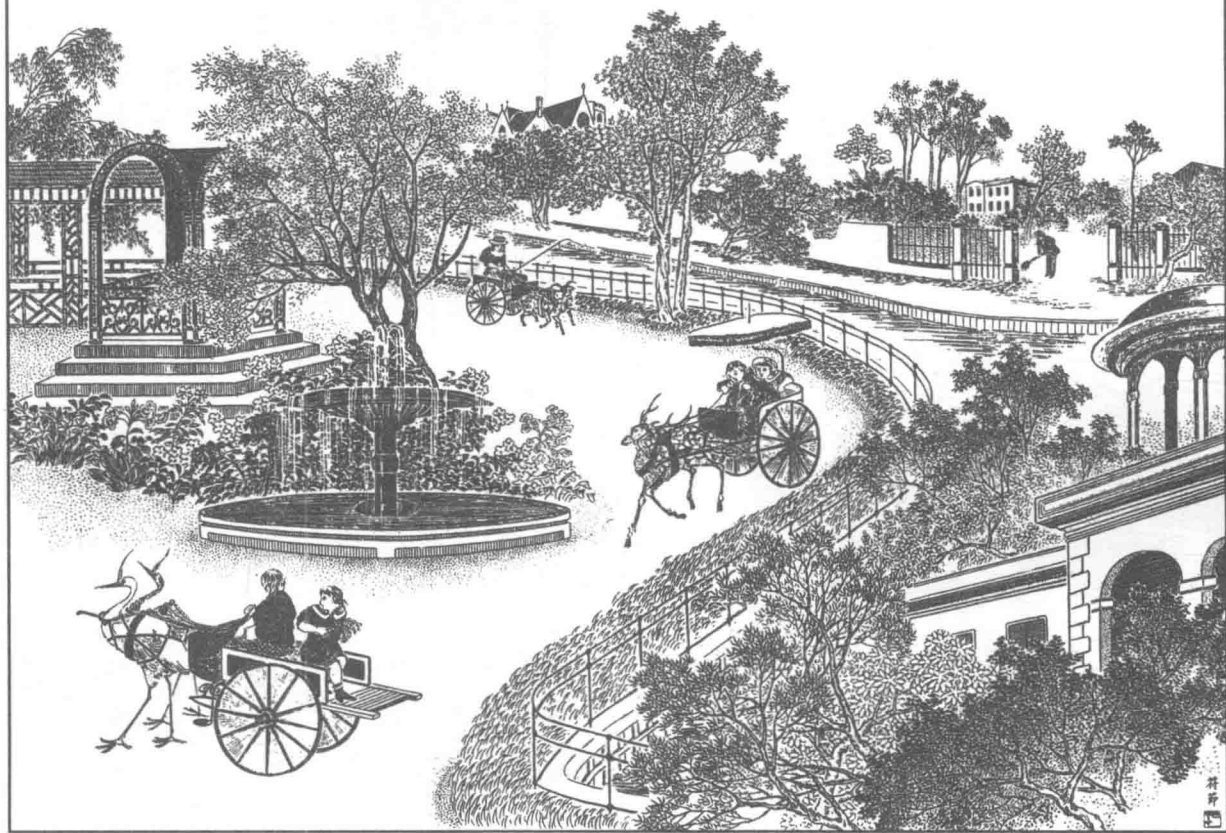


少见多怪

閩人鄒某，客香港，下榻友人人家。越宿告友曰：“君風雅士，何買宅而未卜其鄰？”友茫然，不解所謂。鄒曰：“昨夜飲酒過多，不能成寐，出外小遺，誤投鄰院。見室中燈火猶明，就窗外窺之。有兩華人騁一西婦，恣情狎褻，探袖撩裙，作諸丑態。余恐被所覺，急悄然而歸。”友聞言大笑曰：“渠家常父子聚麀，白晝宣淫矣。盍再往觀乎。”遂拉至其處，則見縫匠四五人，裁制西衣，衣內撐以竹架，若熏枕然。始悟鄰固操縫紉業。鄒素囿于鄉，西法裁衣，實未經見，加以醉眼朦朧，燈光之下，匆匆一覷，故未得其詳細爾。

駕言出游

羊車乘于街  
 珍車挽于  
 鮑宣雖古  
 今無猶得  
 也利在走  
 也從未有  
 車以禽者  
 之則鶴駟  
 駟雖出仙  
 狡猶得曰  
 空中綉轡  
 利用飛也  
 乃有用禽  
 而不取其  
 其飛以泰  
 西之鷺車  
 足志焉泰  
 西產巨鷺  
 高三尺力  
 大善趨編  
 其羽駕小  
 俾兒童乘  
 嬉游于公  
 家花園有  
 車鄰鄰白  
 鳥鶴鶴西  
 人之子載  
 驅薄薄而  
 有于仙者  
 未必不有  
 于凡矣外  
 此則茸客  
 須郎莫不  
 駕輕就熟  
 而有于古  
 者未必不  
 有于今矣  
 但不知飛  
 禽走獸而  
 外如水族  
 者亦可負  
 重致遠歟  
 曰有請觀  
 上海四馬  
 路之轎夫



駕言出游

羊車乘于卫玠，鹿车挽于鲍宣。虽古有今无，犹得曰兽也，利在走也。从未有驾车以禽者，有之，则鹤駟鸾辀。虽出仙人狡狴，犹得曰空中綉轡，利用飞也。乃有用禽，而不取其飞，如泰西之鷺车者，足志焉。泰西产巨鷺，高三尺，力大善趋。编其羽，驾小舆，俾儿童乘坐，嬉游于公家花园。有车邻邻，白鸟鹤鹤，西人之子，载驱薄薄。而有于仙者，未必不有于凡矣！外此则茸客须郎，莫不驾轻就熟。而有于古者，未必不有于今矣！但不知飞禽走兽而外，如水族者，亦可负重致远歟？曰：“有。”请观上海四马路之轿夫。



花萼相輝

太原項  
姓兄  
弟四人，友于甚篤。  
季婦卞氏，鄙而黠。  
嘗于姑病中，竊其私蓄之三百金。  
后復譖季，曰：“聞諸昆皆得母遺金。”  
季力辯其無，且曰：“即有之，渠年長，亦所應得。”  
既而，鄰不戒于火，聞空中呼曰：“項氏孝友，勿誤及。”  
俄又拍手笑曰：“三百金復見矣。”  
時項家人已罄其室中所有，運堆后園空地。  
忽風反火熄，聚而相慶，將諸物分運歸原。  
內一木匣，因搬時誤擲而碎，白鏹露焉。  
眾以非其所有，皆置不問。  
卞于無人處，實告季，且令托言母賜。  
季詭應之，揚言于眾曰：“今而知神語空中，良非无故。  
適弟婦言曾于老母床下見有此匣，寢室封，迄今三載，不因搬物，何由見也。”  
眾信之，遂舉而歸諸祭產。  
卞雖怨季之不自為謀，然終無可如何矣。

花萼相輝

太原項姓，兄弟四人，友于甚篤。季婦卞氏，鄙而黠。嘗于姑病中，竊其私蓄之三百金。后復譖季，曰：“聞諸昆皆得母遺金。”季力辯其無，且曰：“即有之，渠年長，亦所應得。”既而，鄰不戒于火，聞空中呼曰：“項氏孝友，勿誤及。”俄又拍手笑曰：“三百金復見矣。”時項家人已罄其室中所有，運堆后園空地。忽風反火熄，聚而相慶，將諸物分運歸原。內一木匣，因搬時誤擲而碎，白鏹露焉。眾以非其所有，皆置不問。卞于無人處實告季，且令托言母賜。季詭應之，揚言于眾曰：“今而知神語空中，良非无故。適弟婦言曾于老母床下見有此匣，寢室封，迄今三載，不因搬物，何由見也。”眾信之，遂舉而歸諸祭產。卞雖怨季之不自為謀，然終無可如何矣。

# 眸子眇焉

津人謝某短于視耳  
弱冠風流自賞門口  
有女鞋店偶來一綠  
衣女郎欲購時花繡  
履連著十餘雙皆嫌  
寬廓店主取極小者  
試之恰到好處成交  
而去謝尾其後遙睹  
女郎入一僧寺趨而  
從之即已杳然但見  
破屋三楹老衲二人  
鶉衣菜色似非佛地  
藏嬌者四顧西北隅  
有寄柩一具戴鏡細  
觀題曰三女秀姑之  
柩嗟呀而返便覺肌  
寒起粟臥病累日愈  
後復經過其地見寺  
鄰某氏女倚門而立  
裙底雙翹異常織瘦  
視其面即綠衣人也  
始悟前日所見者乃  
其入此室處而非歸  
上方焉

## 眸子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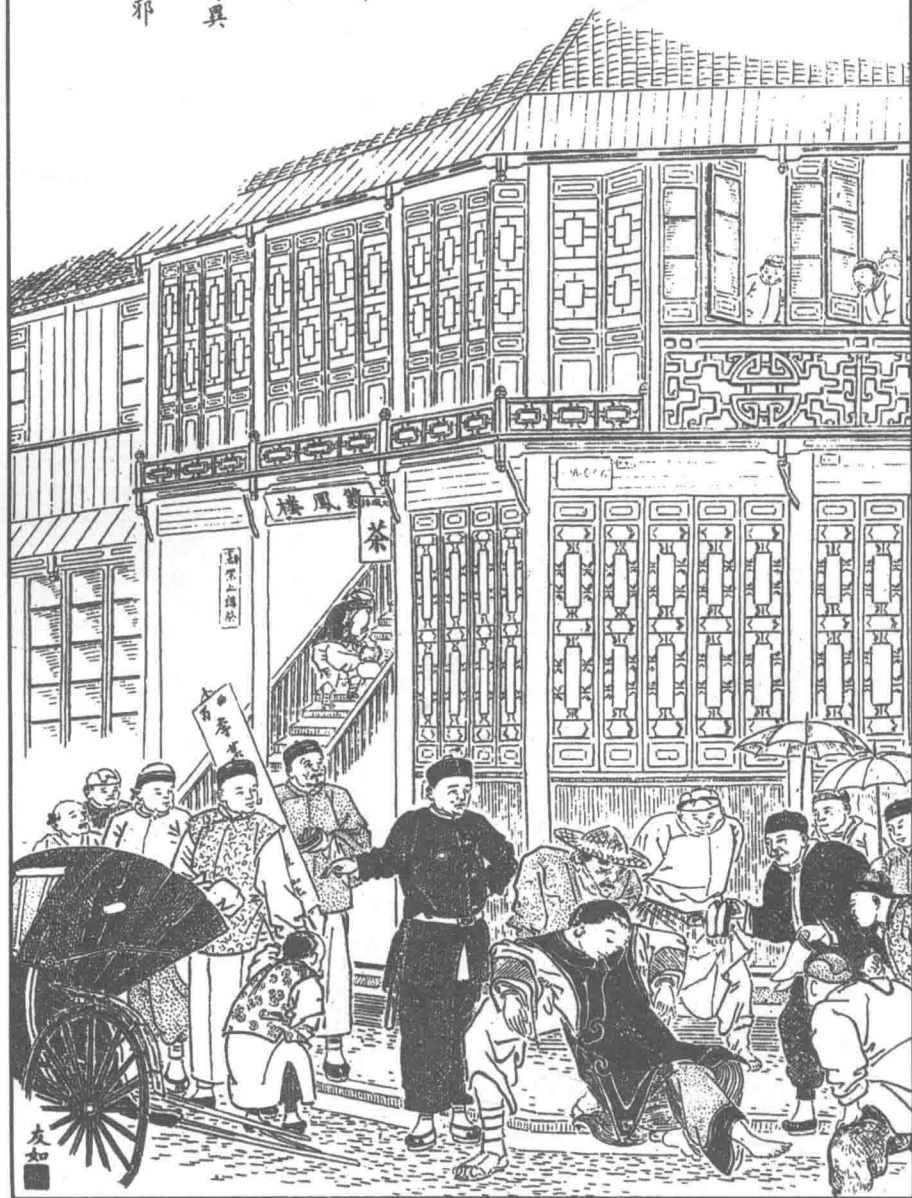
津人谢某，短于视，年弱冠，风流自赏。门口有女鞋店，偶来一绿衣女郎，欲购时花绣履。连著十余双，皆嫌宽廓。店主取极小者试之，恰到好处，成交而去。谢尾其后，遥睹女郎入一僧寺，趋而随之，即已杳然。但见破屋三楹，老衲二人，鶉衣菜色，似非佛地藏娇者。四顾西北隅有寄柩一具，戴镜细观，题曰：三女秀姑之柩。嗟呀而返，便觉肌寒起粟，卧病累日。愈后，复经过其地，见寺邻某氏女倚门而立，裙底双翘异常织瘦。视其面，即绿衣人也。始悟前日所见者，乃其入此室处，而非归上方焉。

張志遠



# 女劉伶

晉劉伶生性嗜飲晚  
年游  
行無定所命奚童提  
榼荷  
鍤隨其後曰死便埋  
我後  
人讀其書想見其  
為人  
此達人之達亘古無  
與為  
匹者歲己丑清明日  
法租  
界馬路中有一女郎年  
可十  
七八兩頰霞紅雙翅雪  
白坦  
然自適我醉欲眠是可異  
矣老  
劉有知其引為同心否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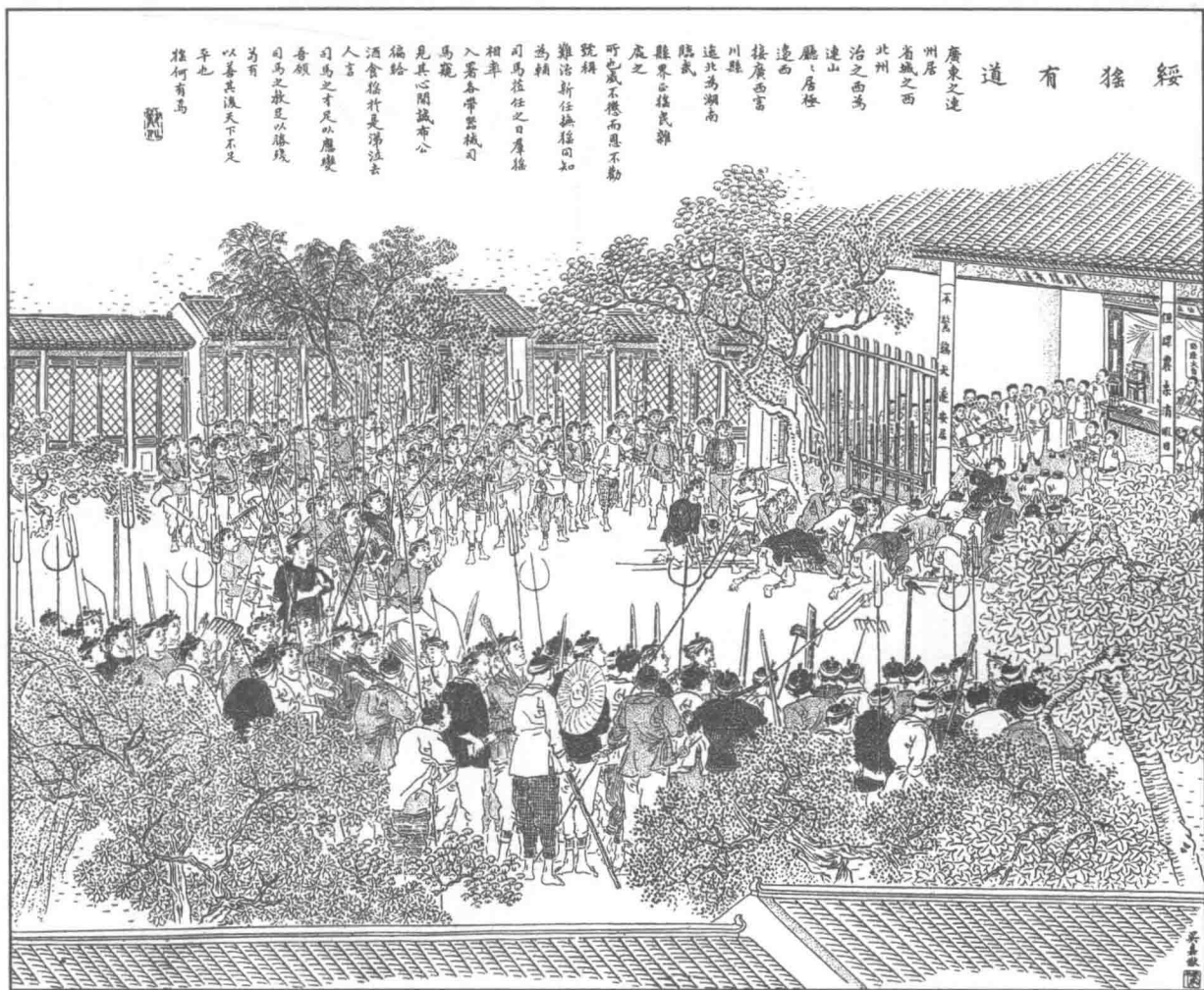
## 女刘伶

晋刘伶，生性嗜饮。晚年游行无定所，命奚童提榼荷鍤随其后，曰：“死，便埋我。”后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此达人之达，亘古无与为匹者。岁己丑清明日，法租界马路中有一女郎，年可十七八，两颊霞红，双翘雪白，坦然自适，我醉欲眠。是可异矣。老刘有知其引为同心否邪？

經 獠 有 道

廣東之連州居省城之西北州治之西為連山廳一居極遠西接廣西富川縣迤北為湖南臨武縣界正獠民雜處之所也威不懲而恩不勸號稱難治新任撫孫同知為輔司馬莅任之日羣獠相率入署各帶器械司馬窺見其心開誠布公遍給酒食酒食極其是涕泣去人言司馬之才足以應變吾願司馬之教足以勝殘苟有以善其後天下不足平也

惟何有焉



經 獠 有 道

廣東之連州，居省城之西北，州治之西為連山廳。廳居極邊，西接廣西富川縣，迤北為湖南臨武縣界。正獠民雜處之所也。威不懲而恩不勸，號稱難治。新任撫孫同知為輔司馬，莅任之日，羣獠相率入署，各帶器械。司馬窺見其心，開誠布公，遍給酒食。獠於是涕泣去，人言司馬之才，足以應變。吾願司馬之教，足以勝殘。苟有以善其後，天下不足平也，獠何有焉？

### 剪绹肆毒

北地之车如南方之轿而较为宽展  
若遇春秋佳日  
尘沙不扬高揭车帘极目远  
眺胸襟殊开阔  
拓焉有某公子者衣鲜衣佩  
鸣玉郊原闲步  
见靦面来车一辆中坐丽人  
不啻天仙  
公子故好仪表丽人亦目注之  
霎时车近身  
丽人忽出纤手指公子身  
以示意公子  
觉返身一剪绹窃佩玉已入  
手惧送官仍  
交还公子方感丽人不已而  
不料剪绹紧  
随车流出不备碎丽人口吻  
恶其多言也  
无奈此王孙萍水难为了樊  
素樱桃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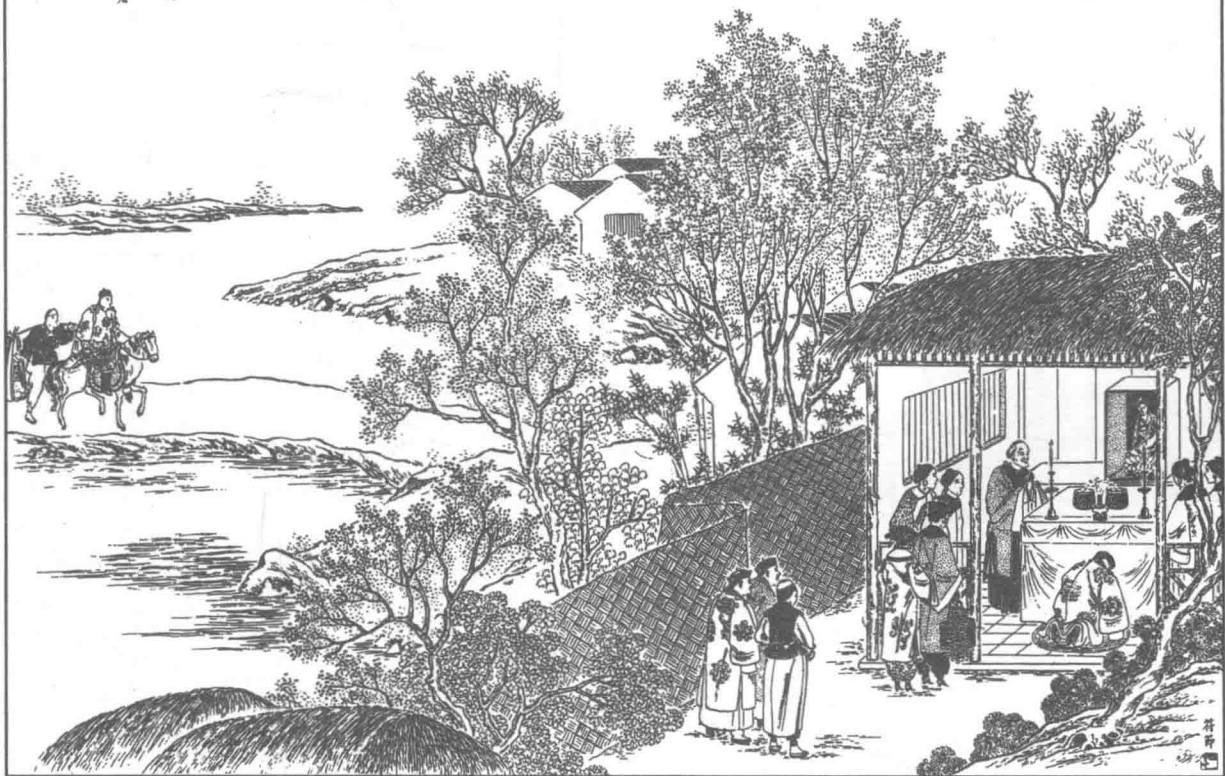
### 剪绹肆毒

北地之车，如南方之轿，而较为宽展。若遇春秋佳日，尘沙不扬，高揭车帘，极目远眺，胸襟殊开拓焉。有某公子者，衣鲜衣，佩鸣玉，郊原闲步。见靦面来车一辆，中坐丽人，不啻天仙。公子故好仪表，丽人亦目注之。霎时车近身，丽人忽出纤手，指公子身后，以示意。公子觉，返身，一剪绹窃佩玉已入手。惧送官，仍交还。公子方感丽人不已，而不料剪绹紧随车后，出不备，碎丽人口吻，恶其多言也。无奈此王孙萍水，难为了樊素樱桃。惜哉！



# 聖經 靈應

招商局未設以前，凡南省孝廉之赴禮部試者，皆走內河，至清江起早。有孔某，亦計偕者。行經一集，日方卓午，議打尖。打尖者，就逆旅而謀午餐也。旅之右鄰，一老嫗喃喃誦佛經甚虔。室中設香案，案上置二斗一壺，其中一實黃豆，每誦佛經一遍，手撿黃豆一粒，納虛斗中以記數。誦畢，見孝廉立其旁，問客何為。曰：“赴都应试，行經此也。”問何姓，以孔對。曰：“聖人之後也，士人所讀之書，亦曰經，究與佛經孰賢？”曰：“佛何敢望孔聖。”曰：“可學而能乎？”曰：“能”，遂舉中庸首節十五字以教之。適車夫催趕路，一笑登車去。考事既畢，束裝南旋。舊地重經，因觸曩想。遙見多人圍繞其門，至則插身眾中，觀其所為。但見老嫗高聲念“天命之謂性”三句。聲絕，豆粒如生翅，絡繹飞过。大異之，因告人曰：“聖人之教，廣大悉備，而此嫗亦可謂善讀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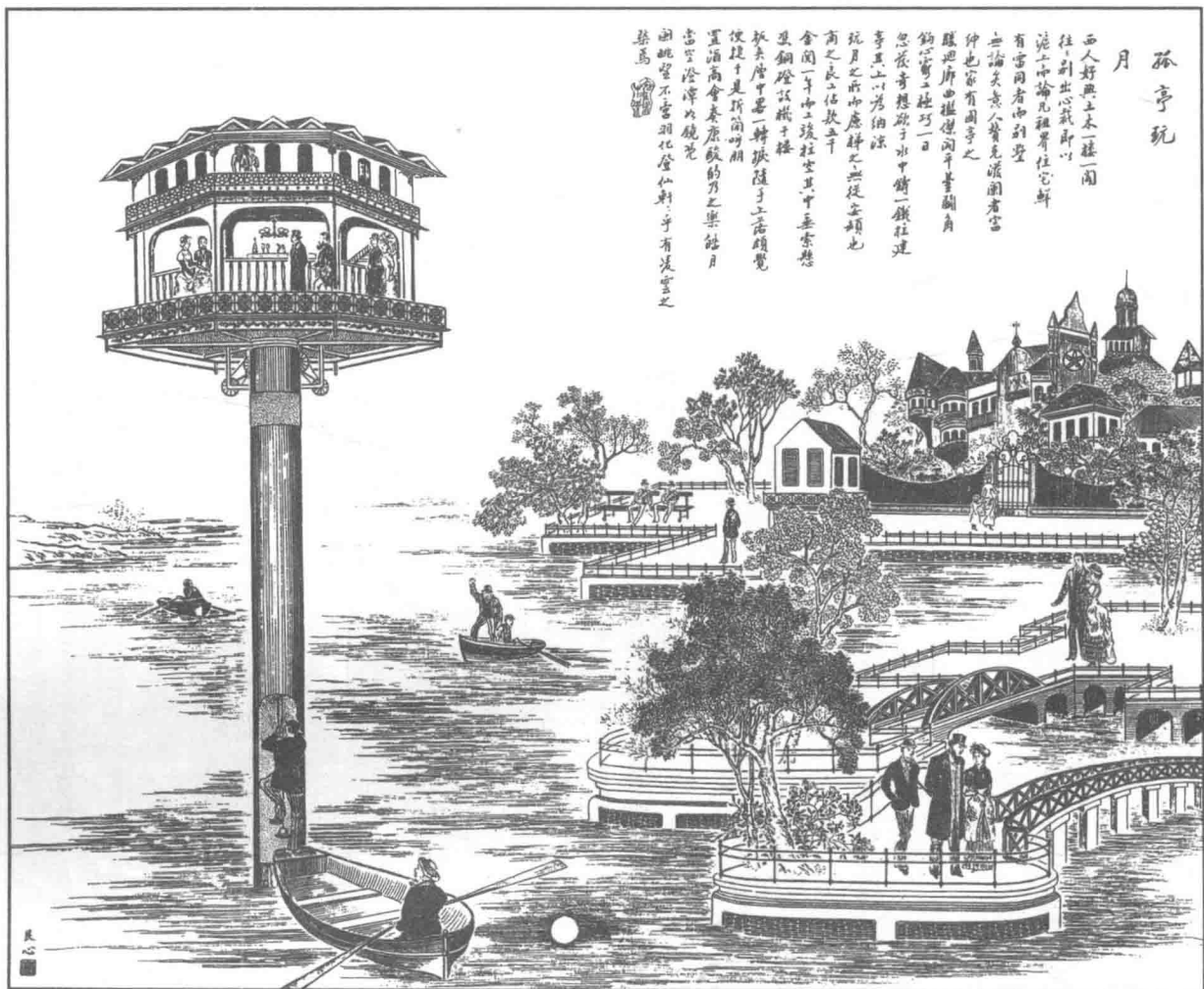


## 聖經靈應

招商局未設以前，凡南省孝廉之赴禮部試者，皆走內河，至清江起早。有孔某，亦計偕者。行經一集，日方卓午，議打尖。打尖者，就逆旅而謀午餐也。旅之右鄰，一老嫗喃喃誦佛經甚虔。室中設香案，案上置二斗一壺，其中一實黃豆，每誦佛經一遍，手撿黃豆一粒，納虛斗中以記數。誦畢，見孝廉立其旁，問客何為。曰：“赴都应试，行經此也。”問何姓，以孔對。曰：“聖人之後也，士人所讀之書，亦曰經，究與佛經孰賢？”曰：“佛何敢望孔聖。”曰：“可學而能乎？”曰：“能”，遂舉中庸首節十五字以教之。適車夫催趕路，一笑登車去。考事既畢，束裝南旋。舊地重經，因觸曩想。遙見多人圍繞其門，至則插身眾中，觀其所為。但見老嫗高聲念“天命之謂性”三句。聲絕，豆粒如生翅，絡繹飞过。大異之，因告人曰：“聖人之教，廣大悉備，而此嫗亦可謂善讀書者！”

孤亭玩月

西人好興土木，一樓一閣，往往別出心裁。即以滬上而論，凡租界住宅，鮮有雷同者，而別墅無論矣。意人贊克波闌者，富紳也。家有園亭之勝，回廊曲檻，杰閣平台，斗角鉤心，窮工極巧。一日忽發奇想，欲於水中鑄一鐵柱，建亭其上，以為納涼玩月之所。而慮梯之無從安頓也，商之良工，估款五千金。閱一年而工竣。柱空其中，垂索懸雙銅磴，設機於樓板夾層中。略一轉掄，隨手上落，頗覺便捷。於是折簡呼朋，置酒高會，奏康酸乃之樂。皓月當空，澄潭如鏡，凭欄眺望，不啻羽化登仙，軒軒乎有凌雲之樂焉。



孤亭玩月

西人好興土木，一樓一閣，往往別出心裁。即以滬上而論，凡租界住宅，鮮有雷同者，而別墅無論矣。意人贊克波闌者，富紳也。家有園亭之勝，回廊曲檻，杰閣平台，斗角鉤心，窮工極巧。一日忽發奇想，欲於水中鑄一鐵柱，建亭其上，以為納涼玩月之所。而慮梯之無從安頓也，商之良工，估款五千金。閱一年而工竣。柱空其中，垂索懸雙銅磴，設機於樓板夾層中。略一轉掄，隨手上落，頗覺便捷。於是折簡呼朋，置酒高會，奏康酸乃之樂。皓月當空，澄潭如鏡，凭欄眺望，不啻羽化登仙，軒軒乎有凌雲之樂焉。

一子两祧

李锡谷者，粤人也。家道寒俭，娶妻生子，子仅三岁，惧饔飧不给，惘惘然出门，冀佣于人。维时海禁初开，遇匪人诱往南洋海岛。一经禁锢，插翅不能飞。越八年，能自立，冀通乡音，百计求之。而回报者则曰：“妻已适人，子随之去，莫可踪迹矣。”去冬，李经商于槟榔城，隔房有少年，亦贸迁中人，朝夕相见，渐通警效。询其籍，则同乡，叩其姓，则同宗。枵触旧感，备询家世，则知少年即其子。检视身上痣记，盖信无疑。然后知其妻并未适人，因寻夫死异地。而子则为李姓名浚者，豢养而成立，已娶有妇矣。锡谷由是转悲为喜，复为子娶一妇，而令少年往来两家，生子以为各门之似续云。



一子两祧

李锡谷者，粤人也。家道寒俭，娶妻生子，子仅三岁，惧饔飧不给，惘惘然出门，冀佣于人。维时海禁初开，遇匪人诱往南洋海岛。一经禁锢，插翅不能飞。越八年，能自立，冀通乡音，百计求之。而回报者则曰：“妻已适人，子随之去，莫可踪迹矣。”去冬，李经商于槟榔城，隔房有少年，亦贸迁中人，朝夕相见，渐通警效。询其籍，则同乡，叩其姓，则同宗。枵触旧感，备询家世，则知少年即其子。检视身上痣记，盖信无疑。然后知其妻并未适人，因寻夫死异地。而子则为李姓名浚者，豢养而成立，已娶有妇矣。锡谷由是转悲为喜，复为子娶一妇，而令少年往来两家，生子以为各门之似续云。

# 盛筵難再

施某通州人有鄉友韓姓者賈于滬聘為西席近友將携眷北旋束裝待發施得聞請曰此行不知何日再來所缺陷者久客繁華世界而于風月良宵未獲坐花一醉耳韓笑曰此易事翌日觴諸某妓家至則眾客已齊推施首座席間妓殷勤展問邦族施忽雙眼橫射兩脚直蹬連人帶座仰面跌翻合席為之駭然韓愠曰舊疾作矣即聞口有聲如羊眾始知為羊顛瘋急覓青草一束納諸其口咀嚼半晌而后蘇遂命與舁送歸寓異哉窮措大合拥黃瘦老婆咬苦菜根花天酒地中艷福未修邊生妄想宜其登杜司空之筵而偏遇黃初平之叱



## 盛筵難再

施某，通州人。有鄉友韓姓者，賈于滬，聘為西席。近友將携眷北旋，束裝待發。施得聞，請曰：“此行不知何日再來。所缺陷者，久客繁華世界，而于風月良宵，未獲坐花一醉耳。”韓笑曰：“此易事。”翌日，觴諸某妓家，至則眾客已齊，推施首座。席間妓殷勤展問邦族。施忽雙眼橫射，兩脚直蹬，連人帶座仰面跌翻，合席為之駭然。韓愠曰：“舊疾作矣。”即聞口有聲如羊，眾始知為羊顛瘋。急覓青草一束，納諸其口，咀嚼半晌而后蘇。遂命與舁送歸寓。異哉！窮措大合拥黃瘦老婆，咬苦菜根。花天酒地中，艷福未修，邊生妄想，宜其登杜司空之筵，而偏遇黃初平之叱。

以表验人

西人善造表：之  
功用不同：占风  
雨者，知天；占  
水火者，知物；  
更有测验人身  
之力量，而亦  
取准于表者，固  
中西皆是。气表  
以口吹，力表以  
手击。表各有针  
，随触而转。各  
视其所指之分  
寸，而气之盈  
虚，力之强弱，  
可得而见也。诚  
巧制也。然而，  
恃含忍以胜人  
，配道义而无馁  
者，更将何物以  
测量之？曰：“声  
为律，身为度，  
望而知为一表  
人材，乌用是形  
下之器哉！”



以表验人

西人善造表。表之功用不同。占风雨者，知天；候水火者，知物。乃更有测验人身之力量，而亦取准于表者，如图中所绘是已。气表，以口吹。力表，以手击。表各有针，随触而转。各视其所指之分寸，而气之盈虚，力之强弱，可得而见也。诚巧制也。然而，恃含忍以胜人，配道义而无馁者，更将何物以测量之？曰：“声为律，身为度，望而知为一表人材，乌用是形下之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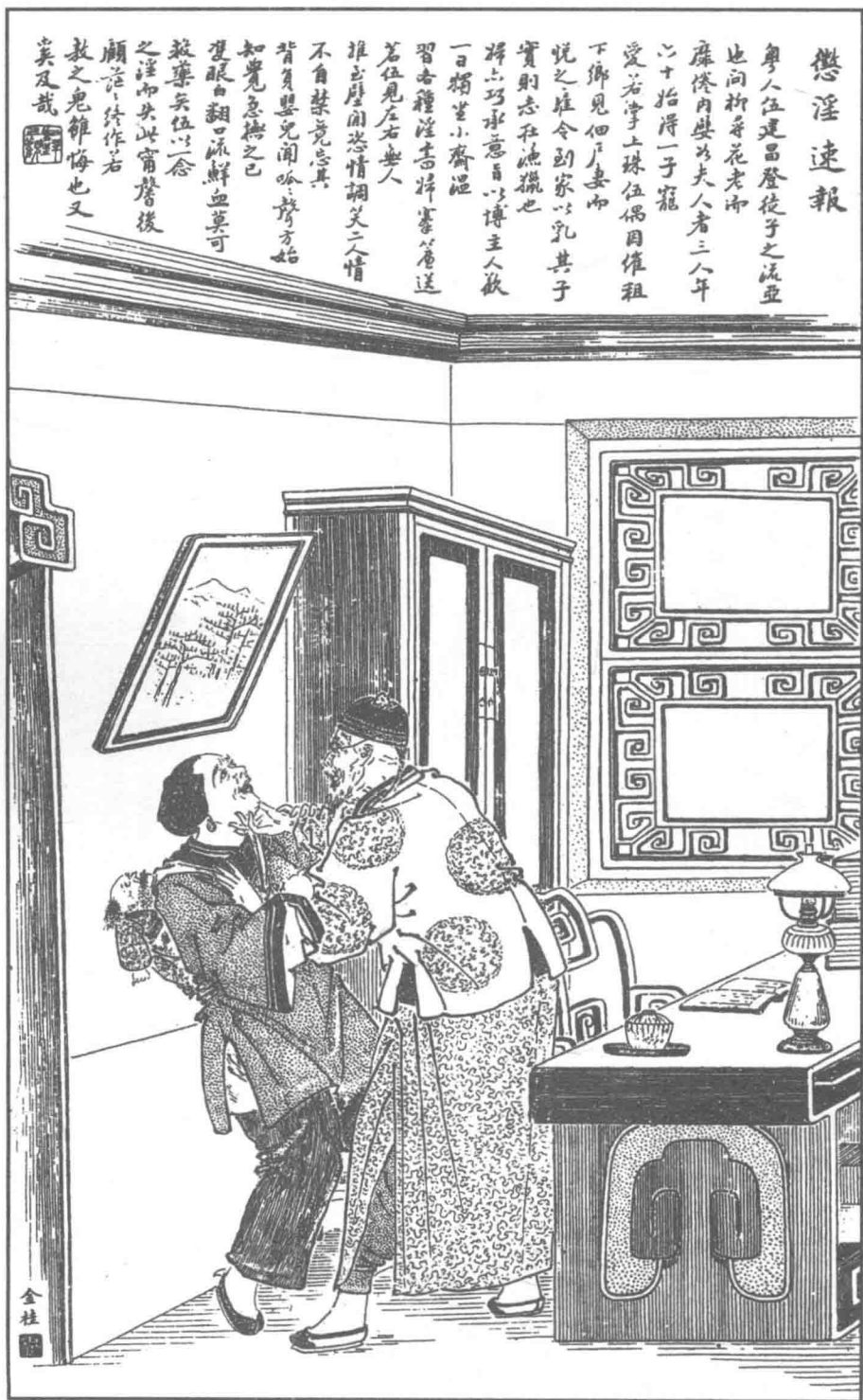
懲淫速報

粵人伍建昌登徒子之流亞也。向柳尋花老而靡倦。內嬖如夫人者三人。年六十始得一子。寵愛若掌上珠。伍偶因僱租下鄉。見佃戶妻而悅之。僱令到家以乳其子。實則志在漁獵也。婦亦巧承意旨。以博主人歡。一日。獨坐小齋。溫習各種淫書。婦舉帘送茗。伍見左右無人。推至壁間。恣情調笑。二人情不自禁。竟忘其背負嬰兒。聞呱呱聲方始知覺。急扶之。已双眼白翻。口流鮮血。莫可救藥矣。伍以一念之淫而失此寧馨。后顧茫茫。終作若敖之鬼。奚及哉。



懲淫速報

粵人伍建昌，登徒子之流亞也。問柳尋花，老而靡倦，內嬖如夫人者三人。年六十，始得一子，寵愛若掌上珠。伍偶因僱租下鄉，見佃戶妻而悅之。僱令到家以乳其子，實則志在漁獵也。婦亦巧承意旨，以博主人歡。一日，獨坐小齋，溫習各種淫書。婦舉帘送茗，伍見左右無人，推至壁間，恣情調笑。二人情不自禁，竟忘其背負嬰兒，聞呱呱聲方始知覺。急扶之，已双眼白翻，口流鮮血，莫可救藥矣。伍以一念之淫而失此寧馨，后顧茫茫，終作若敖之鬼。雖悔也，又奚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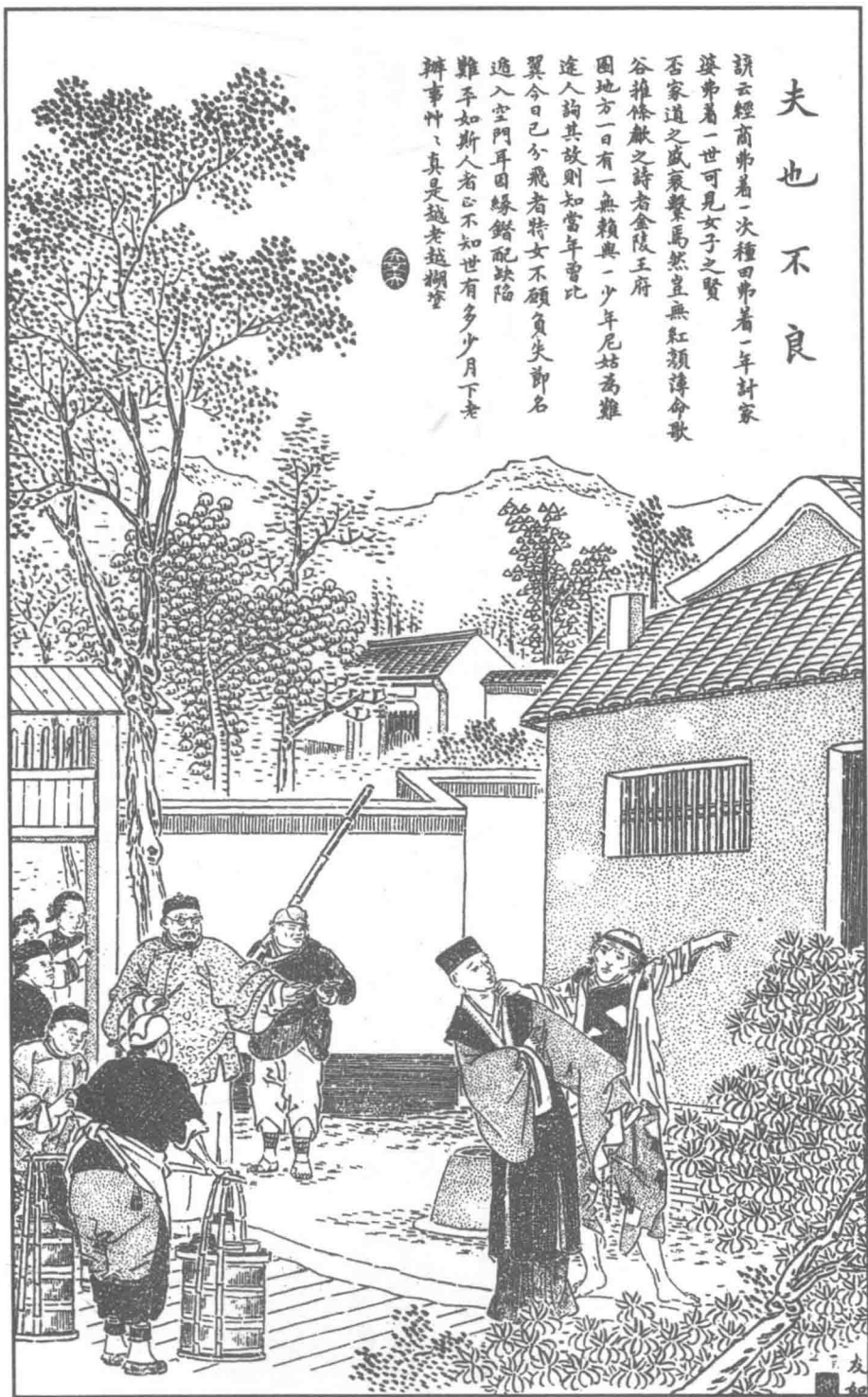


# 夫也不良

諺云：經商弗着一次，種田弗着一年，討家婆弗着一世，可見女子之賢否，家道之盛衰繫焉。然豈無紅顏薄命，歌《谷蕪》《黍離》之詩者。金陵王府園地方，一日有一無賴與一少年尼姑為難。途人詢其故，則知當年曾比翼，今日已分飛者。特女不願負失節名，遁入空門耳。因緣錯配，缺陷難平。如斯人者，正不知世有多少。月下老辦事草草，真是越老越糊塗。

## 夫也不良

諺云：“經商弗着一次，種田弗着一年，討家婆弗着一世。”可見女子之賢否，家道之盛衰繫焉。然豈無紅顏薄命，歌《谷蕪》《黍離》之詩者。金陵王府園地方，一日有一無賴與一少年尼姑為難。途人詢其故，則知當年曾比翼，今日已分飛者。特女不願負失節名，遁入空門耳。因緣錯配，缺陷難平。如斯人者，正不知世有多少。月下老辦事草草，真是越老越糊塗。



也此一事也又見有賣孩  
食行路者會者頗眾觀之如  
為人肝而賣者不肯言  
即食者亦不明言命人尾至  
其家破釜中醉人肉  
粟：此取無乾之人煮  
之以瘞未乾之人者  
又一事也最淺見一孀  
婦女自今必填溝壑  
而不忍其兒女之俱死可  
有受主即涕泣願  
離有以一錢首易一男  
孩者有以三十錢易  
得男女孩十三口者凡此  
三事皆信而有微  
鄭監門進派民圖有  
此慘悽猶遜此  
沉痛東南多樂施  
之士盡人事  
以逆天休時哉  
不可失已





# 東災告急

東省頻年飢困東撫疏請  
賑濟有目擊人由東來  
申述飢民近狀既列諸報章茲  
復就所述者節其詞繪為  
圖願見此圖者分有餘補不足  
體好生之德獲福報之徵  
亦本齋所厚望焉事分三節  
連類及之其言曰一日聞門  
外有喧嚷聲就而觀之一餓夫  
倒地氣奄奄未絕又一餓夫  
遽啖其腿肉以療飢血流口角  
見者惡其殘忍而又憫其  
困頓無人形責以理正以速其死



## 東災告急

東省頻年飢困，東撫疏請賑濟。有目擊人由東來，申述飢民近狀。既列諸報章，茲復就所述者，節其詞，繪為圖。願見此圖者，分有餘，補不足。體好生之德，獲福報之徵，亦本齋所厚望焉。事分三節，連類及之。其言曰：“一日，聞門外有喧嚷聲，就而觀之，一餓夫倒地，氣奄奄未絕。又一餓夫遽啖其腿肉以療飢，血流口角。見者惡其殘忍，而又憫其困頓無人形。責以理，正以速其死也，此一事也。又見有賣熟食于路者，食者頗眾。觀之，知為人肝，而賣者不肯言，即食者亦不明言。命人尾至其家，破釜中腌人肉累累，此取垂斃之人，煮之以療未斃之人者，又一事也。最后見一群婦女，自分必填溝壑，而不忍其儿女之俱死。苟有受主，即涕泣愿离。有以一慢首易一男孩者，有以六千錢易得男女孩十三口者。”凡此三事，皆信而有征。鄭監門進流民園，有此慘淒，猶遜此沉痛。東南多樂施之士，盡人事以迓天休。時哉！不可失已。

# 設 謀 計 虎

洋人喜獵野獸其利用在槍  
福之  
厦門沿海  
諸島多生虎自去冬至今春先  
後共  
斃四頭其  
法雇山中土人伺虎歸洞取棘木  
縱橫  
布洞曰虎  
即不能衝突以槍擬之中彈即  
死可  
謂黠矣竊  
謂天地生物其族類不啻恒河  
沙數  
即毛族一  
類其類名肖形亦恒河  
沙數  
賦質為虎  
百獸見之而懼伏謂  
非得  
天之獨厚  
者乎而乃慮患不  
深荆  
林之圍如  
居陷罟不遂其謀不  
止也  
人生何處  
無網羅其以此為  
鑒乎



## 设计谋虎

洋人喜猎野兽，其利用在枪。福之厦门沿海诸岛，多生虎。自去冬至今春，先后共毙四头。其法雇山中土人，伺虎归洞，取棘木纵横布洞口，虎即不能冲突，以枪拟之，中弹即死。可谓黠矣！窃谓天地生物，其族类不啻恒河沙数，即毛族一类，其称名肖形，亦恒河沙数。赋质为虎，百兽见之而惧伏，谓非得天之独厚者乎？而乃虑患不深，荆林之围，如居陷阱。不遂其谋，不止也。人生何处无网罗，其以此为鉴乎！

佛誕進香

香

江浙閩廣  
之人  
喜媚佛而女  
尤甚  
女而為妓則尤  
甚  
海一邑除龍華  
外絕  
少著名業林之  
西北  
十里里有靜安  
寺近  
年通馬路驅車而  
過者  
日不知凡幾  
遊憩  
者於  
茶室不於寺  
無以厭遊人之  
欲也  
故北  
里之燕燕鶯鶯  
西去納款者  
幾傾  
其巢  
名花終養不識  
我佛肯開顏一  
笑否



佛誕進香

江浙閩廣之人喜媚佛，而女尤甚。女而為妓，則尤甚。上海一邑，除龍華外，絕少著名業林。城之西北十余里，有靜安寺，近年通馬路，驅車而過者，日不知凡幾。然游憩者于茶室，不于寺。寺無以厭遊人之欲也。四月八日，相傳為浴佛日，故北里之燕燕鶯鶯，西去納款者，幾傾其巢。名花終養，不識我佛肯開顏一笑否？

# 情虚自状

江右广润门外有赵公庙，近方演戏以款神。来外路口音者四人，逐队仰瞻。衣服鲜明，规模润绰，见者不知其为谁。有巡勇睨其旁，闻其忽操江湖隐语，知为盗，邀众执之。其人矢口曰：“我非盗，将何为？”因忆《槐西杂志》中载有孙某夜宿山家，闻了鸟（了鸟，门上铁系也。）丁冬声。问为谁？曰：“我非鬼非魅，邻女有所求也。”孙曰：“谁呼汝为鬼魅，而先辨之正？”与盗之先言非盗，同一意见。不待刑求而罪名已自坐实，是故善听讼者，在抵隙。

金桂



## 情虚自状

江右广润门外有赵公庙，近方演戏以款神。来外路口音者四人，逐队仰瞻。衣服鲜明，规模润绰，见者不知其为谁。有巡勇睨其旁，闻其忽操江湖隐语，知为盗，邀众执之。其人矢口曰：“我非盗，将何为？”因忆《槐西杂志》中载有孙某夜宿山家，闻了鸟（了鸟，门上铁系也。）丁冬声。问为谁？曰：“我非鬼非魅，邻女有所求也。”孙曰：“谁呼汝为鬼魅，而先辨之正？”与盗之先言非盗，同一意见。不待刑求而罪名已自坐实，是故善听讼者，在抵隙。

# 花油造孽

今年二三月  
間城內  
外患喉症死者日有所聞甚  
有一門內傳  
染者連  
至三四口或五六口者有人曰  
此花子油之  
害也語  
聞於裴邑尊移文英法兩會  
審公堂一體  
查禁案  
花性本溫捶子取油質極黏  
滯鄉人有引  
以為燈  
者亦不明亮色惡臭惡實少銷場  
去年豆油騰  
貴有奸  
商設法融化色遂澄紅蓋用石  
灰以提之也  
而食者  
不覺遭其害也今破案者  
有十餘家淫兒  
積其所積以了  
案而數日  
之內  
聞有數家子女  
亦染喉症  
而亡  
天子聖報如斯  
其速乎利  
傍倚刀  
刀貪還自賊  
官刑幸免  
冥譴難逃  
世之  
顧利不顧  
害者可以  
少悟矣



## 花油造孽

今年二三月間，城內外患喉症死者，日有所聞，甚有一門內傳染牽連至三四口，或五六口者。有人曰：“此花子油之害也。”語聞於裴邑尊，移文英法兩會審公堂，一體查禁。案花性本溫，捶子取油，質極黏滯。鄉人有引以為燈者，亦不明亮，色惡臭惡，實少銷場。去年豆油騰貴，有奸商設法融化，色遂澄紅，蓋用石灰以提之也。而食者不覺，遭其害也。今破案者有十餘家，從寬發辦，僅頃其所積以了案。而數日之內，聞有數家子女，亦染喉症而亡。天乎！果報如斯其速乎？利傍倚刀，貪還自賊，官刑幸免，冥譴難逃。世之顧利不顧害者，可以少悟矣！

私逃遇賊

某生少孤露，飲食教誨，依倚於中表親申家。親故有女，兄妹行也，貌娟麗，相見不避面。然三秋難得一日見，見則四目注視，不能作一言。有乳媪知其意，謀偕逃，令生先行，覓私窩，媪與女隨。後至女躑躅數里，疲憊已極，得亭暫憩。忽來一賊，知可欺，四顧無人，擲媪路隅，擁女欲強污。生以久待不至，回身迎上，賊見而始遁。否則鵲巢必為鳩占矣！

石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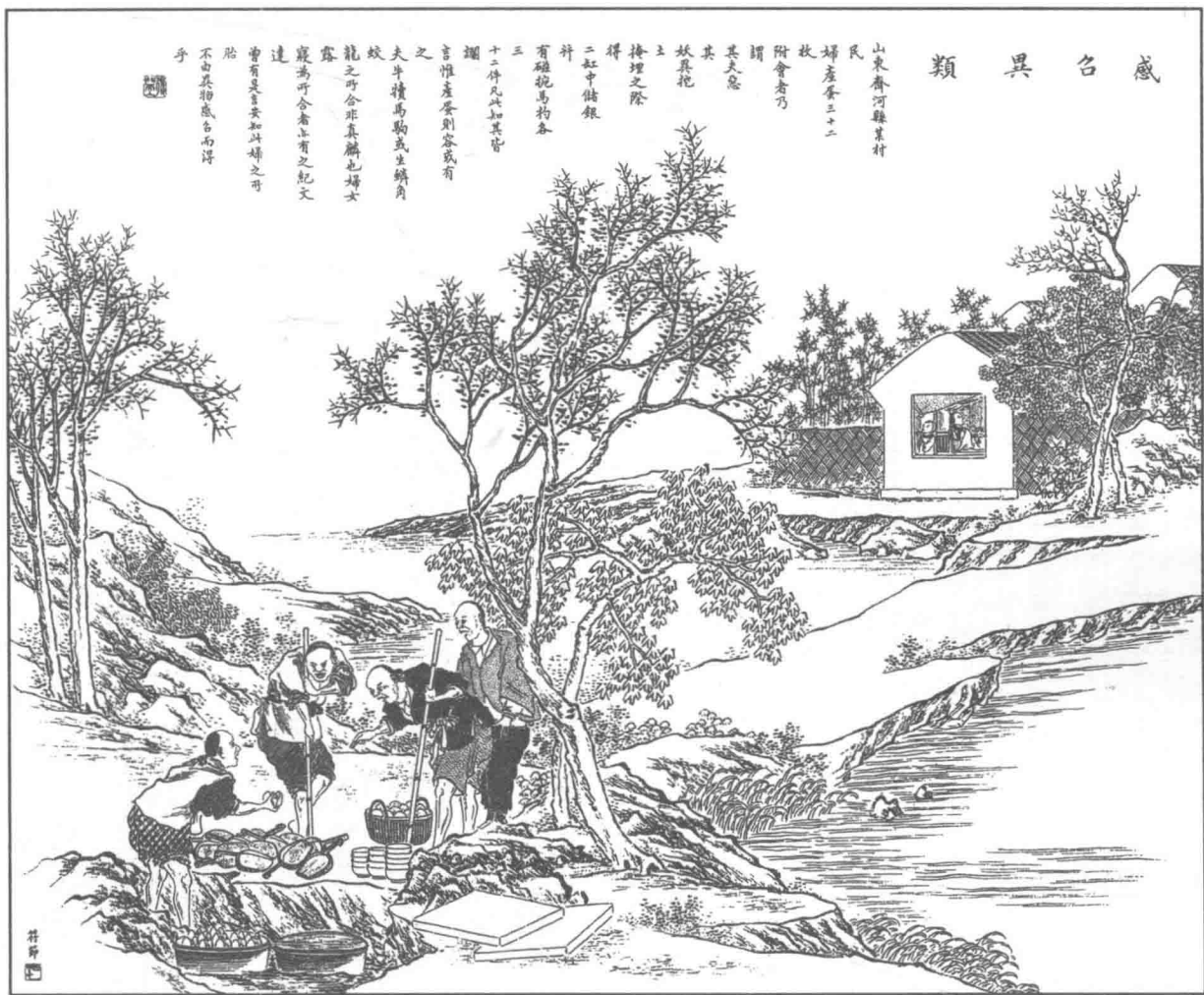


私逃遇賊

某生少孤露，飲食教誨，依倚於中表親申家。親故有女，兄妹行也，貌娟麗，相見不避面。然三秋難得一日見，見則四目注視，不能作一言。有乳媪知其意，謀偕逃，令生先行，覓私窩，媪與女隨。後至女躑躅數里，疲憊已極，得亭暫憩。忽來一賊，知可欺，四顧無人，擲媪路隅，擁女欲強污。生以久待不至，回身迎上，賊見而始遁。否則鵲巢必為鳩占矣！

# 感名異類

山東齊河縣某村  
民婦產蛋三十二  
枚  
附會者乃  
其夫惡  
其妖異  
掩埋之際  
得  
二缸中儲糧  
并有磁碗馬勺各  
三十二件凡此其皆  
謠言惟產蛋則容或有  
之  
夫牛犢馬駒或生鱗角  
蛟龍之所合非真鱗也  
露  
寢之所合者亦有之紀文  
達  
曾有是言安知此婦之可  
胎  
不由其物感召而得  
乎



## 感召異類

山東齊河县某村民婦，產蛋三十二枚。附會者乃謂：其夫惡其妖異，挖土掩埋之際，得二缸，中儲糧，并有磁碗、馬勺各三十二件。凡此知其皆謠言，唯產蛋則容或有之。夫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鱗也。婦女露寢，為所合者亦有之。紀文達曾有是言。安知此婦之所胎，不由異物感召而得乎？

# 善醫心疾

德國某氏女入山遇虎為獵戶所救送歸其家竟成瘋疾合眼即見有猛虎來撲驚呼不輟醫士謂宜解去其惑乃用藥水塗玻璃窗外放班貓一頭視之其大如虎病者從窗內望見心膽具裂急開窗捉貓殺而示之曰此貓作祟令死矣可無懼女視此恍然若失病遂已矣天下更有極可怕之形狀而人轉視為可愛者鳩盤茶也母夜叉也雖毛嬙不是過也。是殆以藥玻璃作眼鏡與？曰：此中自有遮眼法能令管窺者不瘋而痴。此之謂大惑非良醫所能解脫也

## 善医心疾

德国某氏女，入山遇虎，为猎户所救，送归其家，竟成疯疾。合眼即见有猛虎来扑，惊呼不辍。医士谓宜解去其惑，乃用药水涂玻璃窗，窗外放班猫一头，视之其大如虎。病者从窗内望见，心胆具裂，急开窗捉猫杀而示之，曰：“此猫作祟，令死矣。可无惧。”女睹此，恍然若失，病遂已。然天下更有极可怕之形状，而人转视为可爱者，鸠盘茶也，母夜叉也，虽毛嬙不是过也。是殆以药玻璃作眼镜与？曰：此中自有遮眼法，能令管窥者不疯而痴。此之谓大惑，非良医所能解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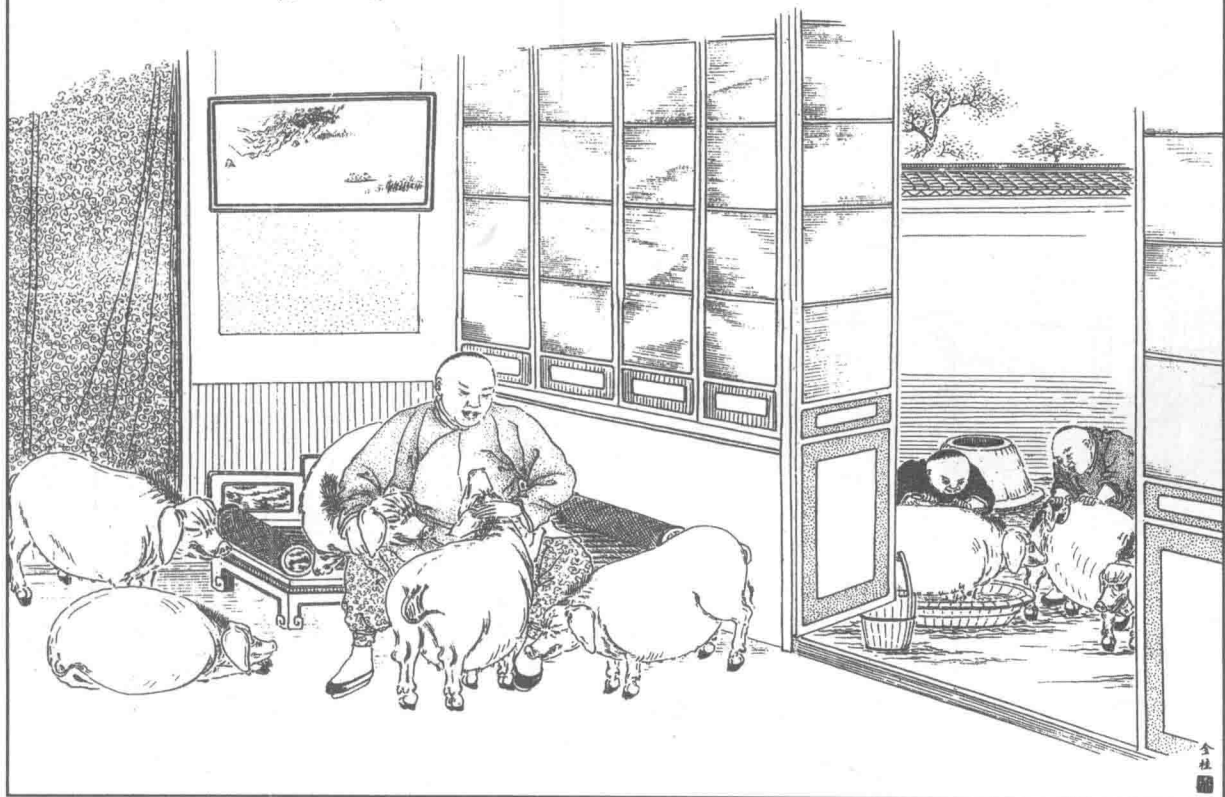




猪

婆

既定尔娄猪，盖归我艾豕。此喻词也。不谓竟有实事求是，如河间纪氏所云者。曰：“有宁夏布商何某者，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时乌鲁木齐娼寮林立，通宵达旦，灯火莹莹，冶荡者唯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而乃北里之游，非其所喜，但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门而沓淫之。是岂可以寻常情理求之哉？窃唯兽类之欲，其专炽必尤甚于人。故一交即胎。何某日与为欢，种子得子，不知作何形状。倘举以置之今日博览会中，煞是奇品，煞是奇观。”



猪婆

“既定尔娄猪，盖归我艾豕”此喻词也。不谓竟有实事求是，如河间纪氏所云者。曰：“有宁夏布商何某者，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时乌鲁木齐娼寮林立，通宵达旦，灯火莹莹，冶荡者唯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而乃北里之游，非其所喜，但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门而沓淫之。是岂可以寻常情理求之哉？窃唯兽类之欲，其专炽必尤甚于人。故一交即胎。何某日与为欢，种子得子，不知作何形状。倘举以置之今日博览会中，煞是奇品，煞是奇观。”

## 施媼相攻

粵人某同日為子娶兩婦一醜而一妍子則孛生貌相若也家人方慮弟兄之積不能平而不虞妯娌之先相為戾其美者恃寵生嬌其陋者惱羞成怒置冰炭於一器未有不激而相搏者勢使然也有鄉先生未達時生三子冢婦系養媳粗具荆布其後兩兒聯姻皆望族奩事無美不臻入門後即諭兩兒曰“衣概穿布珠翠金玉不命不准戴”由是一室中彌融融怡怡緼袍不耻仲氏子獨能知非易事也況面目之天然缺陷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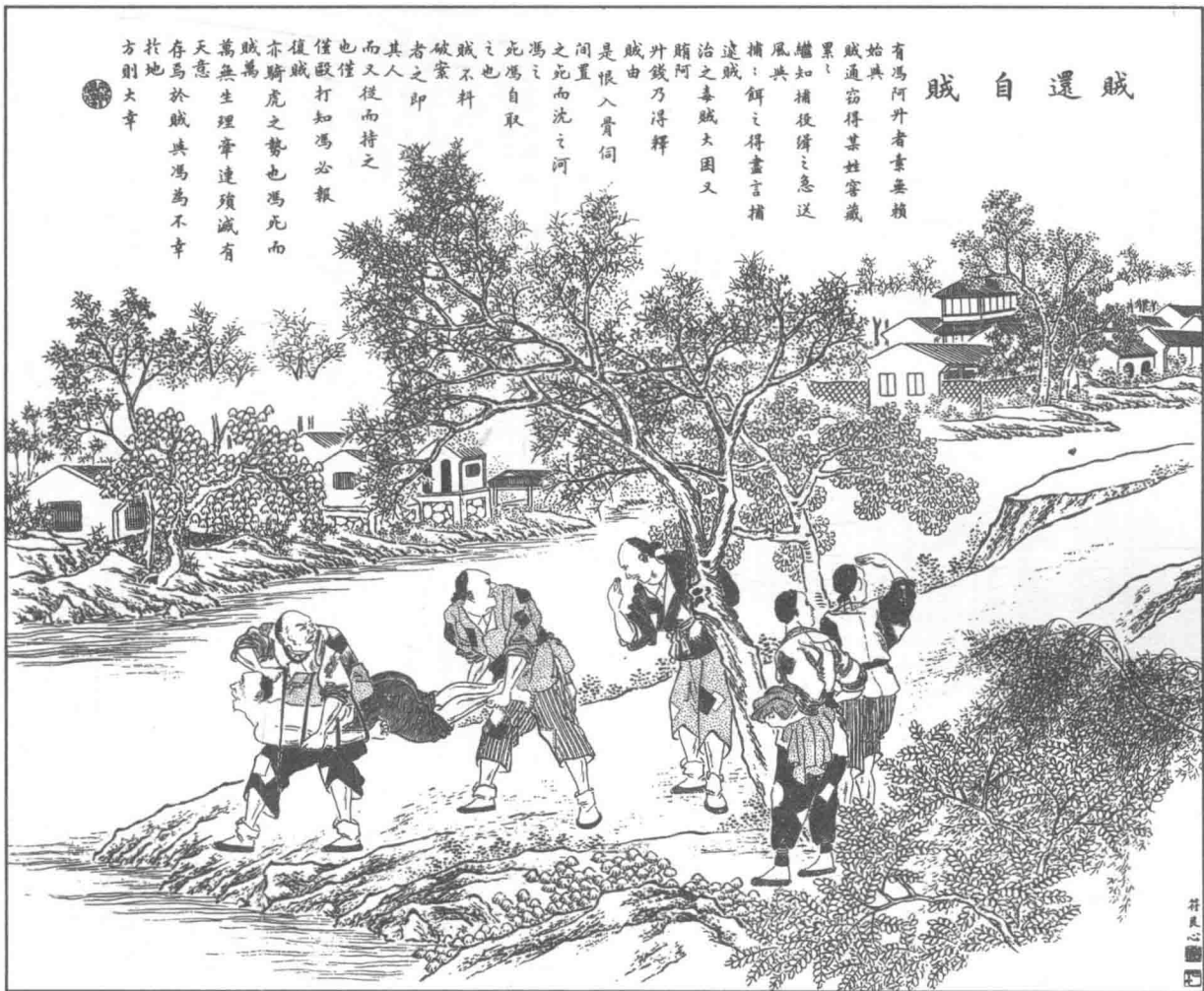


### 施媼相攻

粵人某，同日為子娶兩婦，一丑而一妍，子則孛生，貌相若也。家人方慮弟兄之積不能平，而不虞妯娌之先相為戾。其美者，恃寵生嬌，其陋者，惱羞成怒。置冰炭於一器，未有不激而相搏者，勢使然也。有鄉先生未達時，生三子。冢婦系養媳，粗具荆布。其後，兩兒聯姻，皆望族，奩事無美不臻。入門後，即諭兩兒曰：“衣概穿布，珠翠金玉不命不准戴。”由是，一室中彌融融怡怡。緼袍不耻，仲氏子獨能知，非易事也。況面目之天然缺陷者乎？

# 賊 自 還 賊

有馮阿升者素無賴始與賊通竊得某姓窖藏累累繼知捕役緝之急送風與捕捕餌之得盡言捕逮賊治之毒賊大困又賄阿升錢乃得釋賊由是恨入骨伺間置之死而沈之河馮之死馮自取之也賊不料破案者之即其人而又從而持之也僅僅毆打知馮必報復賊亦騎虎之勢也馮死而賊萬無生理牽連隕滅有天意存焉於賊與馮為不幸於地方則大幸



## 賊 還 自 賊

有馮阿升者，素無賴，始與賊通竊，得某姓窖藏累累。繼知捕役緝之急，送風與捕，捕餌之得盡言。捕逮賊，治之毒。賊大困，又賄阿升錢，乃得釋。賊由是恨入骨，伺間置之死，而沉之河。馮之死，馮自取之也。賊不料破案者之即其人，而又從而持之也。僅僅毆打知馮必報復，賊亦騎虎之勢也。馮死而賊萬無生理，牽連隕滅，有天意存焉。於賊與馮為不幸，於地方則大幸。

# 負債尋死

甯城甲與乙本友也。乙負甲洋，索之不還，甲剝乙衣，將以抵債。而乙遽投河，幸得舟子解勸，還衣罷事。此事驟觀之，似乎甲心太忍，而乙實可憐。細思之，殊不然。借錢，情也；索錢，亦分也。至途遇為難，則乙之游約延宕，必非一次可知矣。甲剝衣，遽以一死為恐懼計，則其設心陰險，意存要挾。後再索之，彼且振振有詞，又可知矣。人孰不畏人命，一譬再譬，且將見之而不索，則其願償也。是故君子觀人，必略迹原心。



## 負債尋死

寧城甲與乙本友也，乙負甲洋，索之不還，甲剝乙衣，將以抵債。而乙遽投河，幸得舟子解勸，還衣罷事。此事驟觀之，似乎甲心太忍，而乙實可憐。細思之，殊不然。借錢，情也；索錢，亦分也。至途遇為難，則乙之游約延宕，必非一次可知矣。甲剝衣，遽以一死為恐懼計，則其設心陰險，意存要挾。後再索之，彼且振振有詞，又可知矣。人孰不畏人命，一譬再譬，且將見之而不索，則其願償也。是故君子觀人，必略迹原心。



## 心花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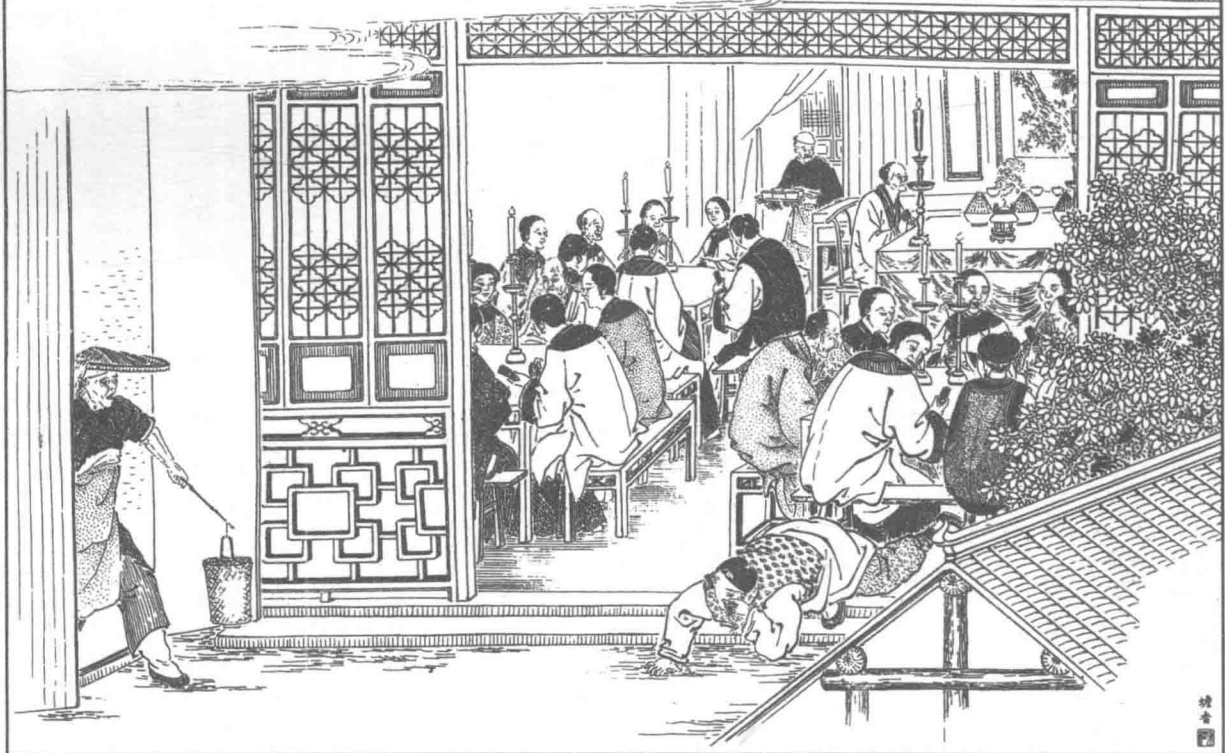
美国某富翁起家会计，年七旬，犹日事掙克，誓不以锱铢让人。以是得心疾，咳血数升。翁曰：“此老夫一生心血也。”埋诸庭前，立碑其上，翁亦寻卒。其子以游荡倾家。后见埋血处有怒芽暴茁，三年后竟成树本，多其刺，开一花，大如钵。色黑，嗅之有铜青气，莫名其种。有某博士愿以百金买去。问其用，则云：“此花名汉脱末苗，乃富翁心血所结。制为药水，以镀金银器，历久不褪，较电镀为良。然有毒，著肤即腐。”以饲鸡，果毙。子得金，不数日挥霍立罄，盖不以父之心血为可惜焉。

### 心花怒放

美国某富翁，起家会计，年七旬，犹日事掙克，誓不以锱铢让人。以是得心疾，咳血数升。翁曰：“此老夫一生心血也。”埋诸庭前，立碑其上，翁亦寻卒。其子以游荡倾家。后见埋血处有怒芽暴茁，三年后竟成树本，多其刺，开一花，大如钵。色黑，嗅之有铜青气，莫名其种。有某博士愿以百金买去。问其用，则云：“此花名汉脱末苗，乃富翁心血所结。制为药水，以镀金银器，历久不褪，较电镀为良。然有毒，著肤即腐。”以饲鸡，果毙。子得金，不数日挥霍立罄，盖不以父之心血为可惜焉！

偷葦吃素

杭郡婦女每于諸佛誕期聚八人為一桌循環誦佛名曰八仙佛有蔣氏婦年近四旬雖學蘇晉長齋而實與鄰姬子郭三有染前月某夜邀諸女伴在家誦佛鄰姬亦與焉其子在旁間看婦故作莊容喃喃不絕口郭戲從暗中扒進桌下探手入褲撓着痒處婦不便瑟縮以足示意教使去不料誤觸其鼻鮮血迸流沾濡鞋襪郭忍痛潛歸天既明佛事畢姬見上襟紅綫羞花信失口洩嘲不歡而散歸見其子鼻孔塞有燈草以問媳媳曰渠言在蔣宅誤傷姬大悟告以來因媳遂與夫口角鄰右聞知咸日蔣婦為偷葦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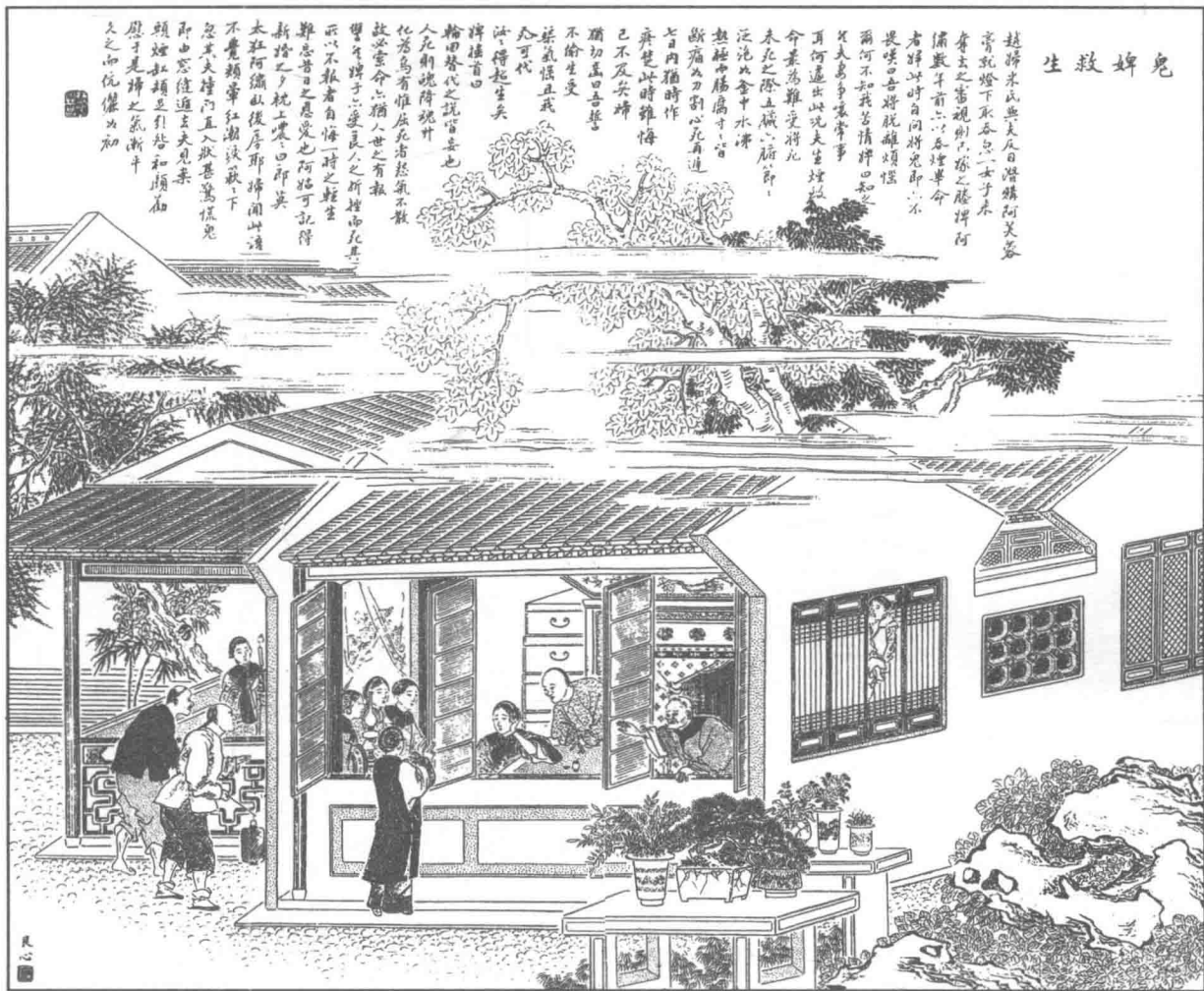


偷葦吃素

杭郡婦女，每于諸佛誕期聚八人為一桌，循環誦佛名，曰“八仙佛”。有蔣氏婦，年近四旬，雖學蘇晉長齋，而實與鄰姬子郭三有染。前月某夜，邀諸女伴在家誦佛，鄰姬亦與焉。其子在旁間看，婦故作莊容，喃喃不絕口。郭戲從暗中扒進桌下，探手入褲，撓着痒處，婦不便瑟縮，以足示意，教使去。不料誤觸其鼻，鮮血迸流，沾濡鞋襪。郭忍痛潛歸。天既明，佛事畢。姬見婦襟上猩紅，疑為花信，矢口訛嘲，不歡而散。歸，見其子鼻孔中塞有燈草，以問媳，媳曰：“渠言在蔣宅誤傷。”姬大悟，告以來因。媳遂與夫口角。鄰右聞知，咸日蔣婦為偷葦吃素。

鬼婢救生

越婦米氏與夫反目，潛購阿芙蓉膏，就灯下取吞。忽一女子來，奪去之。审视，則已嫁之媵婢阿綉，數年前亦以吞烟舉命者。婦此時自問將鬼，即亦不畏，嘆曰：“吾將脱离煩惱，尔何不知我苦情？”婢曰：“知之，然夫妻爭嚷，常事耳。何遽出此？况夫生烟致命，最为难受。将死未死之際，五臟六腑节节泛泡，如釜中水沸熱極，而腸腐寸寸皆斷，痛為刀割心死再遲，七日內猶時作疼楚，此時雖悔已不及矣。”婦猶切齒曰：“吾誓不偷生，受渠氣惱，且我死可代汝，汝得超生矣。”婢搖首曰：“輪回替代之說，皆妄也。人死則魄降魂升，化為烏有，唯屈死者怨氣不散，故必索命，亦猶人世之有報仇。然婢子亦受良人之折挫而死，其所以不報者，自悔一時之輕生，難忘昔日之恩愛也。阿姑可記得新婚之夕，枕上啾啾曰：‘郎莫太狂，阿綉卧后房’耶？”婦聞此語，不覺頰暈紅潮，泪簌簌下。忽其夫撞門直入，狀甚驚慌，鬼即由窗縫遁去。夫見案頭烟缸，頓足引咎，和顏劝慰。于是婦之氣漸平，久之而伉儷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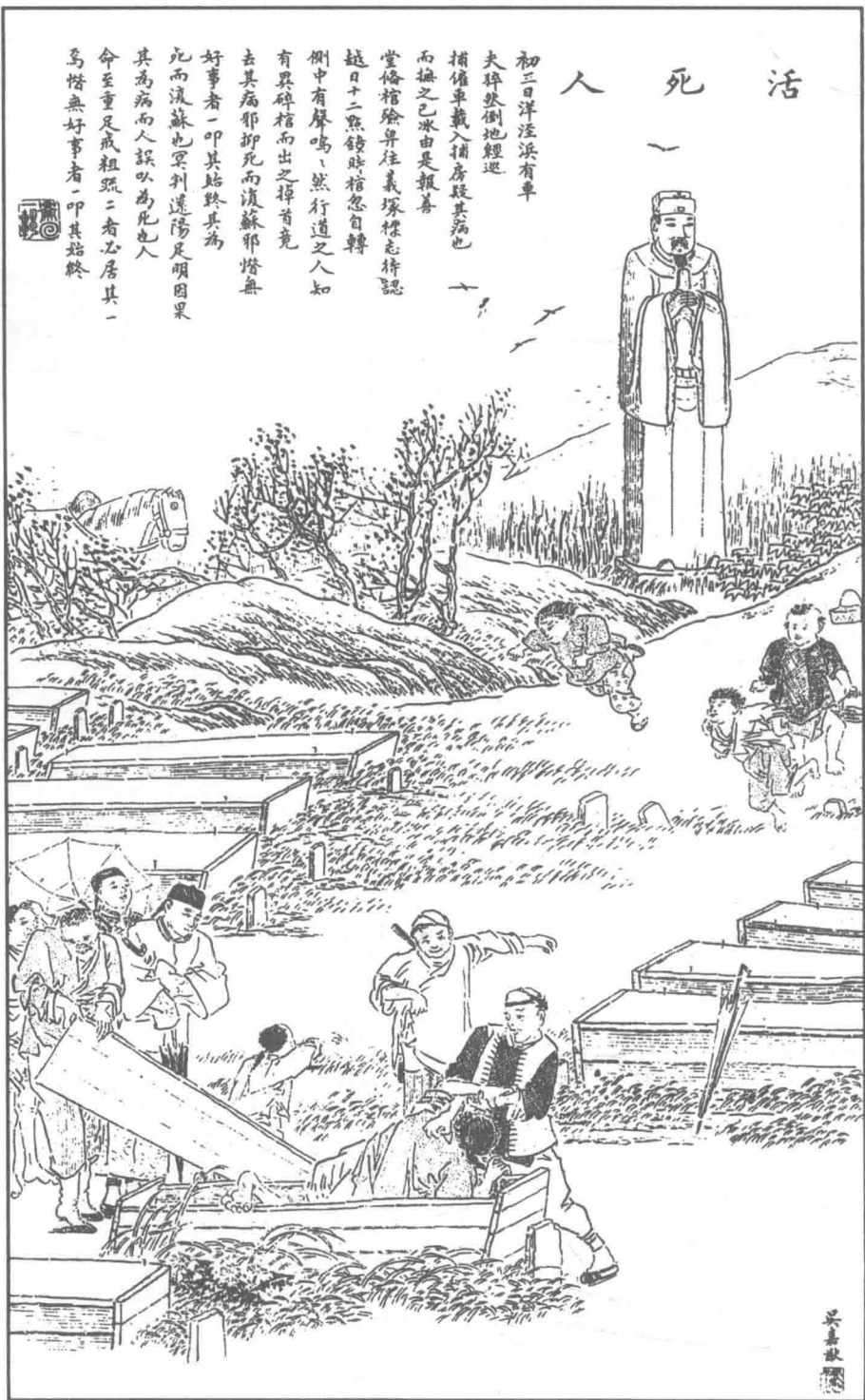


鬼婢救生

越婦米氏，與夫反目，潛購阿芙蓉膏，就灯下取吞。忽一女子來，奪去之。审视，則已嫁之媵婢阿綉，數年前亦以吞烟舉命者。婦此時自問將鬼，即亦不畏，嘆曰：“吾將脱离煩惱，尔何不知我苦情？”婢曰：“知之，然夫妻爭嚷，常事耳。何遽出此？况夫生烟致命，最为难受。将死未死之際，五臟六腑节节泛泡，如釜中水沸熱極，而腸腐寸寸皆斷，痛為刀割心死再遲，七日內猶時作疼楚，此時雖悔已不及矣。”婦猶切齒曰：“吾誓不偷生，受渠氣惱，且我死可代汝，汝得超生矣。”婢搖首曰：“輪回替代之說，皆妄也。人死則魄降魂升，化為烏有，唯屈死者怨氣不散，故必索命，亦猶人世之有報仇。然婢子亦受良人之折挫而死，其所以不報者，自悔一時之輕生，難忘昔日之恩愛也。阿姑可記得新婚之夕，枕上啾啾曰：‘郎莫太狂，阿綉卧后房’耶？”婦聞此語，不覺頰暈紅潮，泪簌簌下。忽其夫撞門直入，狀甚驚慌，鬼即由窗縫遁去。夫見案頭烟缸，頓足引咎，和顏劝慰。于是婦之氣漸平，久之而伉儷如初。

# 活死人

初三日洋泾浜有車夫猝然倒地經巡捕僱車載入捕房疑其病也而撫之已冰由是報善堂備棺殮昇往義塚標誌待認越日十二點鐘時棺忽自轉側中有聲嗚嗚然行道之人知有異碎棺而出之掉首竟去其病邪抑死而復蘇邪惜無好事者一叩其始終其為死而復蘇也冥判遠陽足明因果其為病而人誤以為死也人命至重足戒粗疏二者必居其一焉惜無好事者一叩其始終



## 活死人

初二日，洋泾浜有車夫猝然倒地，經巡捕僱車載入捕房，疑其病也，而撫之已冰，由是報善堂備棺殮，昇往義塚，標誌待認。越日十二點鐘時，棺忽自轉側，中有聲嗚嗚然。行道之人，知有異，碎棺而出之，掉首竟去。其病邪？抑死而復蘇邪？惜無好事者一叩其始終！其為死而復蘇也，冥判遠陽，足明因果，其為病而人誤以為死也，人命至重，足戒粗疏。二者必居其一焉，惜無好事者一叩其始終。



## 五狗值更

申報後幅告白登有東門外某街  
某姓畜有五狗輪遞值更  
不爽不紊  
不紊是誰教之而能如是果能  
如是則  
車利尼班中百獸皆備而獨缺  
狗之主  
人既急於求售何不讓之車利  
尼飲食  
教誨其進境必有可觀且今五  
狗者在  
場則與獅虎為朋  
友在  
舟則以海嶽為遨遊  
狗志  
豪矣哉安得狗主人早  
玉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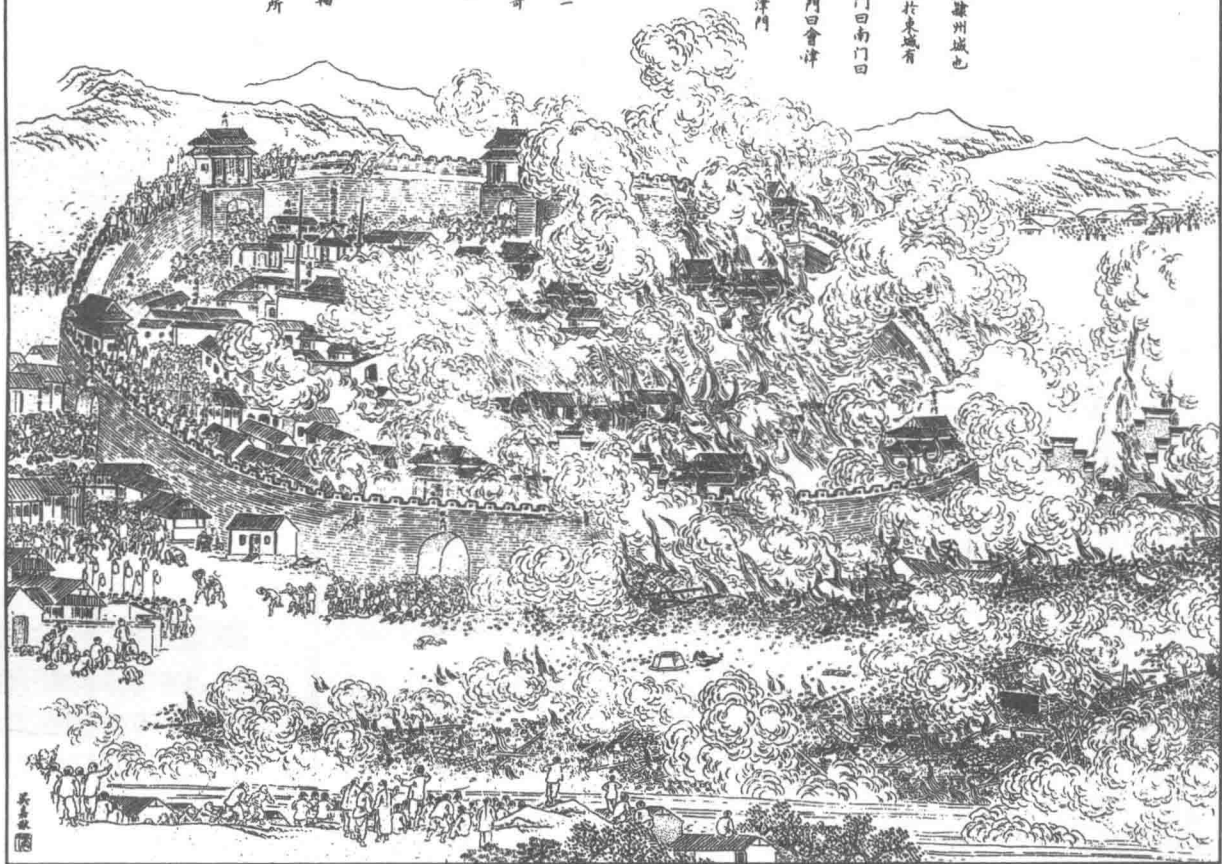


### 五狗值更

《申報》后幅告白，登有东门外某街某姓，畜有五狗，轮递值更，不爽不紊。是谁教之而能如是？果能如是，则车利尼班中百兽皆备而独缺狗。狗主人既急于求售，何不让之车利尼，饮食教诲，其进境必有可观。且令五狗者，在场则与狮虎为朋友，在舟则以海岳为遨游。狗亦豪矣哉！安得狗主人早玉成之。

# 瀘州大火

四川之瀘州直隸州城也  
在成都之南而稍偏於東城有  
七門曰東門曰凝光門曰南門曰  
西門曰小北門曰大北門曰會津  
門起火處即在會津門  
外穿城而過內外夾燒共焚去  
三萬六千一百七十七家  
所未殃及者僅向西一角  
不存十之一如斯奇災殆不數咸陽一炬矣  
頻年水旱籌賑者已力盡筋疲胡天不吊乃又降此鞠凶邪  
救災恤鄰是所望於仁人君子



## 瀘州大火

四川之瀘州，直隸州城也。在成都之南而稍偏于东，城有七门，曰东门，曰凝光门，曰南门，曰西门，曰小北门，曰大北门，曰会津门。起火处所，即在会津门外，穿城而过，内外夹烧，共焚去三万六千一百七十七家。所未殃及者，仅向西一角，不存十之一。如斯奇灾，殆不数咸阳一炬矣。频年水旱，筹赈者已力尽筋疲。胡天不吊，乃又降此鞠凶邪？救灾恤邻，是所望于仁人君子。

# 獸分善惡

人類不齊物亦如之生性未可強同也車利尼馬戲到埠舍舟登陸時觀者塞途一人被擠落水象即以鼻鉤而出之得不死有稚虎云離母腹僅五十日觀者逼近鐵籠虎遽探爪而攫之戮於身首兩分險哉！均是獸也一則唯恐不傷人一則唯恐傷人惟恐傷人則獸有人心矣！彼演劇中有象吃大餐一出始之以勃蘭地終之以克阿非細崽奔走供奉其間亦稱之曰“密司得”雖屬遊戲實極榮幸非以其具有人心乃能有此食報邪？獨奈何人面獸心者世又比比皆是邪



## 獸分善惡

人類不齊，物亦如之，生性未可強同也。車利尼馬戲到埠，百兽舍舟登陸。時觀者塞途，一人被擠落水，象即以鼻鉤而出之，得不死。有稚虎，云離母腹僅五十日。一觀者逼近鐵籠，虎遽探爪而攫之，几于身首兩分。險哉！均是兽也，一則唯恐不傷人，一則唯恐傷人。唯其唯恐傷人，則兽有人心矣！彼演劇中有象吃大餐一出。始之以勃蘭地，終之以克阿非。細崽奔走供奉其間，亦稱之曰“密司得”。雖屬遊戲，實極榮幸。非以其具有人心，乃能有此食報邪？獨奈何人面兽心者，世又比比皆是邪。

# 塞外野人

苗也，獠也，生番也。其形状虽未经目睹，而大致无以异于人。唯官师之教化未亲，斯犷悍之性情不变耳。地球之大，无奇不有。《阅微草堂》所载一事，尤足以资异闻，而供谈助。其言曰：有二人乘驴诣西藏贸易，失道入深山，迷不得出。遇毛人十余，围而鬻之。杀其驴，吹火煨熟，环坐啖吞。二人前亦各置肉，令食。食毕，挟二人飞越峻岭三四重，置之官道旁，予以石，巨如瓜。携归货之，获利倍于所丧，盖绿松也。又曰：此非山精，亦非木魅。观其行事，大抵幽岩穷谷之中，本有此种野人，特从古未与世通耳。

全桂



## 塞外野人

苗也，獠也，生番也。其形状虽未经目睹，而大致无以异于人。唯官师之教化未亲，斯犷悍之性情不变耳。地球之大，无奇不有。《阅微草堂》所载一事，尤足以资异闻，而供谈助。其言曰：有二人乘驴诣西藏贸易，失道入深山，迷不得出。遇毛人十余，围而鬻之。杀其驴，吹火煨熟，环坐啖吞。二人前亦各置肉，令食。食毕，挟二人飞越峻岭三四重，置之官道旁，予以石，巨如瓜。携归货之，获利倍于所丧，盖绿松也。又曰：此非山精，亦非木魅。观其行事，大抵幽岩穷谷之中，本有此种野人，特从古未与世通耳。

# 儒釋兩誤

橋施欄楯

防失足也

瓦者行人遇雨

藉此

棲止不為害也一夜有

人暫止座下

見有書吏軍役率囚徒數名彼此互語

諦聽之一囚曰

吾為吾師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報應

因果之說皆斥

為無有吾信其言以為機械能彌縫

能巧則種不惟

所欲為可以終身不敗乃不謂冥王地

獄竟有如佛氏

所云者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

我則以信佛誤

也佛家謂消除惡業憑功德仗

輕微以為生前

焚香布施歿後延僧持誦佛法

能護持者地府

即不得而按治之不謂金錢虛耗

春煮難逃向

非恃佛之故安敢縱恣如斯其

人因噉失

醒夢多矣



## 儒釋兩誤

橋施欄楯，防失足也。上覆椽瓦者，行人遇雨借此栖止，不為害也。一夜有人暫止屋下，見有書吏、軍役，率囚徒數名，彼此互語。諦聽之，一囚曰：“吾為吾師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報應因果之說，皆斥為無有。吾信其言，以為機械能彌縫，彌縫能巧。則種種唯所欲為，可以終身不敗。乃不謂冥王地獄，竟有如佛氏所云者。”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也。佛家謂消除惡業，憑功德，仗經懺。以為生前焚香布施，歿後延僧持誦，佛法能護持者，地府即不得而按治之。不謂金錢虛耗，春煮難逃。向非恃佛之故，安敢縱恣如斯。”其人因噉失聲，應聲而滅。然則天下事，那一件可以誤會邪？一經誤會，其流弊便至于是。鬼神來告，醒夢多矣！

# 半賊秃

蕪湖向多痞棍。新署该县邑侯王履任，首懲劣民。所获窃匪、流氓，讯供答责枷号，乞剃眉发一半，使人一望而知。按此即古人墨刑之遗意也。国家定例，罪重者面刺字，其次军流等犯，或荷铁枪，或荷石锤。非以示辱，盖形无可遁，使不为恶耳！是之谓不恶而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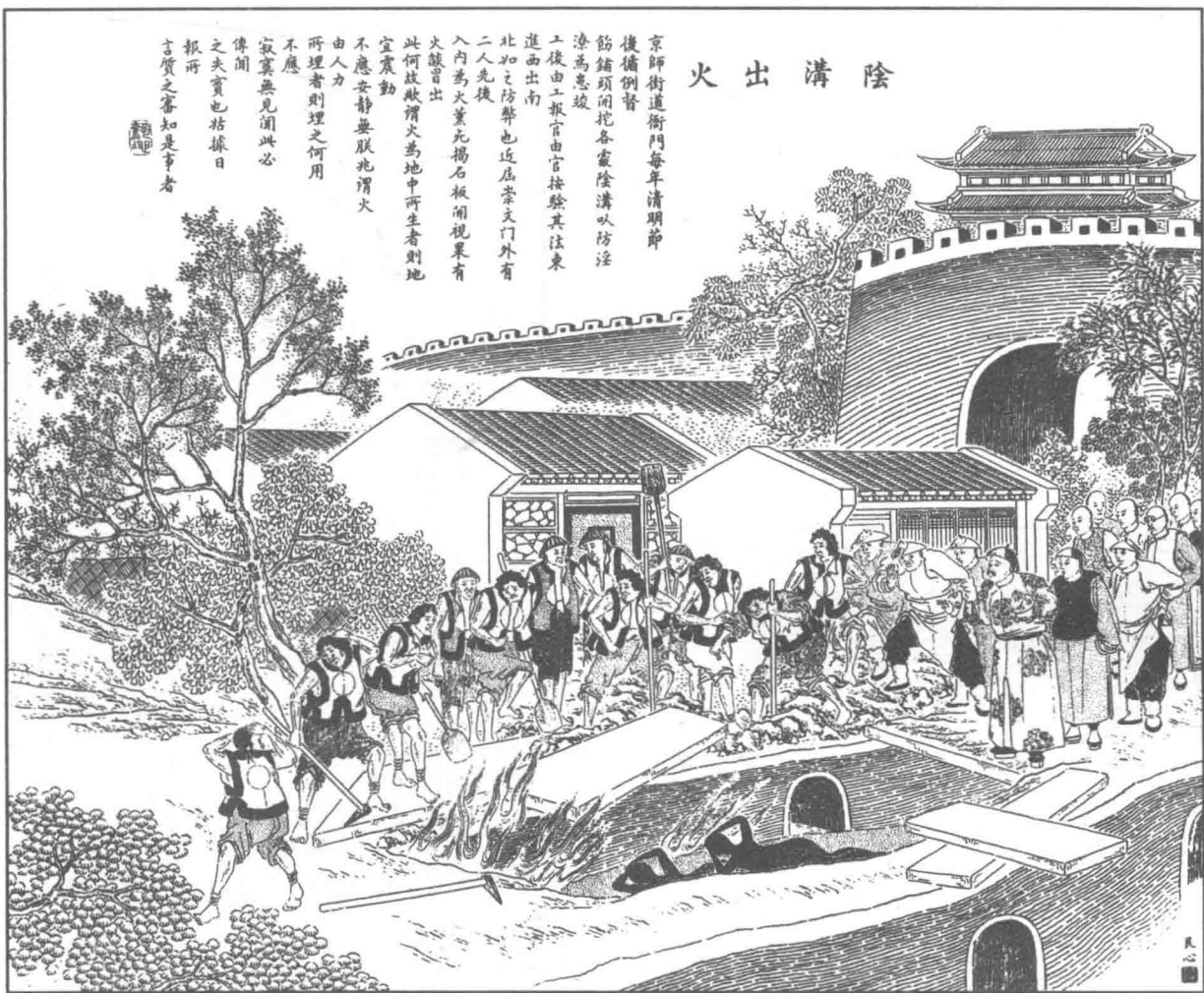
## 半賊秃

蕪湖向多痞棍。新署该县邑侯王履任，首懲劣民。所获窃匪、流氓，讯供答责枷号，乞剃眉发一半，使人一望而知。按此即古人墨刑之遗意也。国家定例，罪重者面刺字，其次军流等犯，或荷铁枪，或荷石锤。非以示辱，盖形无可遁，使不为恶耳！是之谓不恶而严。

# 陰溝出火

京師街道衙門每年清明節後備例督飭鋪頭開挖各處陰溝以防淫潦為患竣工後由工報官由官接驗其法東進西出南北如之防弊也近屆崇文門外有二人先後入內為火薰死揭石板開視果有火焰冒出此何故欤謂火為地中所生者則地宜震動不應安靜無朕兆謂火由人力所埋者則埋之何用不應寂寞無見聞此必傳聞之失實也姑據日報所言質之審知是事者

觀



## 陰溝出火

京師街道衙門，每年清明節後，循例督飭鋪頭開挖各處陰溝，以防淫潦為患。竣工後由工報官，由官接驗。其法東進西出，南北如之，防弊也。近屆崇文門外有二人先後入內，為火薰死，揭石板開視，果有火焰冒出。此何故欤？謂火為地中所生者，則地宜震動，不應安靜無朕兆。謂火由人力所埋者，則埋之何用，不應寂寞無見聞。此必傳聞之失實也。姑據日報所言，質之審知是事者。

# 四蛇為禍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物不多見也京

師阜城門內帥府胡同有跨鶴

呂公祠

久即傾頽重加修葺中有蛇

穴突出

巨蛇四傷一游童最可異

者繞匝

童身至死不釋是豈有夙

冤耶抑

知巢之將覆而遷怒於

該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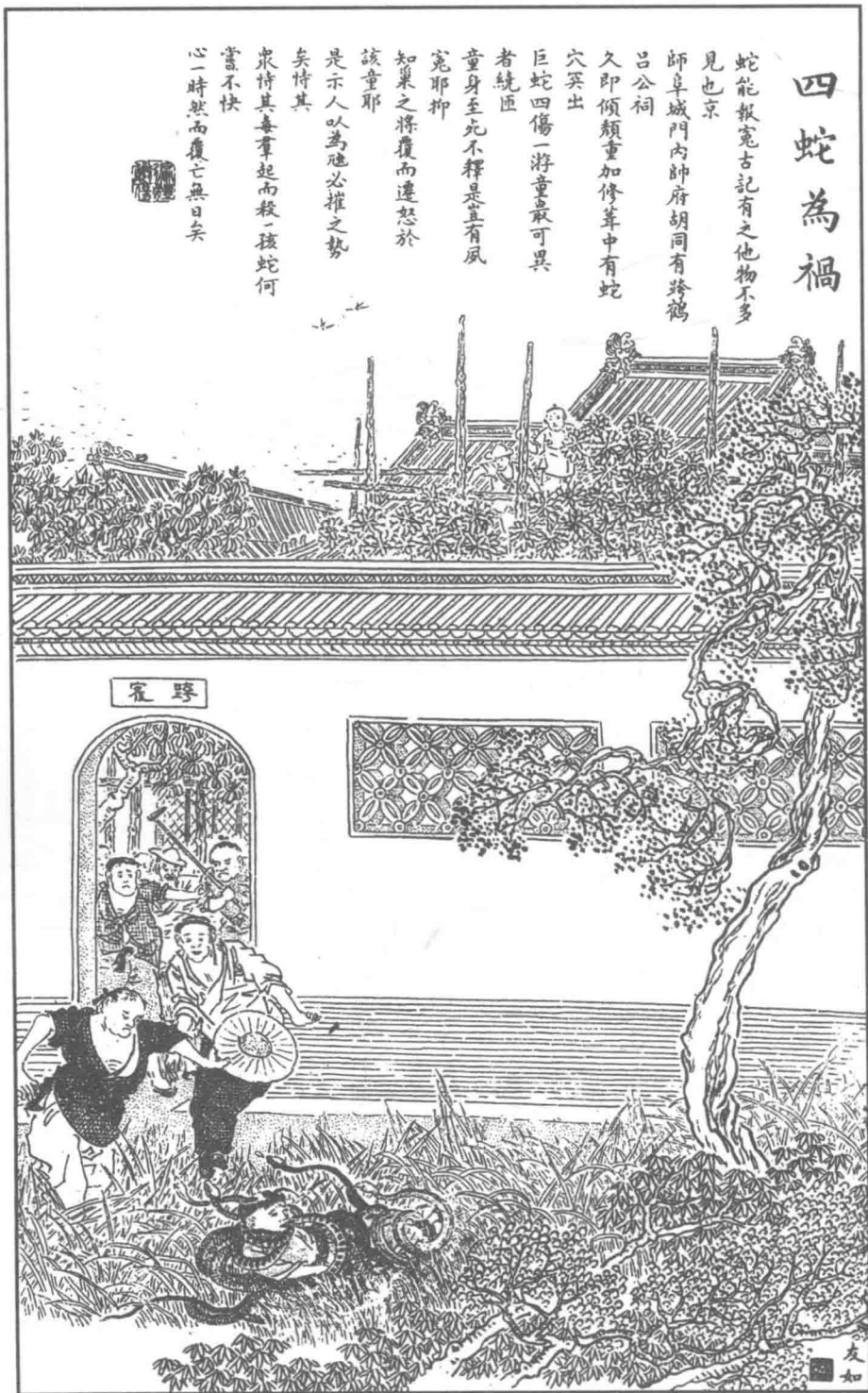
是示人以為必摧之勢

矣恃其

眾恃其毒羣起而殺一孩蛇何

當不快

心一時然而覆亡無日矣



## 四蛇為禍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物不多見也。京師阜成門內帥府胡同，有跨鶴呂公祠，久即傾頽，重加修葺。中有蛇穴，突出巨蛇四，傷一游童。最可異者，繞匝童身，至死不釋。是豈有夙冤耶？抑知巢之將覆，而遷怒于該童耶？是示人以為必摧之勢矣。恃其眾，恃其毒，羣起而殺一孩，蛇何嘗不快心一時，然而覆亡無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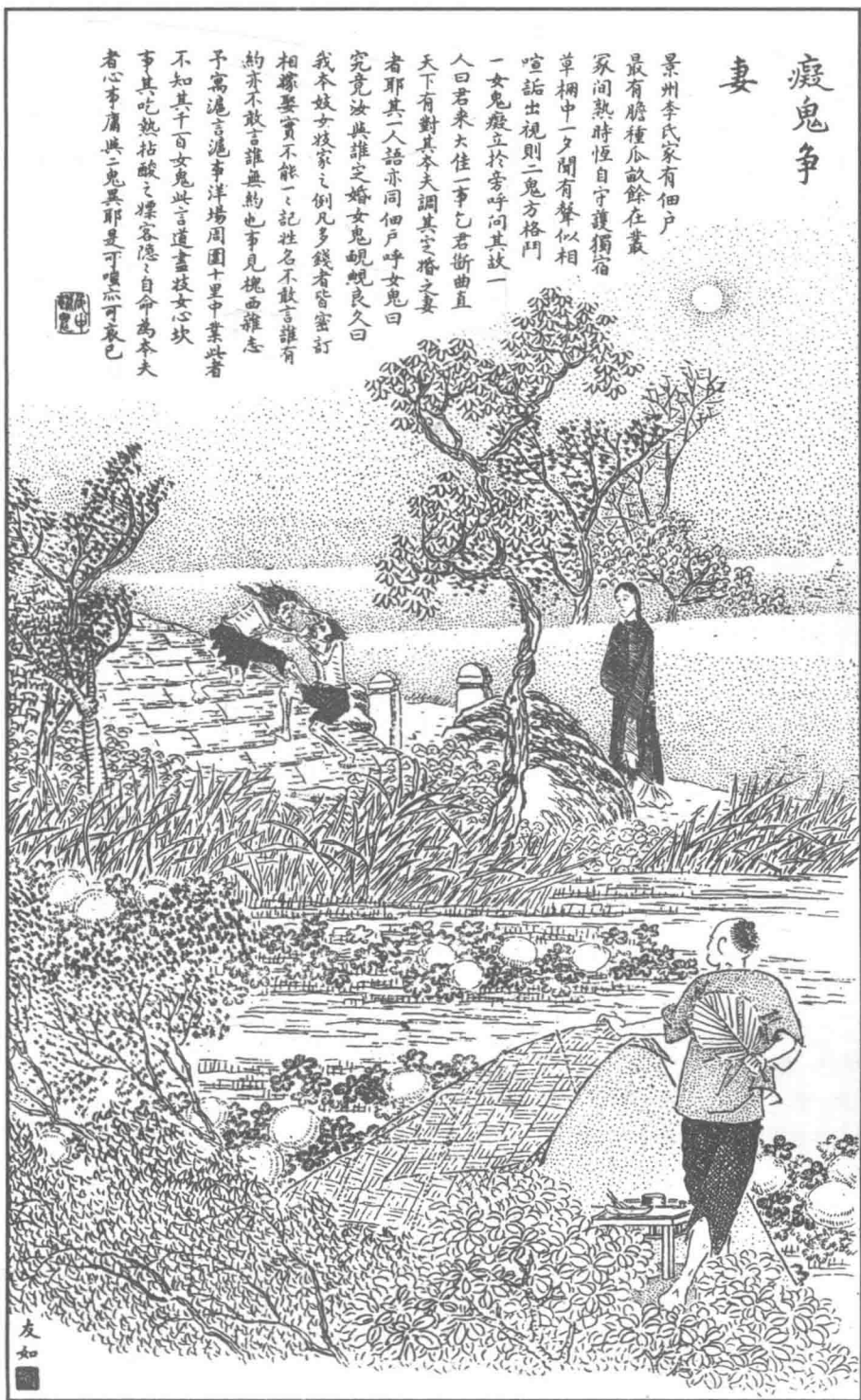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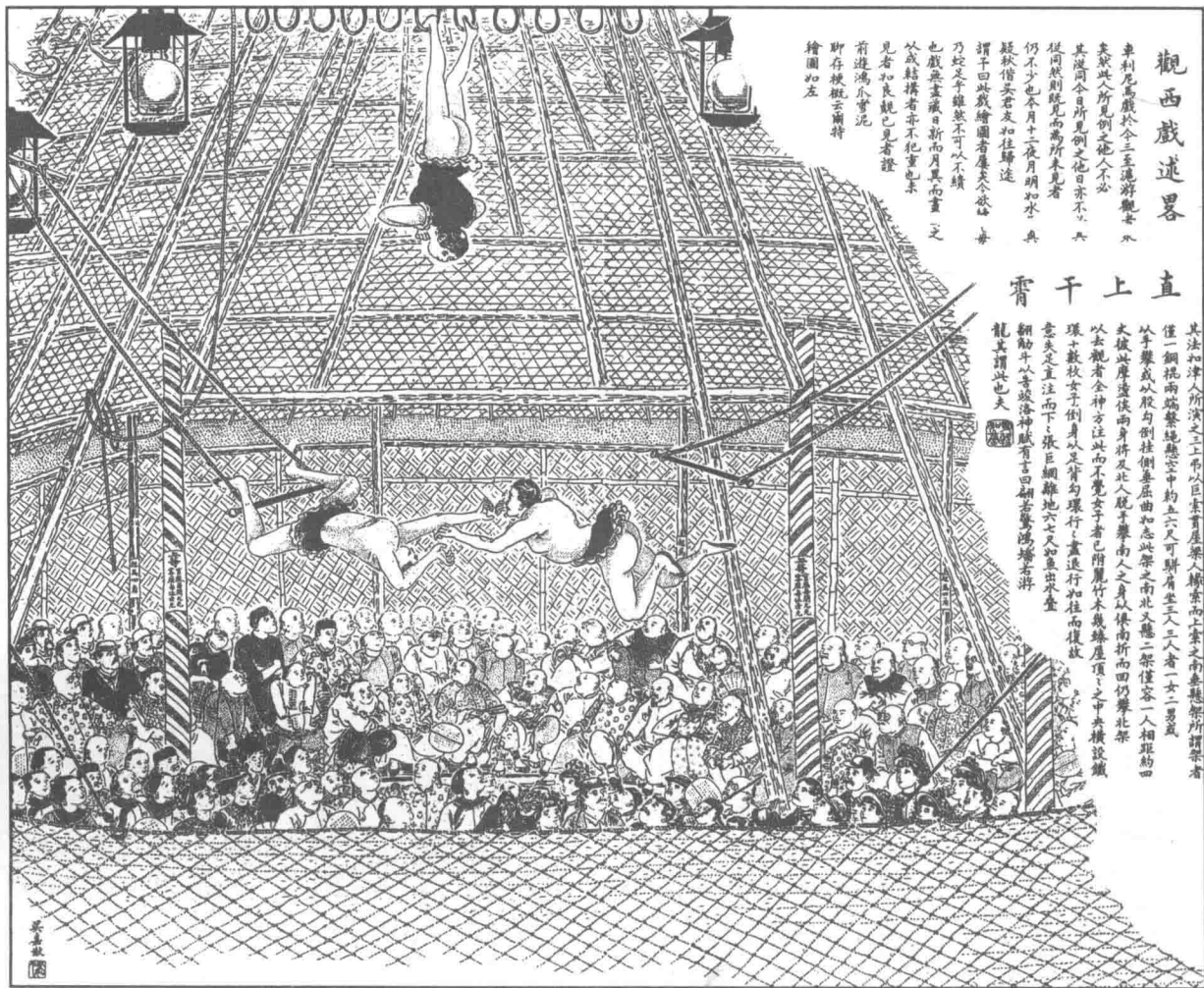
### 痴鬼争妻

景州李氏家有佃户最有胆，种瓜亩余在丛冢间，熟时恒自守护，独宿草棚中。一夕，闻有声，似相喧诟。出视，则二鬼方格斗，一女鬼痴立于旁。呼问其故，一人曰：“君来大佳，一事乞君断曲直。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者耶？”其一人语亦同。佃户呼女鬼曰：“究竟汝与谁定婚？”女鬼腴腆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钱者，皆密订相嫁娶，实不能一一记姓名。不敢言谁有约，亦不敢言谁无约也。”事见《槐西杂志》。予寓沪言沪事。洋场周围十里中，业此者不知其千百。女鬼此言，道尽妓女心坎事，其吃熟拈酸之嫖客，隐隐自命为本夫者，心事庸与二鬼异耶？是可嗤，亦可哀已。

### 妻 痴鬼争

景州李氏家有佃户  
最有胆种瓜亩余在丛  
冢间熟时恒自守护独宿  
草棚中一夕闻有声似相  
喧诟出视则二鬼方格斗  
一女鬼痴立于旁呼问其故一  
人曰君来大佳一事乞君断曲直  
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  
者耶其一人语亦同佃户呼女鬼曰  
究竟汝与谁定婚女鬼腴腆良久曰  
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钱者皆密订  
相嫁娶实不能一一记姓名不敢言谁有  
约亦不敢言谁无约也事见槐西杂志  
予寓沪言沪事洋场周围十里中业此者  
不知其千百女鬼此言道尽妓女心坎  
事其吃熟拈酸之嫖客隐隐自命为本夫  
者心事庸与二鬼异耶是可嗤亦可哀已





### 觀西戲述畧

車利尼馬戲於今三至滬，游觀者眾矣。然此人所見例之他人，不必其從同。今日所見例之，他日亦不必其從同。然則既見而為所未見者，仍不少也。今月十二夜，月明如水，氣爽疑秋，偕吳君友如往。歸途謂予曰：“此戏繪圖者屢矣。今欲續之，毋乃蛇足乎？雖然，不可以不續也。戏无尽藏，日新而月異，而画因之以成結構者，亦不犯重也。未见者，如良規，已見者，证前游。鴻爪雪泥，聊存梗概云爾。”特繪圖如左。

### 直上云霄

其法如津人所演之《三上吊》：以巨索貫屋梁，人緣索而上，索之南垂懸架。所謂“架”者，僅一銅棍，兩端系繩，懸空中約五六尺，可駢肩坐三人。三人者，一女兩男。或以手攀，或以股勾，倒挂側垂，屈曲如志。此架之南北，又懸二架，僅容一人，相距約四丈，彼此摩蕩。俟兩身將及，北人脫手攀南人之身以俱南，折而回，仍攀北架以去。觀者全神方注此，而不觉女子者已附麗竹木，几臻屋頂。頂之中央，橫設鐵環十數枚。女子倒身以足背勾環行，行盡退行，如往而復，故意失足，直注而下。下張巨網，離地六七尺，如魚出水，叠翻筋斗以告竣。《洛神賦》有言曰：“翩若惊鴻，矯若游龍。”其謂此也夫。

### 觀西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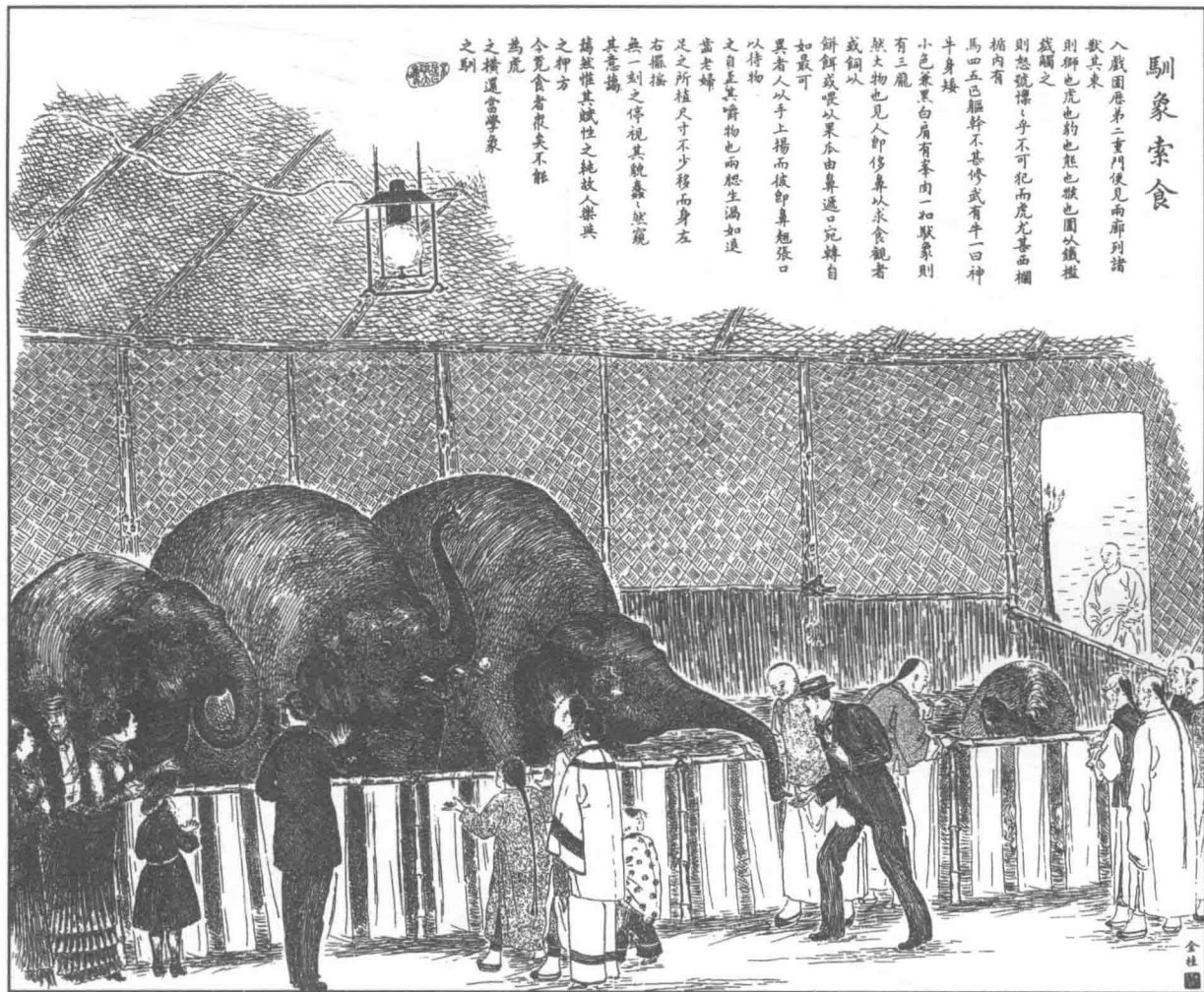
車利尼馬戲于今三至滬，游觀者众矣。然此人所見例之他人，不必其從同。今日所見例之，他日亦不必其從同。然則既見而為所未見者，仍不少也。今月十二夜，月明如水，氣爽疑秋，偕吳君友如往。歸途謂予曰：“此戏繪圖者屢矣。今欲續之，毋乃蛇足乎？雖然，不可以不續也。戏无尽藏，日新而月異，而画因之以成結構者，亦不犯重也。未见者，如良規，已見者，证前游。鴻爪雪泥，聊存梗概云爾。”特繪圖如左。

### 直上云霄

其法如津人所演之《三上吊》：以巨索貫屋梁，人緣索而上，索之南垂懸架。所謂“架”者，僅一銅棍，兩端系繩，懸空中約五六尺，可駢肩坐三人。三人者，一女兩男。或以手攀，或以股勾，倒挂側垂，屈曲如志。此架之南北，又懸二架，僅容一人，相距約四丈，彼此摩蕩。俟兩身將及，北人脫手攀南人之身以俱南，折而回，仍攀北架以去。觀者全神方注此，而不觉女子者已附麗竹木，几臻屋頂。頂之中央，橫設鐵環十數枚。女子倒身以足背勾環行，行盡退行，如往而復，故意失足，直注而下。下張巨網，離地六七尺，如魚出水，叠翻筋斗以告竣。《洛神賦》有言曰：“翩若惊鴻，矯若游龍。”其謂此也夫。

# 馴象索食

入戲園歷第二重門便見兩廊列諸獸其東則獅也虎也豹也熊也圍以鐵檻戲觸之則怒號搏手不可犯而虎尤甚西欄楯內有馬四五匹軀幹不甚修武或有牛一曰神牛身矮小色兼黑白肩有峰肉一如馱象則有三龐然大物也見人即侈鼻以求食觀者或伺以餅餌或喂以果瓜由鼻遞口宛轉自如最可異者人以手上揚而彼即鼻翹張口以待物之自至其嚼物也兩腮生渦如退齒老婦足之所植尺寸不少移而身左右擺搖無一刻之停視其貌蠢蠢然窺其意蕩蕩然唯其賦性之純故人樂與之狎方今覓食者眾矣不能為虎之橫還當學象之馴



## 馴象索食

入戲園。歷第二重門，便見兩廊列諸獸。其東則獅也，虎也，豹也，熊也，猴也。圍以鐵檻，戲觸之，則怒號，懍懍乎不可犯，而虎尤甚。西欄楯內有馬四五匹，軀幹不甚修武；有牛一，曰神牛，身矮小，色兼黑白，肩有峰肉，一如馱；象則有三，龐然大物也，見人即侈鼻以求食，觀者或伺以餅餌，或喂以果瓜，由鼻遞口，宛轉自如。最可異者，人以手上揚，而彼即鼻翹張口以待物之自至。其嚼物也，兩腮生渦，如退齒老婦。足之所植，尺寸不少移，而身左右擺搖，無一刻之停。視其貌蠢蠢然，窺其意蕩蕩然。唯其賦性之純，故人樂與之狎。方今覓食者眾矣！不能為虎之橫，還當學象之馴。

# 重利遭騙

山西人之下等者，挾有數千文，便到處放債。其法借給人千錢，每日還一百文，十二日還清，一月輪轉，生子錢五百。亦有借給人千錢，每日還百二十，十日還清。一月輪轉，生子錢六百。故數年而後，無不成富家翁而去者。官明知之，而弗能禁。借債者明知其利之重，而舍此無門可貸，且以其千錢為小，營生亦可少獲利，故相安無事。茲則人情澆薄，且有設計以圖賴者。九江之龍坪鎮有夏某，借吳某錢二十餘千，息三分，到期不能償。夏妻誘之入卧房，陳烟具，令吸烟。吳以為說情展緩也者。不虞其夫呼捉奸而至，議罰唯倍，乃得寢事。知此事者稱大快。快固快矣，而夏某之刁風，亦何可長也？充其誘張為幻之心，則百千萬億之有心倒閉者，其設心猶夏某也。所謂快者，私也，非公也。



## 重利遭騙

山西人之下等者，挾有數千文，便到處放債。其法借給人千錢，每日還一百文，十二日還清，一月輪轉，生子錢五百。亦有借給人千錢，每日還百二十，十日還清。一月輪轉，生子錢六百。故數年而後，無不成富家翁而去者。官明知之，而弗能禁。借債者明知其利之重，而舍此無門可貸，且以其千錢為小，營生亦可少獲利，故相安無事。茲則人情澆薄，且有設計以圖賴者。九江之龍坪鎮有夏某，借吳某錢二十餘千，息三分，到期不能償。夏妻誘之入卧房，陳烟具，令吸烟。吳以為說情展緩也者。不虞其夫呼捉奸而至，議罰唯倍，乃得寢事。知此事者稱大快。快固快矣，而夏某之刁風，亦何可長也？充其誘張為幻之心，則百千萬億之有心倒閉者，其設心猶夏某也。所謂快者，私也，非公也。

# 言能子啞

眇一目跛一足，僂僂擁踵，非所稱為殘疾乎？然而生人之趣，未嘗不與人同也。至瞽之失明，聾之失聰，與夫啞子之欲言不能言，缺陷在先天，後起無從補矣！而乃山東兗州府人有王貴兒者，則可異已。貴兒既攬此疾，又失怙恃，遂流為乞丐，夜宿寺檐階石上。僧憫之，令入寺司洒掃，勤奮倍常人，三年如一日也。日者，患喉痛，兩晝夜竟能言。說者謂菩薩慈悲，有以救之，而實即勤奮不懈，有以感之也。人毋以天棄而遽自棄，則“人定勝天”之說，益信而有征。



## 啞子能言

眇一目，跛一足，僂僂擁踵，非所稱為殘疾乎？然而生人之趣，未嘗不與人同也。至瞽之失明，聾之失聰，與夫啞子之欲言不能言，缺陷在先天，後起無從補矣！而乃山東兗州府人有王貴兒者，則可異已。貴兒既攬此疾，又失怙恃，遂流為乞丐，夜宿寺檐階石上。僧憫之，令入寺司洒掃，勤奮倍常人，三年如一日也。日者，患喉痛，兩晝夜竟能言。說者謂菩薩慈悲，有以救之，而實即勤奮不懈，有以感之也。人毋以天棄而遽自棄，則“人定勝天”之說，益信而有征。

# 太太难做

日报述营口有寓居之三江人，曾充兵轮勇目得保五品官职。在营娶有妻室，称太太。今则弃官而学贾，外挂酒帘，内藏烟榻。支持店务皆太太，此不足异也。不观司马相如乎？著犊鼻裤，条酒器，文君当炉，千古传为雅事。今谓太太垂青小旦，显系访事人吸白烟不遂，而遽加以污蔑之词可知矣！胸襟龌龊，真令人忍耐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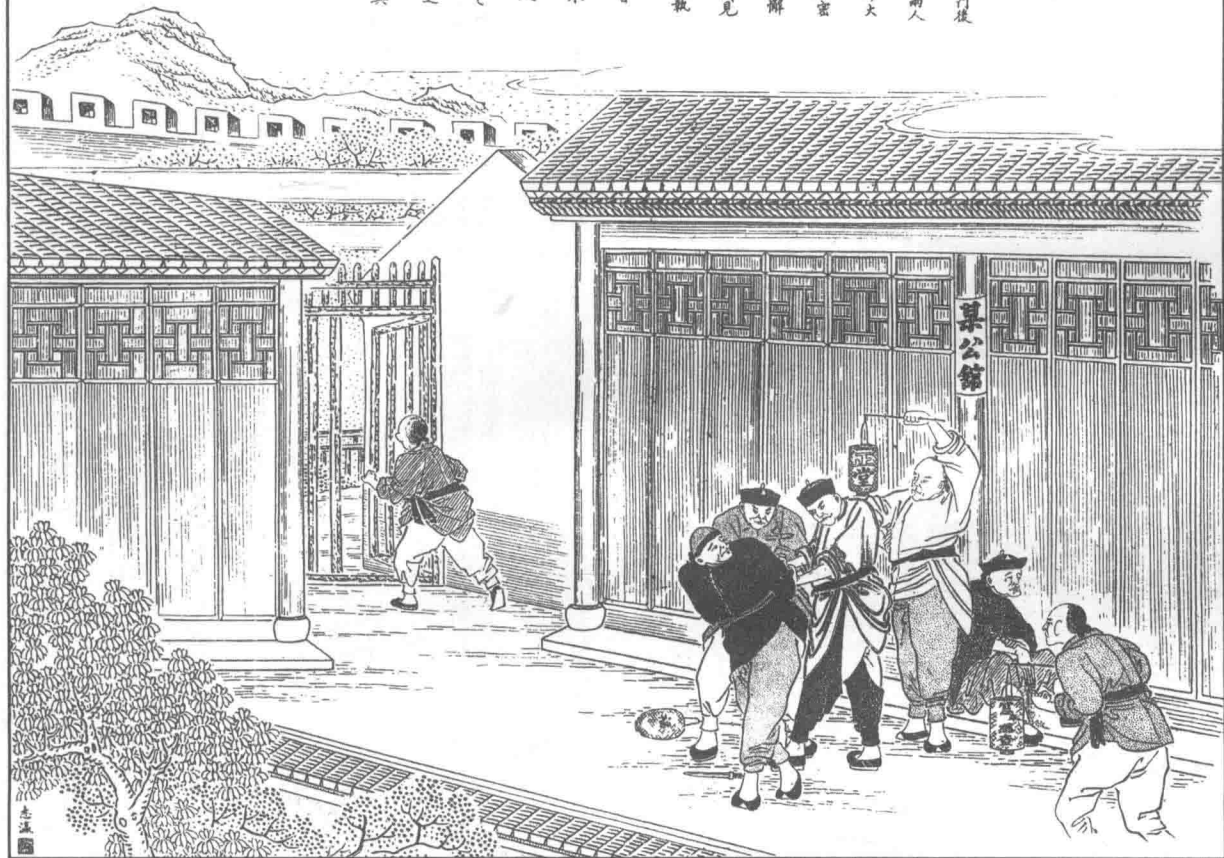


## 太太难做

日报述营口有寓居之三江人，曾充兵轮勇目，得保五品官职。在营娶有妻室，称太太。今则弃官而学贾，外挂酒帘，内藏烟榻。支持店务皆太太，此不足异也。不观司马相如乎？著犊鼻裤，条酒器，文君当炉，千古传为雅事。今谓太太垂青小旦，显系访事人吸白烟不遂，而遽加以污蔑之词可知矣！胸襟龌龊，真令人忍耐不得。

# 巡查得力

風聞金陵水西門後  
 之月牙巷一夕有兩人  
 持燈火扑某公館大  
 門  
 甯城巡夜頗嚴密  
 司其事者莫敢少懈  
 猝然相見上前盤問見  
 其身帶凶器因被執  
 獲  
 夫甯城為省會  
 自制台以下文武水  
 陸官員不下數百人  
 月牙巷亦非僻靜之  
 所也鼠竊狗盜直是  
 飛蛾撲焰耳多見其  
 不知量也



## 巡查得力

風聞金陵水西門後之月牙巷，一夕有兩人持燈火扑某公館大門。甯城巡夜頗嚴密，司其事者，莫敢少懈。猝然相見，上前盤問。見其身帶凶器，因被執獲。夫甯城為省會，自制台以下，文武水陸官員，不下數百人。月牙巷亦非僻靜之所也，鼠竊狗盜，直是飛蛾撲焰耳！多見其不知量也。

# 强抢女僧

温州有某甲，艳上叶菴女尼美，  
美串地棍某乙，借捕盗  
为名，出不意负载以去幸遇  
衙门公  
幹船尼呼救乃被獲解縣  
懲治也  
人稱庵觀寺院為弱門地方  
惡少有心欺負，僧尼畏其凶橫，  
唯有隱忍不  
發，莫先獲志而已，而身坐  
堂皇者，烏知覆盆之下，呼冤者  
日有幾許也。此尼其一端也。

吳心



## 强抢女僧

温州有某甲，艳上叶菴女尼美；串地棍某乙，借捕盗为名，出不意负载以去。幸遇衙门公干船，尼呼救，乃被获，解悬惩治。世人称庵观寺院为弱门，地方恶少有心欺负，僧尼畏其凶横，唯有隐忍不发，冀免后患而已。而身坐堂皇者，乌知覆盆之下，呼冤者日有几许也。此尼其一端也。



# 穩婆訛詐

婦女胎孕感受不正之氣  
所產似怪非怪古人記  
載之中恒有之據報稱京師  
宣武門內學院胡同有  
旗婦懷胎滿月延穩婆收生  
不料產下呱者藍面赤  
髮頭生兩角獠牙出吻外  
穩婆借此索錢由數貫以至  
數十貫始快而去事之有  
無不可知而小人之遇  
事生風因風鼓波則實意  
中事古人云借助小  
人之力量雖小必倍  
其償不滿其欲不止  
即滿其欲亦不已  
旨哉斯言小人之不  
可一日居也如此



## 穩婆訛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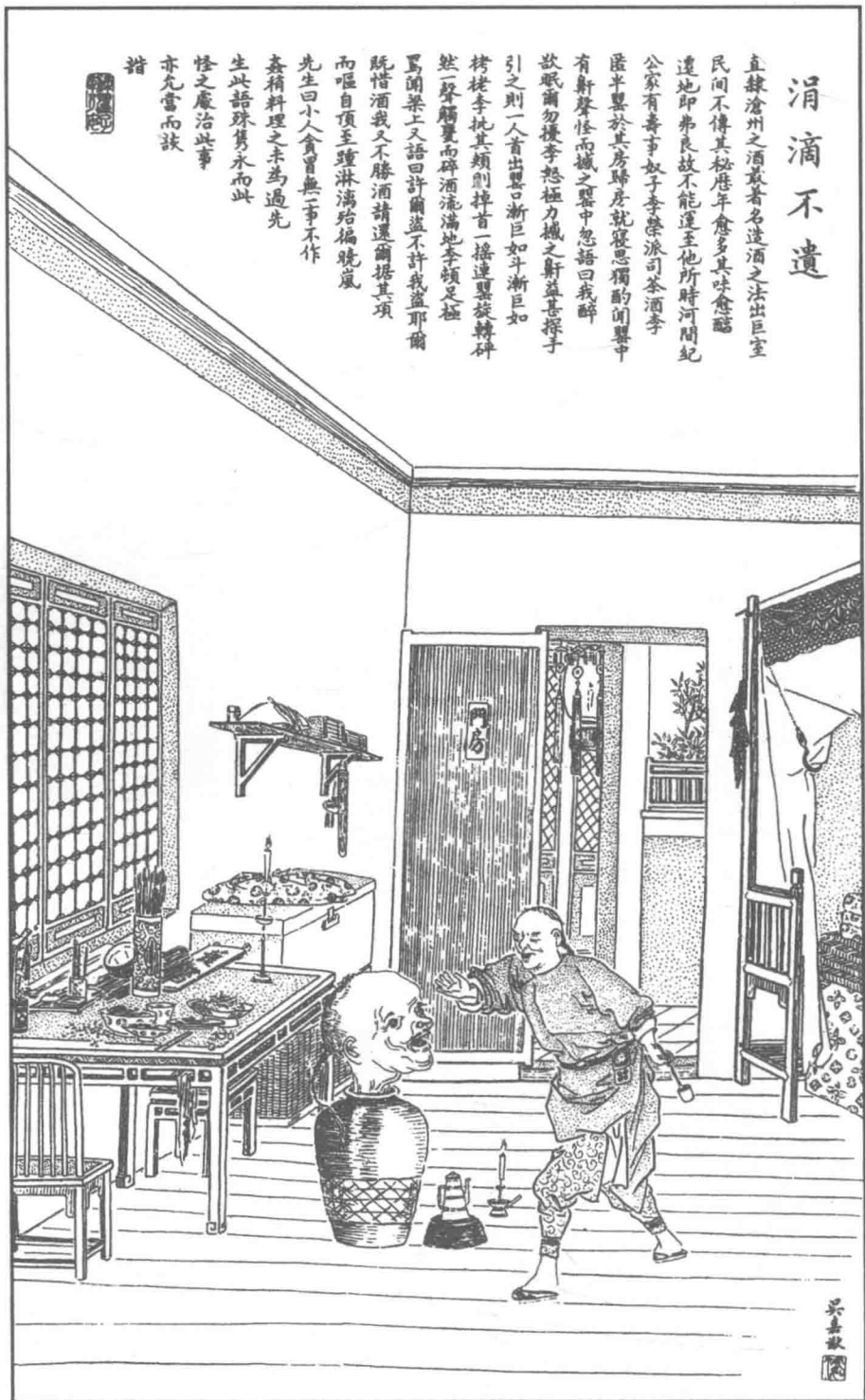
婦女胎孕感受不正之氣，所產似怪非怪，古人記載之中恒有之。據報稱：京師宣武門內學院胡同有旗婦懷胎滿月，延穩婆收生。不料產下呱呱者藍面赤髮，頭生兩角，獠牙出吻外。穩婆借此索錢，由數貫以至數十貫，始快快而去。事之有無不可知，而小人之遇事生風，因風鼓波，則實意中事。古人云：借助小人之力量，雖小必倍，其償不滿，其欲不止，即滿其欲，亦不已。旨哉斯言，小人之不可一日居也如此。

# 涓滴不遺

直隸滄州之酒最著名造酒之法出巨室  
民間不傳其秘歷年愈多其味愈醇  
遠地即弗良故不能運至他所時河間紀  
公家有壽事奴子李榮派司茶酒李  
匿半罌於其房歸房就寢就寢思獨酌聞罌中  
有新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  
欲眠爾勿擾李怒極力撼之罌益甚探手  
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  
栲栳李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連罌旋轉碎  
然一聲觸蔓而碎酒流滿地李頓足極  
罵聞梁上又語曰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  
既惜酒我又不勝酒請還爾  
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遍  
先生曰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  
森稍料理之未為過先  
生此語殊雋永而此  
怪之處治此事  
亦允當而談諧

## 涓滴不遺

直隸滄州之酒最著名，造酒之法出巨室，民間不傳其秘。歷年愈多，其味愈醇，遷地即弗良，故不能運至他所。時河間紀公家有壽事，奴子李榮派司茶酒，李匿半罌於其房。歸房就寢，思獨酌，聞罌中有新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李怒極，力撼之，罌益甚。探手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栲栳。李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運罌旋轉，砰然一聲，觸蔓而碎，酒流滿地。李頓足極罵。聞梁上又語曰：“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既惜酒，我又不勝酒，請還爾。”据其項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遍。曉嵐先生曰：“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奸，稍料理之，未為過。”先生此語殊雋永，而此怪之處治此事，亦允當而談諧。



# 飛鳥依人

一女子冉冉由內出右肩倚火槍一，承以手，駐足中場，旋槍向南發聲，即有十數鴿子飛而入。或肩焉，或背焉，或臂焉，或帽之頂與邊；鴿翅或斂或張，栖遲不定。女子一一引之，槍不少動。忽一馬自戲房出，顛頭擺尾，牽挽無人，行至圍中，屈足高卧。乃女子躡足立其項，突發一槍，觀者且一震。鴿子若不知，而馬亦若行所無事也。易武而為文，易動而為靜，變化離奇，不可思議已，吾於是嘆觀止矣。



## 飞鸟依人

一女子冉冉由內出，右肩倚火槍一，承以手，駐足中場，旋槍向南發聲，即有十數鴿子飛而入。或肩焉，或背焉，或臂焉，或帽之頂與邊；鴿翅或斂或張，栖遲不定。女子一一引之，槍不少動。忽一馬自戲房出，顛頭擺尾，牽挽無人，行至圍中，屈足高卧。乃女子躡足立其項，突發一槍，觀者且一震。鴿子若不知，而馬亦若行所無事也。易武而為文，易動而為靜，變化離奇，不可思議已，吾於是嘆觀止矣。

## 女將操演

將凡四人坐馬出裝束  
明爛首戴銀鎧  
衣裳皆藍色肩披銀線  
如排鬚馬出圍中  
跑三五通回戲房再出僅一人  
首槍刺次  
刀擊次擲箭：製與中國異銳  
首而尾無  
羽以手擲之無不中殿以火槍  
圍之北兩  
西人立圍牆上東西曳布高逾  
五尺四將  
獻技畢馬北嚮躍而過入房  
去此即彼  
所謂古時羅馬國馬軍大操  
之式也編  
戲以示中人拓中人眼界多  
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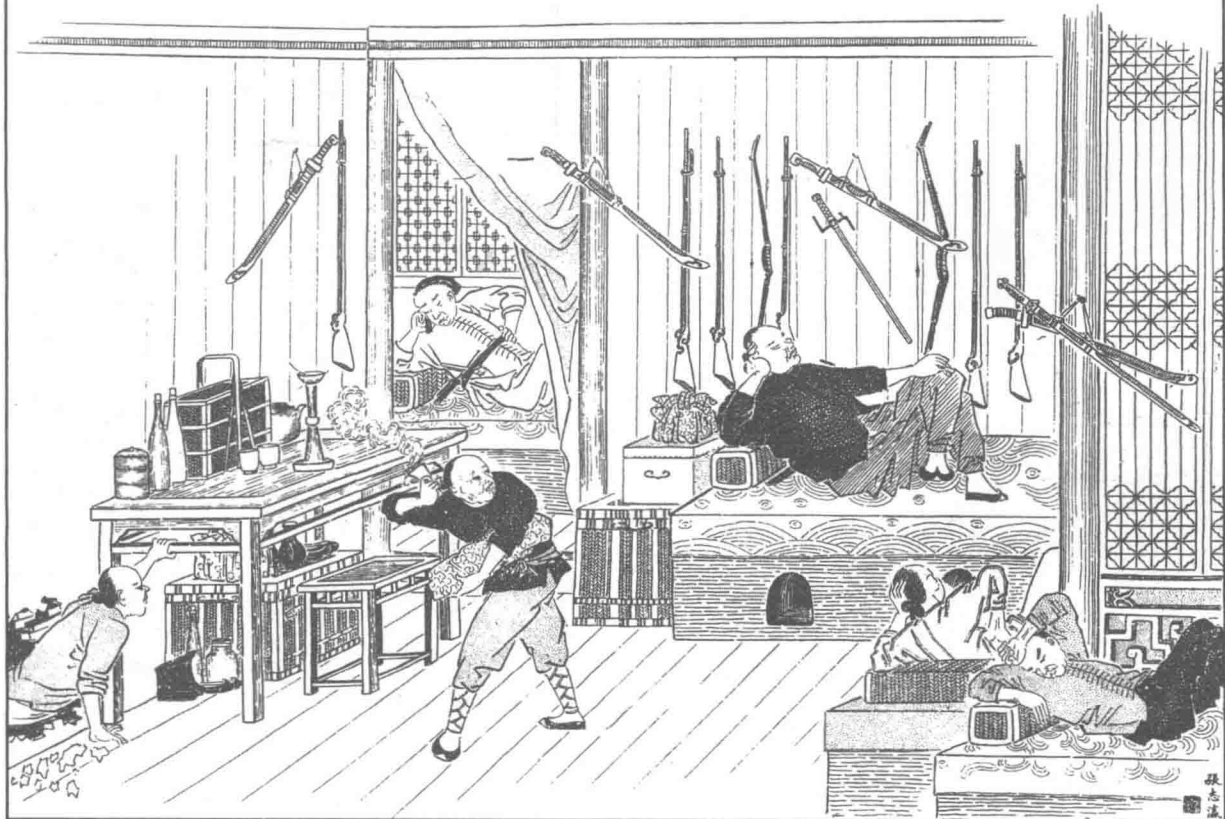


### 女將操演

將凡四人，坐馬出，裝束明爛，首戴銀鎧，衣裳皆藍色，肩披銀線如排鬚。馬出圍中，跑三五通，回戲房。再出僅一人，首槍刺，次刀擊，次擲箭。箭制與中國異，銳首而尾無羽。以手擲之，無不中。殿以火槍圍之北，兩西人立圍牆上，東西曳布，高逾五尺。四將獻技，畢馬北向，躍而過，入房去。此即彼所謂古時羅馬國馬軍大操之式也。編戲以示中人，拓中人眼界多多矣。

# 鑣局失竊

北人有鑣局焉其命名不知所自始爾釋器注鑣馬勒旁鐵名云鑣也所以苞斂其口也總之不離乎馭馬所用者近是北人好習武命名取義或由此輪船口岸未通南北貴重貨物往還皆借該局之人為行運盜不相侵賊不相犯商旅咸稱便迨于今稍衰替矣然粗足自立未至一敗塗地蘇城王樞密巷中猶有存焉者端午之夕有黠賊穴入而肆竊約失賊銀五、六百金請官履勘尚未緝獲議者頗非之謂制賊之人乃為賊所乘以為名不副實然此非該局之耻也貨未登途與居家无异居家之人何嘗不防賊要不能朝朝暮暮守候以待賊事生于所忽智勇有而不免唯該賊之敢于肆竊于該局者似乎其智勇出該局之上人即不議其後而可耻者已無可解免投鼠忌器有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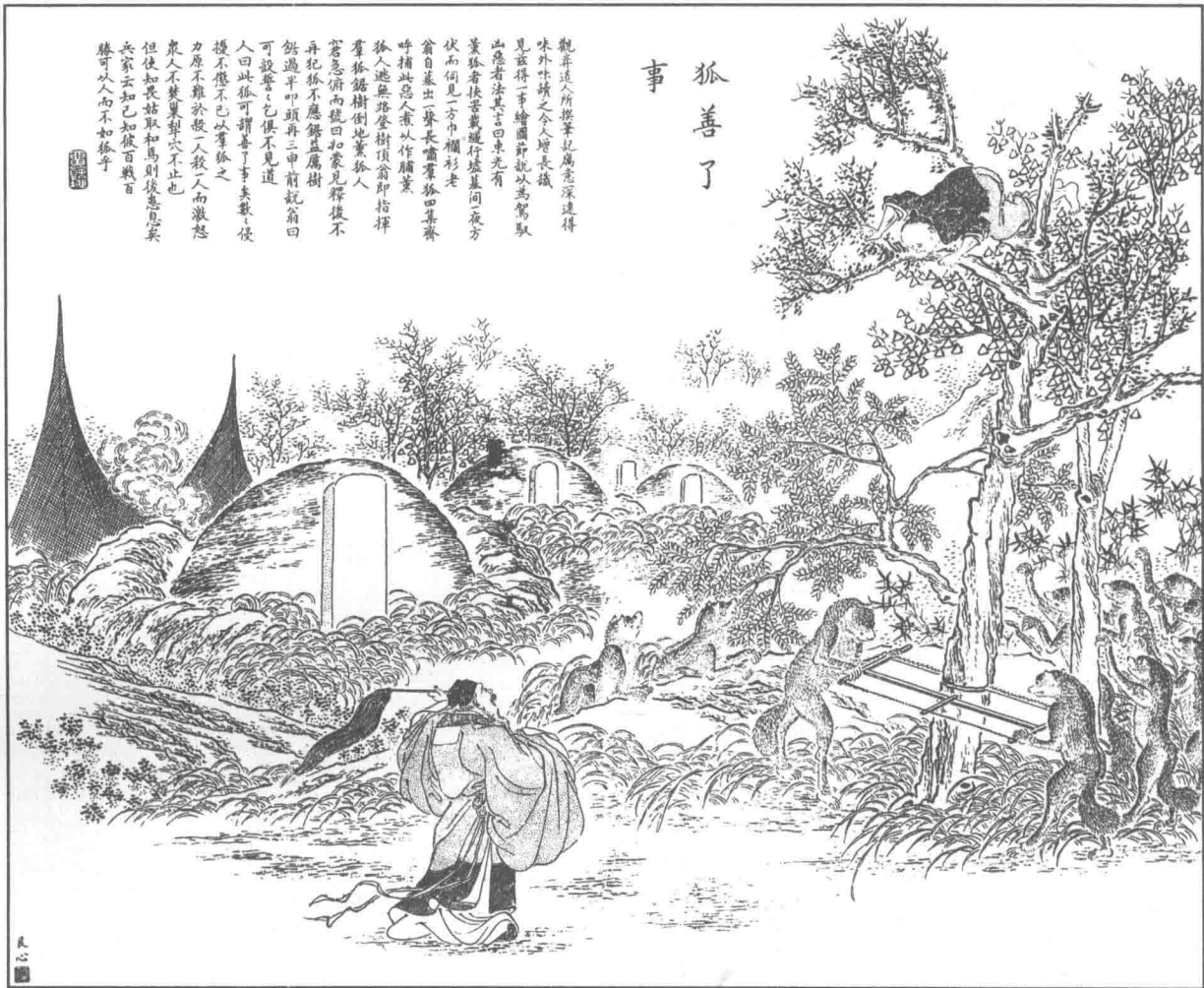
## 鑣局失窃

北人有鑣局焉，其命名不知所自始。《尔雅·释器》注：“鑣，马勒旁铁。”《释名》云：“鑣，苞也，所以苞斂其口也。”总之不离乎馭馬所用者近是。北人好习武，命名取义或由此。轮船口岸未通，南北贵重货物往还，皆借该局之人为行运，盗不相侵，贼不相犯，商旅咸称便。迨于今，稍衰替矣，然粗足自立，未至一败涂地。苏城王樞密巷中犹有存焉者。端午之夕，有黠贼穴入而肆窃，约失贼银五、六百金。请官履勘，尚未缉获。议者颇非之，谓制贼之人，乃为贼所乘，以为名不副实。然此非该局之耻也。货未登途，与居家无异，居家之人，何尝不防贼，要不能朝朝暮暮守候以待贼。事生于所忽，智勇有而不免。唯该贼之敢于肆窃于该局者，似乎其智其勇出该局之上。人即不议其後，而可耻者已無可解免，投鼠忌器有如此夫。

# 狐善了 事

觀非道人所撰筆記，寓意深遠，得味外味，讀之令人增長識見。茲得一事繪圖說。以為駕馭凶惡者法。其言曰：東光有熏狐者，挾罟載燧行墟墓間。一夜方伏，而伺見一方巾襴衫老翁自墓出，一聲長嘯，群狐四集，齊呼：“捕此惡人，煮以作脯。”熏狐人逃无路，登樹頂，翁即指揮群狐鋸樹倒地，熏狐人窘急，俯而号曰：“如蒙見釋，后不再犯。”狐不應，鋸益厉。树锯过半，叩头再三，申前说。翁曰：“可设誓。”誓乞，俱不见。道人曰：“此狐可谓善了事矣。数数侵扰，不愆不已。以群狐之力，原不难于杀一人。杀一人而激怒众人，不焚巢犁穴不止也。但使知畏，姑取和焉，则后患息矣。”兵家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以人而不如狐乎？

點石齋



## 狐善了事

观弈道人所撰笔记，寓意深远，得味外味，读之令人增长识见，兹得一事绘图说。以为驾馭凶惡者法。其言曰：東光有熏狐者，挾罟載燧行墟墓間。一夜方伏，而伺見一方巾襴衫老翁自墓出，一聲長嘯，群狐四集，齊呼：“捕此惡人，煮以作脯。”熏狐人逃无路，登樹頂，翁即指揮群狐鋸樹倒地，熏狐人窘急，俯而号曰：“如蒙見釋，后不再犯。”狐不應，鋸益厉。树锯过半，叩头再三，申前说。翁曰：“可设誓。”誓乞，俱不见。道人曰：“此狐可谓善了事矣。数数侵扰，不愆不已。以群狐之力，原不难于杀一人。杀一人而激怒众人，不焚巢犁穴不止也。但使知畏，姑取和焉，则后患息矣。”兵家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以人而不如狐乎？

# 老鼠感旧

日报载有川客  
言涪州有  
胡氏妇年已七  
十餘一夕  
房中来一鼠大  
逾猫绕室  
徘徊若相认识  
妇察之猛忆旧  
事合盃之夕有  
鼠窸窣作啮物  
声夫怒之设计  
就擒将毙之婦  
曰今夕何夕宜  
休和鼠虽薄物  
杀之恐不祥  
夫曰雖鼠不可  
以不警去其尾  
并两耳以释之  
今日之来示不  
忘本也且夫死  
生亦大矣哉一  
鼠之细何足挂  
齿乃以饕餮之  
故幾殒其身慮  
患操心深自韜  
晦刑餘之後不  
足以享大年耶  
鼠乎鼠乎其智  
矣乎



## 老鼠感旧

日报载：有川客言涪州有胡氏妇，年已七十余。一夕，房中来一鼠，大逾猫，绕室徘徊，若相认识。妇察之，猛忆旧事，合盃之夕，有鼠窸窣作啮物声。夫恶之，设计就擒，将毙之。妇曰：“今夕何夕？宜迓休和。鼠虽薄物，杀之恐不祥。”夫曰：“虽然，不可以不警。”去其尾，并两耳，以释之。今日之来，示不忘本也。且夫死生亦大矣哉。一鼠之细，何足挂齿。乃以饕餮之故，几陨其身。虑患操心，深自韬晦。谁谓刑余之后，不足以享大年耶？鼠乎，鼠乎，其智矣乎！

玉潤香

泰西  
所用自來水有涼有溫  
者可以浴  
處插石柱為台  
下水  
管林立其上板多其孔使  
水得  
穿孔而出浴者登其上或  
坐或  
臥或仰或俯或左右側但  
以巾  
遍拭而盪垢滌瑕淋漓  
盡致  
台外繚以鐵架牽蘿補  
隙以  
碧紗障俾外人無從窺見  
說本  
浪游客歐西《竹枝詞》注  
其詩曰  
“水精窟域自玲瓏萬斛  
珍珠散半空滿架藤花香  
霧靄  
有人新浴試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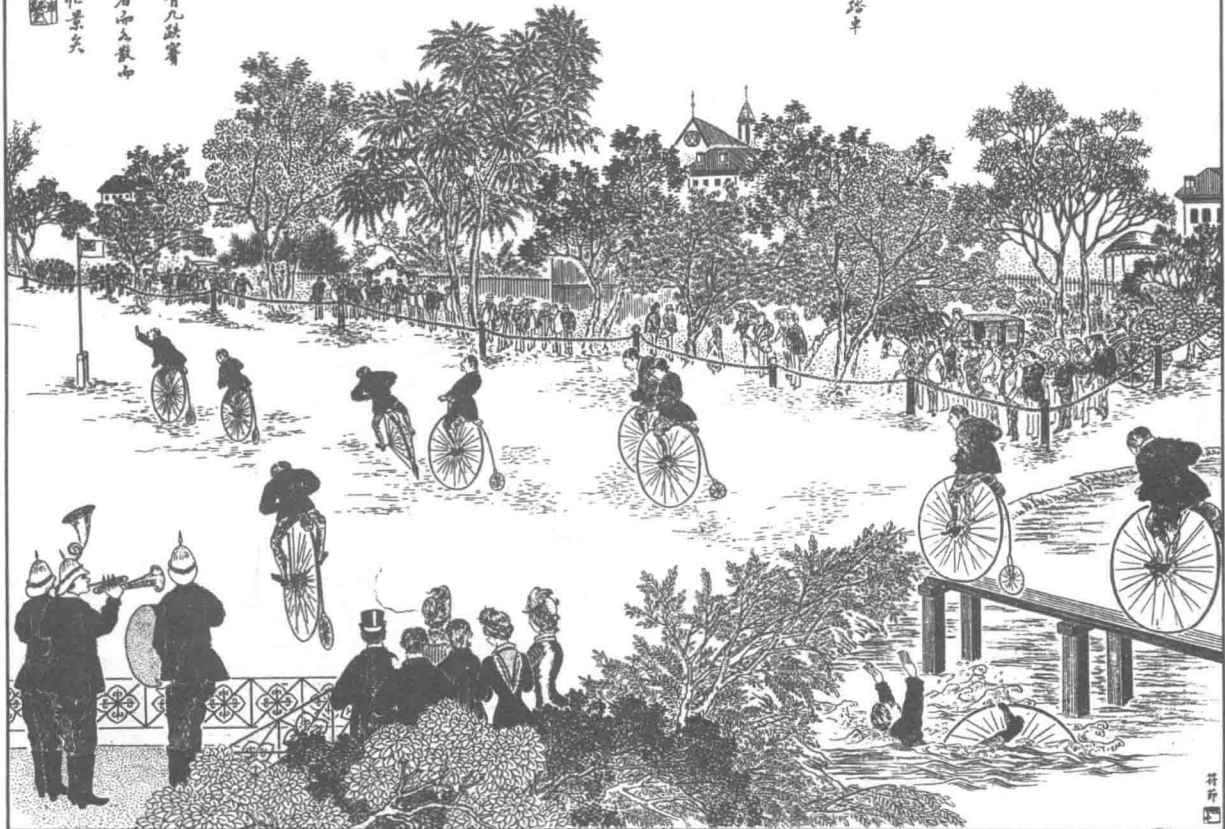
玉潤香溫

泰西所用自來水有涼有溫，溫者可以浴，浴处支石柱为台。台下水管林立，台上板多其孔，使水得穿孔而出。浴者登其上，或坐或卧，或仰或俯，或左右侧。但以巾遍拭而荡垢涤瑕，淋漓尽致。台外繚以铁架，牵萝补隙，如碧纱障，俾外人无从窥见。说本浪游客欧西《竹枝词》注，其诗曰：“水精窟域自玲瓏，万斛珍珠散半空。满架藤花香雾靄，有人新浴试春风。”



# 跑車角藝

乘車以取逸也，而腳踏車則勞甚，且更為獨輪之式，御失其法，顛蹶隨之，乃泰西風俗間有以此車賽跑者，選春秋佳日，辟場于郊外曠地，群焉騁逐于其間。遙立彩旗，先到者，一手凭軾，一手拔幟。稍一傾踏，即為后到者奪去。又一法掘地為池，闊三丈許，橫木于上，窄僅五寸。驅而過者，十有九跌。賽畢，取花紅牛酒贈勝者而各散，而傷科醫生又增一番忙景矣！



## 跑车角艺

乘车以取逸也，而脚踏车则劳甚，且更为独轮之式，御失其法，颠蹶随之，乃泰西风俗间有以此车赛跑者，选春秋佳日，辟场于郊外旷地，群焉騁逐于其间。遥立彩旗，先到者，一手凭軾，一手拔幟。稍一倾踏，即为后到者夺去。又一法掘地为池，阔三丈许，横木于上，窄仅五寸。驱而过者，十有九跌。赛毕，取花红牛酒赠胜者而各散，而伤科医生又增一番忙景矣！

# 徐孝子殉母

徐孝子者字梅村浙之盛澤人世居該鎮後街有母年逾古稀病足艱行動妻先歿乏子嗣兄有女年十五撫之如己出內政無人襄理故妻之母亦依養焉孝子業繒朝出晚必歸四月初一夜半遺火屋被焚孝子夢中驚覺欲負母同行屢負屢蹶并及於難兄之女亦殉焉其死事之慘備詳日報中不復贅惟是事起倉猝母生則俱生母不能生則并命從容赴義較之慷慨捐生者為尤難孺慕終身舜所以稱大孝也徐子千古矣



友如

## 徐孝子殉母

徐孝子者，字梅村，浙之盛澤人，世居该镇。后街有母年逾古稀，病足，艰行动。妻先歿，乏子嗣。兄有女，年十五，抚之如己出。内政无人襄理，故妻之母亦依养焉。孝子业繒，朝出晚必归。四月初一夜半遗火，屋被焚。孝子梦中惊觉，欲负母同行，屢负屢蹶，并及于难。兄之女亦殉焉。其死事之惨，备详日报中，不复赘。唯是事起仓猝，母生则俱生，母不能生，则并命从容赴义，较之慷慨捐生者为尤难。孺慕终身，舜所以称大孝也，徐子千古矣！